

烟火

第29期

2009年9月出版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0/2009

文艺评论 (伍良之、翟红、马阳)

点将录: 王涛

方修作品研究 (长河)

巴生中华狹中师生作品特辑

《烟火》创刊10周年纪念专刊





巴生中华独中校景·活动

① 巴生中华独中校景

② 巴生中华独中室内篮球场。4月25日该校主办甄供著《凭着这颗心》新书推介礼，就是在这里举行。

③ 《凭着这颗心》推介礼主持人为陈健诚老师（左1），左起是作者甄供、何智强（推介人）、陈睦荣（推介人、巴生中华独中校友会主席）。

④ 甄供为读者签名留念。右边站立者是到场协助工作的黄华佐老师（右起第三人）和学生。

⑤ 推介礼会场一景。前排右起第二人是王增文校长。



泉·目

沸水

文学季刊

第 29 期

刊名题字：蔡发祥

《燭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0/2009(022291)

◆
社长
梁冠中

◆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D1107, PARADESA RUSTICA 6,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52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
顾问
方修、吴岸

◆
主编
甄供

◆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
发行主任
春山

◆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270731-D)
17485, Jalan 2,
Taman Selayang Baru,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arul Ehsan.

◆
定价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燭火》

> 002

燭火 第 29 期

目 录



《燭火》创刊 10 周年纪念专刊 (上)

- 4 让我们重新起航 本刊顾问 吴岸
——《燭火》创刊 10 周年感言
- 6 回顾·前瞻◆本刊社长·梁冠中
- 7 《燭火》十周年有感◆本刊编委 杰伦
- 8 《燭火》十年 (七绝) ◆本刊编委兼发行主任·春山
- 8 贺《燭火》并祝甄供兄◆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长河
- 9 照耀马华文坛一片天◆《清流》主编·章钦
- 10 默默坚持 / 贺巾 (泰国)
——向《燭火》同仁致敬
- 11 一群文学“硬汉”的事业 / 苏永延 (中国厦门)
——贺《燭火》创十周年
- 15 稳执缰绳 / 柳舜 (新加坡)
——贺《燭火》十年
- 16 火种在·火光闪 / 林臻 (新加坡)
- 17 愿见《燭火》长足的跨越 / 驼铃
- 18 蓦然回首——《燭火》10 年 / 丁云
- 20 《燭火》十年 / 秋山
- 21 燃烧 / 王涛
——《燭火》十年
- 22 十年辛苦不寻常 / 黎浩邦 (中国广西)
- 23 燭火传薪 十年回眸 / 覃盛发、张淑云 (中国广西)
——马来西亚文学季刊《燭火》创刊十周年
- 25 庆贺《燭火》创刊十周年 / 刘发振

方修作品研究

- 26 方修作品所展现的本土意识 / 长河 (新加坡)



巴生中华独中师生作品特辑

老师作品

- 33 天鹅与凤凰的和鸣 / 李树枝老师
——叶芝与余光中诗歌比较研究

校友作品

- 35 城市散步 / 梁若梅
36 秋枫 / 谢承运
38 父亲的手 / 吴汉钧

学生作品

- 39 麦碧瑄 (初二红)
40 陈凯彬 (初三黄)
40 林雪妮 (高三理)
41 叶嘉联 (S3SA)
42 练祈升 (高三文商 A)
43 郑美怡 (高三理)



散文天地

- 44 在老挝充电 (外两章) / 苍浪客
47 送大河 / 许心伦
51 书与孩子 / 孟沙
52 驼铃终迁居都门 / 一介
54 番茄采了, 豆儿花开 / 邓长权
55 胶树发芽的时刻 / 章钦
56 冬游天姥山 / 侯亨能
57 惹人奇想的称号 / 看看



诗歌殿堂

- 58 我和多峇湖有约 / 陈冬龙 (印尼)
58 钟摆 / 顾长福 (印尼)
58 芽笼 (外一首) / 林锦 (新加坡)
59 我坐上马车 / 托钵
59 公平治国民心归服 / 刘发振
59 奥巴马当选美国第 44 任总统 / 刘发振
60 不屈的灵魂 (外二首) / 史英 (新加坡)
61 今夕·就是最好的见证 / 潇枫



- 62 耆英游海南组曲 / 徐捷歌 (香港)
63 重拾 (外一首) / 晓馨
62 贺香港协办京奥马术赛成功 / 黄统才 (香港)

杂文作坊

- 65 主与仆 / 扬过
65 寓公作态 / 崔星

小说世界

- 66 睡天使 / 丁云
70 骤然一阵太阳雨 (3) / 田宁

文艺评论

- 74 潜从人海寻我归 / 伍良之
——读《新旧集》和《寂寞月牙池》
76 一轴人间大爱与时代风云的历史画卷
——读马来西亚作家甄供的报告文学
《华教春雷林晃昇》 / 翟红 (中国广西)
79 翻译也要有一种境界 / 马阳 (中国)
——读曾荣盛的译作《乌达与达拉》有感

点将录·王涛

史料钩沉

- 86 建国功臣敦李孝式上校 / 萧洋



鸣谢

编辑后记 / 甄供

本刊零售代销处:

马来西亚吉隆坡: 中图(隆)上海书局(苏丹街)
商务印书馆(马)(苏丹街)
学林书局(敦陈修信路)
友谊企业有限公司(马中商城 UE3)
新加坡: 青年书局(新加坡书城)

让我们重新起航

——《燭火》创刊10周年感言

◆本利顾问 吴岸

《燭火》创刊十周年了。

上世纪90年代，马华文学遭到标榜现代派文学的蓄意否定与颠覆，其时大马华文作协又因某帮派的分裂致使许多资深作家被排斥，文学创作一时陷入空前低潮。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伍良之、杰伦与甄供三位作家，本着捍卫马华现实主义文学事业的信念与决心，在人力、资力与物力困乏的条件下，毅然发起筹办这份文学季刊。

深具历史意义的《燭火》出版宣言，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具有积极的现实的意义：

“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马华文坛频刮歪风，刹那之间，恶浪滔天。黑云压城，出现了种种令人惊骇的怪现象……处在漆黑之中、频遭侵犯的正派文学，正需要有一点火光，以照亮着她的前行。……于是我们创办《燭火》文学季刊！”

十年来，《燭火》遵循继承与发展马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宗旨，取得了显著

的成果，发表了不少当代马华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与散文等，同时以极大的篇幅刊登介绍与研究前辈作家作品的系列专文，如对方修先生文史工作及其崇高治学精神的详尽介绍，对方北方等已故先辈作家的缅怀与纪念等。此外，《燭火》还经常刊载年轻一代的习作，特别是独中生的优秀作品。

进入21世纪的今天，马华文学的发展仍面对重重困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经济全球化已给我们的文化到来日益严峻的挑战，我们的文学更需要更多像《燭火》这样的火光来照亮前行的道路。

甄供先生曾在一项文学研讨会上指出：“大马华文文学的兴衰，前途是光明抑或黑暗，首先必须探讨如何突破目前的困境，才能预见未来的前景。这个重担还是落在我们的肩上。”

甄供先生提出三项具体的方法，即组合志趣相投的文艺力量，整编现役的作家

队伍；中老年作家注重抗老防衰，赶紧落实写作计划；设法克服马华文学的断层危机。

在克服断层危机问题上，甄先生提出了“师父下山找徒弟”的构想：“过去的年代，如我这样年龄的作家朋友，在文学起步的道上，总是希望上山去找师父，以增强自己的文学功力。现在的‘徒弟’们未必要来找师父。所以有条件成为‘师父’的作家朋友，当云游四方，缘分一到，何妨收一两个徒弟？”

对于中老年的作家来说，我们应牢记方修先生在2005年的一段谈话：“不管全球化不全球化，也不管外国对我们作品的水平评估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些停笔半停笔的朋友都应该再拿起笔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对同时代的人亏欠很多。我希望这些停笔的朋友至少能写一篇长篇小说，或一个回忆录，或者一首长诗，都可以。新题材不能

《燭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写，就写旧题材。”

马华文学事业不但寄望于老一辈作家，更寄望于年轻一辈。甄供、杰伦、伍良之和我等几位虽然都在“设法延迟老化的到来”，但毕竟岁月不留人。我们殷切希望年轻的作者们，特别是众多的曾经在《燭火》上刊登作品的独中师生们，在文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为马

华文学事业接班。

记得1983年11月，也是我们这班老作家朋友曾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办主办“马华文学史展”，这项展览会的宗旨，也是为了继承与发展马华文学。这事距今已经26年了。换句话说，那时我们都还是40几岁的中年人。在展览会上，观看了马华先辈作家的文学创作的

历史文物，有感而写了一首题为《我伫立在时光倒流里》的诗。今天处在古稀之年，面对“断层危机”，无奈之余，想把这首诗介绍给年轻的作者们，表达我们老一辈作家当年的情怀，诉说“远航者征服大海的故事”，这或许也堪称一种“师父下山找徒弟”的做法吧。

我伫立在时光倒流里
历史
袒露出
磊磊滩头
一副残损的舷
一具锈蚀的锚
一柱断折的桅杆
默默
向我诉说
远航者征服大海的故事
想当年
你们乘风破浪
是怎样的
英姿

潮声中
遂惊觉

我曾是少年的搭客
此刻
正昂立在
你们歇足的
好望角

嗨 水手们
让我们重新起航
解缆
以他们的风范
不管骇浪来袭
不管
多少年后
有否劫后传人
凭吊我们
不折的旗杆……

2009年5月30日与古晋葛园

《燭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燭火莫熄”

霹雳文艺研究会 敬贺

回顾·前瞻

❖ 本刊社长 梁冠中

《燭火》是个盈亏自负的文学杂志。

1998年7月的一个晚上，甄供、杰伦和我在何清园路旁的一个大排档，灯明火亮，人声嘈杂，三人围坐餐桌，吃饭喝酒畅谈，达到共识，出版一个文学杂志。甄供是文学发烧友，早已成竹在胸，刊名已有，稿源不成问题；杰伦打气，销路可想办法；我就大胆承担先垫两期出版经费。

三人满怀信心。由我去注册出版社，申请刊物准证。1998年7月23日，燭火出版社 Semarak Publishing 正式注册。

1999年3月24日内政部发出《燭火》出版准证。

1999年7月《燭火》创刊号出版。甄供全权处理稿件，叶玉佩设计、打字，春山负责发行。

原先计划每年出版四期，后来发觉不行，便改为每年三期。稿件校对无误，封面设计完成，我就跑印刷厂。杂志印好，我做运送工作。既是行有余的工作，没有给自己压力，不慌不忙的，在相互配合下，也就水到渠成。说不上风雨兼程，却是另有一番滋味。

十年是人生的一段路程，历史的长河是人生的沉淀。《燭火》已走过了10年，获得许多朋友的支持，我衷心感谢。

《燭火》能否再走10年，我们没有盘算，年纪大了，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勉强自己，游刃有余去完成工作，才是赏心乐事。佛说，去做好一件事，就是在修行。

《燭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马华文艺之光

雪隆机械及车辆零件商会 敬贺

《篝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本刊编委 杰伦

《篝火》 十周年有感

篝火
不管在漆黑的夜里
或是亮丽的白昼
篝火依旧是篝火
它象征光
象征热与爱
它点燃起宇宙的希望和力量

《篝火》季刊同仁
不管回顾检视 展望
十年是不短的日子
都欣慰 肯定
那些大大小小的收获
却不免怀着沉重的心情
寄予殷切的期待
一切喜忧

皆因生命总有终点
而终点也许不等于结束

修女特雷莎是伟大的
她将自己一生的光热及爱
都献给了印度的贫穷人士
因此获世人永恒的赞颂
作为一名小小的作家或诗人
我愿与《篝火》同仁们
把剩余的光热与爱
献给马华文艺
通过《篝火》
是的
通过篝火

(2009年4月中作)

《篝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弘扬中华文化
荟萃百花绽放

森美兰芙蓉
美兴白铁工程 同敬贺
张 高 美

《燭火》
十年
(七绝)

十载同人默默耕
酸甜苦辣亦曾经
雪霜摧鬓无嗟悔
笑泪惜怜新竹青

(2009年6月3日)

◆春山
(本刊编委兼发行主任)

贺《燭火》
并致甄供兄

◆长河 (新加坡)

燭火十年引路勤，
新朋旧雨共传薪。
艺坛雾罩聒谰语，
文苑兰香送正音。
墨舞人间描鬼魅，
笔歌华教颂族魂。
忙编急著长伏案，
臂痛何时远弃君。

注：甄供兄于2005年出版新著《笔歌墨舞》，此用该书名入诗。

2009年5月23日

《燭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力求真善美

劳勿 黄世康 林志成 罗肇华 陈显文 尹金生
文冬 李尧光
关丹 丘福泉

同敬贺

照耀马华文坛一片天

❖《清流》季刊主编 章钦

《燭火》十周年了。

接到甄供兄来电，蓦然惊觉，《燭火》已经是十年了。十年是有多快呢？回首，真是刹然间。十年不算短，也不算是长，人生又有几个十年呢？

在大马这个环境，一本纯文学杂志，能走过十个年头，不是奇迹，也算一份荣誉。《燭火》文学杂志，是在黑暗中燃烧的一把火。

这十年来，我仍然看到，伍良之、甄供、杰伦、唐珉、春山、叶玉佩，在真

心奉献，这都叫人感动。记得社长伍良之先生在《燭火》创刊五周年的讲话：“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有背景，大家互相配合，任劳任怨，有劳碌也有欢欣，没有金钱的酬劳，只有是耕耘的快乐。”想想，这不就是生命奉献吗？真的，奉献的生命才精采，富足。

马华文坛，愿意奉献的人，屈指可数，让我常想起一句话：“咒骂黑暗，不如点灯一盏”。《燭火》的光，虽然不是漫天灿烂，却也为

马华文坛，点起一盏灯，照亮文学路，给予人的精神富足，得受真、善、美的生活。

有人感叹，大家年纪都大了，难见有年轻接班人，但我在想，常怀念过去，忧心未来，不如做好现在，努力当下。

祝愿《燭火》同人，继续向前，把《燭火》点燃得更光亮，照耀马华文坛一片天。

《燭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燭火暖人间

文冬书艺研习会

刘崑岗

黄有为

陈联德

文瑞瑛

朱广荣

马文俊

萧其森

林月娘

官克宁

黄金顺

陆惠珍

同敬贺

◆贺巾（泰国）

默默坚持 ——向《燭火》同仁致敬

《燭火》创刊于上个世纪末的金融危机年代，十年后，现在又面临世界性的金融海啸，处境的艰难，不言而喻，好在各位同仁早有思想准备，至今仍无怨无悔地默默坚持。

毫无疑问，早在创立《燭火》文艺刊物时，他们就具有历史使命感，才能舍身到这种无利可图，只有默默作出奉献的行业中来。

在与这些文艺工作者接触中，笔者深深感受到，他们具有大马华教的林连玉精神，和新马华文文艺界的方修精神，明知前路有艰险，仍然默默前行！

在眼下华文读书界处于低潮情况下，文艺刊物销量很少，《燭火》几乎每期都亏损，而同仁们仍竭尽所能，想尽办法，一期又一期坚持下去，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整整十年！

有的《燭火》编辑，既写稿、审稿、校核，还要做发行，甚至打杂；有的编辑并非专业，还得首先做好原来的那份职业，以维

持家中的经济，这实在是极难得的。

《燭火》的编辑，既注意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又能扶掖年轻一代起来接班，这是非常可喜的。

这些默默坚持者的精神，其形象犹如长征路上的勇士，尽管空中有飞机轰炸，前面有顽敌阻截，依然不顾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坚持爬山涉水，向前……

每次接到新出版的《燭火》，都感到手中捧着的是他们献出的心血和流出的汗水，于是，眼前出现了这些默默坚持者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肃然起敬。

近来已有一些兄弟民族的文艺工作者认真研究马华文艺，可以相信，马华文艺有了这些默默坚持的工作者，将来必能在多元民族的艺苑中绽放异彩！

（5-4-2009，为庆祝《燭火》创刊十周年而作）

《燭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俯首甘为孺子牛

陈玉康局绅 敬贺

一群文学“硬汉”的事业 ——贺《燭火》创刊十周年

日本马华文学研究专家今富正已教授在致《燭火》编辑部的信中称,《燭火》创办者及在《燭火》里发表作品的许多作家都是“维护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硬汉’”(《燭火》第20期,以下出自该刊的内容,只注明期号)此言甚当。我们还可以把范围再扩大一点,那些为马华文学的健康发展而不断奋斗的人们也是“硬汉”,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乃是只有奉献而不讲索取的伟大事业。曹丕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意义自不待言。在《燭火》创刊十周年之际,我们应向《燭火》同人表示祝贺!

《燭火》杂志诞生于1999年,它是一份具有鲜明特色的同人刊物。其创办者都是活跃在马华文坛上的老作家:社长伍良之,马华散文家;主编甄供,乃是有马华“鲁迅风”之称的杂文家、编辑家;编委有曾任国会议员的马华诗人杰伦,还有散文家唐珉、诗人春山等。他们都是一群热心维护马华文学传统的作家,有着坚韧顽强毅力的文学硬汉。他们在《创刊宣言》里提出,“我们创办《燭火》,是为了维护马华文学的纯洁性和独特性,并希冀将之发扬光大”。这个宗旨的提出,其实是有所指的。在《燭火》创刊之前,马华文坛曾出现过诸如“经典缺席”、“烧芭”、“断奶”等抹煞马华文学创作成就的论调,这些言论,虽然为广大马华作家们所不屑,但至少说明了文坛上有这样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存在。因此,《燭火》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那就是“马华文学必须关心国家民族和社会,反映现实,并具有我国本土性的特征”,这个

主张坚持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希望闯出一片属于马华文学自己的天地来。

2006年春,吴岸、杰伦等来厦门参加“鼓浪屿诗歌节”,我才有缘幸会他们。此后,伍良之先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寄来《燭火》,赠给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不知不觉间,《燭火》已经走过了十年历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这些年的刊物来看,我觉得《燭火》展示了文学“硬汉”的气质和特征,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以大无畏的勇气直面人生,反映马华社会各界的众生相。在理论上奢谈直面人生,其实是十分轻易的,但要落到实践当中去,就得有大无畏的勇气与顽强的毅力。《燭火》在发刊词里,就十分明确地摒弃那些把文学当成发抒“无聊情绪、渎辱…垫高自己身价的名阶利梯”的做法。编辑部也履行了这样一种刊发标准,他们所刊发的作品也大都都是言之有物,甚至是不乏大胆见解的作品。杰伦的自传体小说《阿金的童年》,深刻地反映了自紧急状态法实施以来华人所遭受的痛苦与不幸,以及华人在艰难环境中顽强奋斗的精神,令人动容。丁云是《燭火》的常客,他虽旅居新加坡,其文学之根却深深地扎入新马热土之中,《一百年孤寂》,通过陈田土及其后代子孙们的命运,浓缩了马华社会近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其微型小说如《最后的义顺村》、《危险行业》、《倒数零》、《高处不胜寒》、《外遇末日》、《动物管理学》等都是一根根刺向社会痼疾的银针,促人清醒,发人深思。有些作品,还具有相当强烈的震撼性效果。印尼谢伟恩小说

《燭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鴉城》(第5期)写雅加达反华暴乱之后,有一名印尼老姬居然从华人死尸上扯下头皮,因为她认为戴上用华人的头发做成的假发,人会变得聪明,这些头发可以卖个高价……这种愚昧、残忍的认识可谓令人毛骨悚然。同样都是直面现实人生的作品,创作手法却各有千秋,杰伦、谢伟恩用的是传统的叙述方式,丁云则是采用视角的交叉、移位、心理变幻等多种方式加以表达,可谓异曲同工。

散文历来是华文创作的主力。伍良之发表的大量作品,依然沿续其创作风格,以游记的方式来反映人世百态,并把焦点落于世界各地人们的生存状态;驼铃写了一大批关于曼绒风云人物、邦咯岛、小福州甘文阁等马来西亚各地风情作品,他的散文切入点从历史入手,在风情的介绍里面,蕴含着对汉族拓荒、生存、斗争等方面的深沉思索,在这华族日渐失根的年代里,驼铃要为马华族群的血汗历程留影;诗人孟沙在《会馆组诗》里十分担忧地写道,挂相上的先贤们“在活着的年代受苦/也苦着见证今天的年代”。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他们都对历史和文化传统前景表达出深切的忧虑。

随着马来西亚政局日趋稳定,许多以前不能谈论的禁忌题材也逐渐放开,谈论马共的活动、殖民时期、紧急状态法下的民众生活也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燭火》也刊登了不少这一方面的文章。还有一些作品,是反映马来西亚社会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情景。如余云《六个,不能再少》写“福隆港华小”只有6位学生,有趣的是华、巫、印各占2位,所以这所袖珍型学校简直成了一个颇有深意的象征,它是马来西亚三大民族和睦相处、并荣共存的现在与未来的象征。

尊重文学传统,珍惜现在,这是《燭火》的另一个特点。《燭火》的创办者明确地提出维护马华文学的传统,在第二期之后

就加了三位顾问:方北方、方修、吴岸,并以不小的篇幅来介绍这三位作家的成就,评点他们对马华文学的贡献。据这十年来所发表的刊物来看,《燭火》介绍“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盛况,对吴岸的创作特色、地位、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展示。(第2、3、6期等)以专辑的形式,分别在第5、6、7专门介绍方修,另外,对“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也有大量周详的报道。(第16、26、27)方北方则有第15、25期上作了全面的介绍与评价。他们三位都是为马华文学而辛勤耕耘一生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对他们的肯定与宣扬,就是对马华文学传统的尊重与维护。

《燭火》还用了一定的篇幅来介绍老作家如米军、臧克家、韩萌、刘思、杜运燮、黄东平等,并且通过“作家自述”、“作家作品真情录”、“点将录”等栏目来介绍当今马华文学界活跃着的作家,他们有驼铃、春山、林佚、丁云、伍良之、甄供、杰伦、孟沙、田舟、秋山、王涛等,杰伦所写的“作家作品真情录”以连载的形式刊发,形成十分完整的系列。杰伦是一位诗人,他以诗人的眼光来描写和评价文友,可谓独具慧眼。《燭火》介绍马华文坛上默默耕耘的作家,一方面是让读者对他们的创作生活有一些基本认识,另一方面也是激励着他们继续奋勇前进。当然,对于广大尚默默写作的马华作家而言,这种栏目介绍的作家也许人数并不太多,然而,作家主要是以作品来说话的,读者主要是通过著作来了解和认识作家的,对作家的宣传只是一种辅助方式,我觉得编者在这方面的分寸把握还是做得恰如其分的。

《燭火》编辑部在版面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依然能不断地对马华老前辈、以及现在还在创作的作家进行介绍,从中可以看出他们那种冷静、沉稳、踏实的办刊风格。他们脚踏在现实大地之中,却不忘时时回顾与

梳理，实为难能可贵。该是一种对历史的冷静审思与尊重，也是正确面对现在、未来的良好态度，编辑风格沉稳大气。

《燭火》不仅关注马华文学界的历史和现状，同时对与马华文学有密切关系的马华教育也十分重视。日本荒井茂夫在《吴岸诗之夜旁听记》中说：“马华文学和马华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马华文学本身不能单独发展，有和华社联系才可以发挥意义。”（第2期）马华文学不是无根之花，它时时需要得到华社尤其是教育界的直接支援。《燭火》对这方面的关注，实际上是对文学之根的爱护与培育，在刊物中，《燭火》在不少的期刊中介绍董总的华教斗士林晃昇（第8、10、11、14、15、16、19、20期）、林连玉（第3、16期）、张清（第13期）、陈玉康（第9期）等一批华教人士。《燭火》对他们的介绍，是一曲曲对热心教育人士的礼赞，也是对这种“硬汉”精神的弘扬与强调。

视野开阔，编辑方针灵活开放。《燭火》虽为马华文学期刊，它并不固步自封，而是以博大的胸襟，兼容并蓄的态度来介绍其他民族以及外国文学的创作。在《燭火》中，写作者除了马来西亚本国文艺界人士外，还有来自中国、泰、新、印尼等东南亚各国作者的作品，它们与马华文学共同形成一个整体，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燭火》还十分关注友族作家及外国文学发展。如刊发了纪念乌斯曼·阿旺的文章，乌斯曼·阿旺是深受马华作家尊敬的马来作家，他的一些文学观念和马华文学传统观念较为接近，伍良之、吴岸、葛沙林等撰文评价。除此之外，《燭火》还刊发卡马普查曼·那谷的《瓜拉西曼丹》译诗、达赖玛拉的《牛》的译作及达赖玛拉对《燭火》的意见与期望，杰伦还撰有介绍达尔玛拉的文章。这对于了解当今马来西亚其他民族文学创作上的最新发展与动态。

《燭火》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对外国文学以及当今世界发展动态的高度关注。随着科技的发展，任何文学创作不能只囿于一己之天地，对外面的世界不加以关注的刊物也难以取得长足的进展。《燭火》刊登了由郅溥浩所写的《巴勒斯坦文学》（第4期），反映被压迫、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心声，还有《一个快四岁的巴勒斯坦小孩的日记》（Hanan Ashrawi）、《阿富汗的雨》（Dr. Jemilah Mahmood），甚至在第10期推出“反战诗辑”，就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美国诗人掀起反战诗运动，《燭火》适时刊登了美国诗人 Guadalupe saa Jedra、大马英诗作家 Cecil Rajendra、黎巴嫩 Houda Ai Naamani、吴岸、田宁、晨露及中国洪尘的诗作，从这些作者的国籍来看，反对战争，爱好和平，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心声，也是发达国家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样的专辑就颇具世界性的思维与眼光。世界人民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箝制战争的恶魔，确保和平，正如田舟在《地狱之门》中写那些靖国神社的军国主义幽灵们，“每天他们/自阴暗的灵堂/向外窥探期望/参拜者/把门打开！”（第6期）反对战争，守望苍生的和平福祉，闪烁着作家人道主义崇高精神的光辉，起着净化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作用。

《燭火》的开阔性与世界性的眼光还体现在刊物的发行、宣传渠道的运作上，紧紧地跟上了时代、科技的发展步伐，自16期起，《燭火》的内容就在网上公布。现代交通、通讯领域的惊人进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因特网的出现，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理想在当今社会化为现实。刊物上网就是促进文艺星火与世界交流的良好方式。这也是《燭火》值得赞誉之处。看似一小步，实则是一大步的前进。它能使《燭火》借着科技的便利得到各地同类刊物的呼应与支持，而得以继续熊熊燃烧下去。

《燭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培育文坛新人，播洒文艺的火种，这是《燭火》最显著特征。《燭火》自创刊号起就设有“小荷才露”专栏，专门刊登马来西亚各地大专院校及中小学师生的作品，或者刊登在作文大赛获奖的作品，不论刊物如何在内容、形式上如何变更，“小荷才露”专栏始终没有改变，甚至版面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向，这也与“燭火”的含义十分吻合：“薪尽火传”就是希望文艺的火种能得到流传下去，永久地燃烧在人们的心中。马华作家丁云是位创作颇丰、成就喜人的作家，他所受的教育虽然不多，但他以惊人的毅力自学成才。丁云在介绍自己刚刚走上文学道路时，特别提到报刊的一位编辑叫“YONG”（即杨亚七）在退稿信中对他作品的指点与鼓励，坚定了他以后几十年的奋斗信念。其实，在每一位作家的成长过程中，都有一位对他有着相当重要影响的文学引路人，作家的成长际遇看似偶然，实则又是由许多必然性造成的。丁云在成名之后，始终念念不忘“YONG”的引导之功就是一例。《燭火》的这种做法，可谓具有百年树人的无量功德，许多将来很有前途的作家可能就是由《燭火》而登上文坛的。因为它所刊登的一些文章，可能都是这些初出茅庐作家们生平中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的文字，那种鼓舞和激动人心的力量将永远留在这些文学幼苗们的心坎上。

每一位主动向《燭火》投稿的作者，也许将会成为马华文学队伍的后继者，无论他们投稿如何幼稚，只要他们执著于文学之心不变，终有一天，他们会破茧而出，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坛之星。这就需要《燭火》的编辑们有着如同“YONG”一样的耐心与慧眼，不断地培育颇有前途的新苗。尤为令人称道

的是，在一些新人作品之后，《燭火》还附有许多作家的评点，这既是对他们的鼓励，也饱含对他们前进道路上不断砥砺之意，促进新苗能更快地成长。

此外，《燭火》还采取与学校合作的方式，集中刊登华文中学生作品，如与循中、芙蓉、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等众多学校合办，尽可能地培育文坛新苗，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无论是哪一种措施，只要是有利于培养文坛新秀的做法，都是可以采取的。从这近十年的期刊所载来看，我有一种感觉，马华文学队伍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许多新人仍处于萌芽状态，如何让他们更早一点崭露头角，正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因为它关乎文学的接班人问题。《燭火》如能着重培养一批新人，那么文艺的燭火也将越烧越旺。

文学创作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其自身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燭火》的这批文学“硬汉”们正在从事着一项浩大的工程，他们为着马华文学这座永不完工的工程殚精竭虑，在宏扬马华文学传统的道路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真是“燭火照亮天地事，秃笔写尽人间情”。（《清流》杂志贺《燭火》创刊）。涓滴之微，亦可成流；潺潺之水，终成滔滔大河。《燭火》在每一期之末，总有一个名单，录有许多为《燭火》捐资者的名字，起初不少是文学界的捐赠者，随着刊物影响日渐扩大，慢慢发展成社会各界人士甚至是中小學生共同参与的事业，“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无数文艺热心者的关心下，文艺工程日益恢宏壮观，而文学的燭火也会越烧越旺，在文学宫殿的基石上，把每一个为之奉献出力人们的名字，化成历史永恒丰碑的铭记！

作者简介：

苏永延，男，文学博士。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

稳执缰绳

——贺《篝火》十周年

一篇文章“面世”，至少涉及三方面。先是作者写好稿子，然后出版社的编者看中它、给予发表的机会，最后由读者完成阅览和鉴赏。

作者/编者/读者扣串成链。倘编者少了一双慧眼，佳作可能连同纸张送进造纸厂；没有读者的喜爱和口碑，印成书的作品也只配栖息墙角，更谈不上人手一册了。

当今的花花世界，七十二行无不开口现代，闭口创新。处处百鸟争鸣，千驹竞奔。表面上知识爆炸，书籍泛滥，“状元”如春笋，大师若蚁丘，但深一层去看，读死书的人多，看活书的人少；钻进课本的人多，阅读课外书、文艺书的人少；高调谈论文化的人多，肯为文化事业捐点钱出点力的人少。怎么搞的呀？

都说归因于时代病。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确然，四肢百骸享了福，脑子只得萎缩。

写作是一种坚持。坚持做个好人、做个好的写作人。好人的职责在于服务社会，批判社会，爱护各民族人民。写作人也一样。

别人告诉你：意识形态的考虑妨碍写作，快把它从作品中掏空，把自我的形象无限放大，让意识局限在肉体 and 欲望。

不错，某些新的理论要你睁眼说梦话，要你远离活跳跳的现实，无视社会性责任感，只埋头集中思考等同动物性的片面“人性”。

你大可不理睬“主义”，下笔时不老在意识形态身上打转，但你切不可轻忽文字的功用。除了贬恶扬善、洗涤灵魂，除了鼓吹正义、唤醒大爱，它还有反面作用：推销自己、哗众取宠，粉饰罪恶、投身权贵……借

油滑的文字刻意包装一篇似是而非、隐恶伪善的笺章。

写作是一种坚持。写作的原则、文人的风范何尝不是！

☆

☆

☆

写作之余，还想做点文化工作的人，全是傻劲未脱、死不悔悟的“过来人”。老马老车载着一班班老乘客。座位是简陋的，沿途曲崎艰险。

车子颠簸在望不见尽头的道路上，忽而快忽而慢。把缰的手似乎稳住不动。引人关注的是那赶车的人，目光透过镜片环视前方，结实的手稳稳执紧缰绳。车子忽快忽慢，随着时间前进。

半路跳上来一个又一个年轻小伙子。每逢拐过大弯，或滚过坑洼，车厢里爆响清脆的掌声。

歌声，欢笑，绿了路边的花草，翠了两旁的棕树林。

☆

☆

☆

暮色苍茫，先行者点亮火把。

火星子偎向周遭真诚的脸孔、噼噼啪啪地连声问候。

一行人，老马、老车、白发的、黑发的乘客，壮志盈膺，继续漫漫的不归路。

不知不觉间十年过去了！

轮子在转，文字的浪涛在脑海里澎湃。篝火，在这头那头突如其来地闪耀。

你无须查究赶车人的形貌，黑发白发原本就是一家人。

不必去追询火的来源。远古到今天，它存在着、从未熄灭。

火不分大小。光和热凝聚的泼辣的烈焰。焚毁一切虚假、浮夸和低俗。

火种在·火光闪

记忆中，鲁迅早年好像做过一场颇为吊诡的梦——梦见坠入冰谷中，“上下四方无不冰冷，青白”，“在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纤结如珊瑚网”，原来那是冻结了的火焰。检出他的散文诗集《野草》，翻到题为《死火》的那一篇，果然见到那些冻结成珊瑚网一般的火焰，从他的指头间和被塞入的衣袋中，受到体温而融化，而复活，而“如大火聚，将我包围”起来。

《死火》与《野草》收录的二十三篇散文诗，作于1924年到1925年间。在中国，那是国土割裂、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在鲁迅，那是走出“铁屋”之后，陷入彷徨、苦闷、悲凉却又热血沸腾的煎熬时段。漫漫长路，冥冥长夜，周边的氛围和个人的心境，正是“冰谷”的现场；在这种几乎濒临绝境条件下，就连火焰也被冻死了。但只要有人凝神注视，便可发觉“死火”无处不在，而且只要给予一点温热，“死火”就可恢复生机，绽放光明与希望的火光。

“说是梦境，不是梦境”。自古以来此火的传奇多姿多采；——不仅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经常还将“梦境”兑为实境，促使人们领略到一种居中推动的力量。《死火》的深长含义，耐人咀嚼。

心中一直深埋火种的人，在什么时候，在怎样的处境中，既使不曾睁眼望去，也总会觉察火光在前，时隐时现闪闪发亮。旧俄作家柯罗连柯的散文名篇《燭火》描绘了这么一个情景：一行人在幽暗的河道里划船奋力前进，河岸两旁也一片黝黑，但不远的前

方却一直有着燭火闪动，大伙儿也就一直坚定不移的朝着燭火闪动的前方，屏息划进。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课本早已不知去向，但柯罗连柯留下的那些在幽暗的河岸上不断闪动的燭火，却长久留在老去的学子心中，不熄不灭，引导大伙儿继续走过人生的一程又一程。

心火一如：心发现了火的存在，而火也照亮了心的“暗室”。两者形同共生，互动、互补间不容隙。冻成珊瑚网的“死火”使陷身冰谷中的受难者产生一点温暖，也见到一线光明与希望，而“死火”也正由于有机会感受到受难者的体温，才得以避开憋死的宿命。心与火同生共死的大悲大喜，其结局的壮烈，出现于当年鲁迅的笔端，先是复活的“死火”“忽而跃起，如红彗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随即“有大石车突然驰来，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那“死火”当然也不可再遇了。

选择了文学这条冷僻的道路，无异宣告自甘与寂寞、孤苦、煎熬相依相随，无怨无悔。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几乎完全陷入孤独无援的时候，情境就如坠落冰谷中，四周是高不见顶，严寒而又青白的冰铸削壁，又如落在两岸不见景物的河道中，唯有沉着应变。不过，一直在燃放的是心中的那一盏“心火”，而一直在前头熠熠闪烁的是簇簇燭火，两火交相辉映，为寒凝的大地注入几许春温。

愿见《燭火》 长足的跨越

聪明的人是不搞文学刊物的。因此，尽管他们身负文艺界重托，头顶大招牌，也只避重就轻地搞些所谓“座谈”或“交流”之类的活动，虚应故事。

出版文学刊物也的确是不简单的事。如果没有一定的智慧与能耐，即使弄出个什么季刊或半年刊，终究不成气候。从我懂得阅读到现在，大约六十年，本邦出现过的定期文艺刊物为数不少，但真正具有提升人文精神作用的实在并不多。在电视电影各种视听娱乐的日益普遍之下，文学读者人数也就相对的日益萎缩。不久前，甚至有个作家自我解嘲说：刊物上的文学作品，读者至少有三个，那就是作者、编者和内政部的书报检查者。没有读者，也就失去了出版的意义。不收档，也是一种浪费。当中尽管还有为面子而苟延残喘者，但对我马华文学之兴衰，早已无足轻重。

今天，像样的文学期刊，仿佛只剩《清流》和《燭火》。据悉，每期的销量，两者都维持在1000本左右。它们为什么一直能拥有这个规模的读者群？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奥秘，主要的原因，不外在于坚持人文关怀。它们采纳具有生活气息与时代意义的作品，谢绝为文造情与脱离现实的东西。尤其是《燭火》，十年来，不论是创作或理论，不时都有分量相当的作品发表。这就自然而然地造就了它那名副其实的燭火形象。

谁也不能否认，作品的素质，决定它的社会影响力。有思想见地的作品，绝对不会没有读者。譬如中国当年的《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不但风靡了一代的知识分子，

更进而促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开展。

在这多元文化多种语文并存的境域，我们当然不能期望《燭火》也能像中国当年的《新青年》与《每周评论》那样的强劲有为。但若善加营运，逐步扩大组织，吸纳具有真材实学的作者，通过作品为读者提供思想养分，认真培养在“一个马来西亚”社会中有勇气与人平坐平起的新的华人人格，也就功德无量了。我不是要文学为政治服务。恰恰相反，是希望通过文学改变人的素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不让我们的作家，怯懦地一再声明：“我是作家，不是战士。”或且莫名其妙地叫喊：“好啊，吉隆坡也有唐人街啦！”

笔者因此建议，先从编辑的方针与策略着手。即由编辑部为每一期的《燭火》择定一个当下最为热门的课题，不论是政经文教的国家大事还是环境卫生地方治安的民生问题，广邀各方有识之士参与讨论，从而寻出病根，提示治疗之道。必要时，可以延续多期，直至有关结论获得各方认同。换句话说，就是让《燭火》从文艺圈走入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群。领导我华社的各文教团体、各大专院校的华文学会，可以说都是《燭火》团结的对象，都是为《燭火》增添人力与物力的资源。

际此十周年之庆，笔者不避浅陋，大胆作此献议，目的与动机都不外是希望《燭火》，有另一番令人鼓舞的跨越。

事在人为，愿与《燭火》同仁共勉！

(写于2009.05.09)

蓦然回首 ——《燹火》10年

这是个传统价值观解体的时代！

这也是个文学价值观渐渐解体的时代。随着网际网络、末世情怀、败德政治、享乐主义、发财至上、金融海啸的一波又一波的侵袭，作家的无力感加深了，软性读物的泛滥，谁还需要文学？正如沙特质疑：“孩子们在捱饿，文学有屁用？”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法国作家克莱齐奥也说：“我18岁时读到沙特与莫理亚克的作品，觉得他们的文章，真的是人类的指路明灯，甚至能影响、改变政治。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在报章上看到的文章，已经无法帮助大家了解社会，以及社会中所发生的错漏与弊病。因此，我对现代文学，非常灰心与绝望。”

我们还需要文学吗？我们还需要文学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问题是，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文学？需要怎么样的作家特质与品格？翻开《燹火》创刊号的创刊宣言，有这么一段话：“…《燹火》强调马华文学必须关心国家、民族与社会，反映现实，并具有我国本土性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等同是一种干瘪的说教，或机械的摹写，或现象的实录…”因此，《燹火》力求作家们“写出形式与内容结合得很好的感人作品，既可吐纳珠玉之声，又可卷舒风云之色，如燹火般的耀亮着人的精神世界。”

其实，我们还需要喋喋不休争论什么“创作路线”吗？为什么而文艺吗？姓现实，还是姓现代吗？一阵网际网络热，再一阵“末世海啸”风潮呼啸着席卷而过，已是一

片断垣残瓦、断笔散章，谁能幸免呢？再祭出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再奢谈什么结构、解构，“断奶”不断奶，能幸免于难？独善其身？独领风骚吗？嘿嘿，当“文学无用”的喧嚣劈天盖地而来，如沙尘暴怒吼而过，你能屹立不倒吗？

《燹火》没有被沙尘暴卷走，10年了，仍然发出微温的火。

现实主义者也没有被沙尘暴卷走！匆匆10年，蓦然回首，北马的现实主义文学“守窑者”雨川走了，留下最后一本小说集《轮椅上的琴声》，窑火还没熄灭。前辈作家方北方先生也走了，他的16巨册的《方北方全集》将在今年出版，令恶评的博士们如被压扁的瓢虫！东马的诗人吴岸，须白发白，仍然老当益壮，脚步矫健如昔，交出了无论在诗志、诗艺都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美哉古晋》。社长伍良之如闲云野鹤，足迹遍及五湖四海，除了历史感厚重的旅游散文外，还腾出另一只手写诗、写杂文、搞翻译。主编甄供早已是杂文家，笔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但近年来转向传记文学，出版了《播下春风万里》、《凭着这颗心》、《华教春雷林晃升》之后，已俨然是马华传记文学中的亮点了！期待着他的《方修传》的出版！霹雳州老作家驼铃呢？交出《沙哑的红树林》、《寂寞行者》后，尽管身体软弱，仍然深居简出，在苦心经营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杰伦退出政治圈之后，也不闲着，常有诗文发表，在《燹火》载完毕的《阿金的童年》，肯定是恢宏的叙事，这部半自传的长篇，涉及历史、政治、经济、人生自省，将是作者

的压卷之作!

再来的是孟沙,他在英豪学院职位上退休后,过的是《自在人生》,偶尔也受到《榴莲的诱惑》,但他并没有松懈下诗笔,也大手笔地完成了他的长篇《满城风絮》!年轻一代的王涛,在风高浪急、风沙滚滚的生活路上,仍然一步一沉思,常有诗作发表。而远在居林卡拉岸的秋山,在工作、照顾小杂货店,为五个孩子老牛拉车的同时,仍然交出了他的第5本诗集《我在寻找一道光》。

这些铁杆的现实主义者,铁杆的《燄火》班底,当然还有唐珉、春山、邓长权、章钦、田宁、田舟,以及星岛的作家们,恕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论及。

最后,想讲一则小故事:一位老艺术家走到人生尽头,蓦然回首,检视他一生踩过的脚印。他发觉从童年、少年、中年至老年,都有一双陪伴着他的脚印,清晰地印在沙滩上!但偏偏在一段他人生最低谷、最伤痛、最失意的时刻,却独独只有他的脚印。他质问耶稣:“为什么在我最糟糕、最伤痛、最软弱的时刻,你却没有陪伴着我?不

然…为什么只有一双脚印?”耶稣回答,“当然只有一双脚印…因为,当时是我背着你走啊!”老艺术家于是流下感恩的泪水。

假使真的有一位文艺女神,当蓦然回首,我们会否质问她:“在我最痛苦,最失意,处境最恶劣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们何不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回想一下,其实是她背着我们而行啊!

《燄火》10年。或者是我们这些铁杆文友的10年,当然不可能走得平顺、闲适、风景明媚的!我们可能走得跌跌撞撞、可能疾病、可能失意、可能贫穷、可能捱饿。但在文学路的最低谷时、最疲惫时、最伤痛时,要相信,总有人相陪伴、相扶持、相抚慰。是的,我们从来不孤单。祝愿我们铁杆的文友们,仍然有着健康的身体,有着活跃的灵感,仍然有另一个10年!

稿于新加坡

7.2.2008



《燄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马华文艺砥柱

郭全强 敬贺

《燭火》十年

《燭火》文学季刊从1999年7月创刊以来，至今已迈入了十个年头，十年，一步一脚印，主编的耐心，社长的努力，编委的殷勤，作者及读者的相呼应，走来不易，却也走得充满信心和有意义，昂首，前头又是一个十年，二十年……

《燭火》能在马华文坛的上空燃烧了十年，光辉与热能也散发了十年，究竟十年的今天，遍地开满金光闪闪的花卉，油绿青葱的草原，有没有被这《燭火》沾亮过呢？

我一直认为，走入二十一世纪，《燭火》是马华文坛的希望，是马华文学发展的重要刊物，也是马华文学现实主义坚强的“堡垒”！

《燭火》本着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姿态，推动了热爱生活，热爱土地，热爱民族与国家的特征，反映了社会疾苦，动荡与不安的年代，展现了文学艺术的真，善，美。

《燭火》在一个昏暗，“黑云恶浪”的侵压下诞生，肩负着发出“万丈光焰”的使命，在报刊被人垄断，文学副刊被人斩腰，作者群游离彷徨的时刻，这一把《燭火》给了人们一个方向，一个崇尚光明，追求真理，正派文学的方向。

十年，能够站稳岗位，十年，熬迎风寒雪冻，《燭火》创立了独有风格，饱含热带风情，赤道上山河壮阔的美貌，一路走来，走的越远，景色更广，更为迤逦……

我很佩服《燭火》主编甄供先生编稿的毅力与精神，在至高无尚的文学殿堂，把自己压缩成一根烛火，“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他谦逊，客气，不摆架子，不断鼓励

后辈，不辞辛劳；邀稿，组稿，编稿，默默耕耘，还把每一期的《燭火》，定期的，准时的，细心包扎的邮寄到我们作者的手上，“十年”如“一日”。

《燭火》出版社不单出版《燭火》文学季刊，它也出版《燭火》丛书，十年，《燭火》文学季刊共出版了28期，《燭火丛书》共有13本。在这文学风气低落的年代，《燭火》充实了马华文学，也为马华文学作出了钜大的贡献。

《燭火》创刊号，在“燭火广场”发表了拙作《狂妄风气不可长——简评方北方事件》，社长伍良之在加影新纪元学院大厅里递了一本给我，陪同该营业经理杰伦在旁，当时我们都出席“吴岸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十年前，马华文坛“狂妄”之风炽热，十年后，这种“狂妄”之风似乎收敛了很多，曾经一些乳臭未干的小子，大谈“断奶”，现在都已经“长大”，有者甚至振振有词要与‘现代派’绝交，真是有点“小孩子”气！

“走自己的路”是正确的，秉承着现实主义的路线，继承传统，发扬传统，《燭火》坚守一个立场，一个原则，造就了一群又一群具有历史使命，正义感，富有社会责任与良知的作家。十年，面对经济风暴，面对种族关系的紧张，极端主义的抬头，社会，文化教育的不平衡，无论散文，诗歌，小说或杂文等，都流露了作者真挚的感情。

《燭火》十年了，它将以更广阔的胸襟容纳更多新颖的技巧，踏实的风格，健全的理念；它将是各路大小河川流汇而成的大

海，培养新秀，照顾幼苗，树立一个高大，开明和笃实的形象。

有谓：“老者老矣！幼者不见，小者不来”，这是文坛上一般的隐忧，《篝火》摆出“师父下山找徒弟”的姿态，谦逊有礼，相信一波一波的新浪将会涌现，共创未来。

我们希望《篝火》继续发出它的光芒，继续照亮马华文坛的天空，让霍然充满朝气和动力的火焰继续燃烧，唤醒迷惑的心，沉沦的年代，将一页一页发亮的历史，真实的，展露在文学康庄大道上。

燃烧

《篝火》
十周年

枯干在深水里的倒影
一株树矗立在森林的风起
哗哗然叶子掉落了
而苏醒的芽
静听树折断的呐喊
那时——夜凉似水
似星光在赤道探看谁
在黎明把窗打开把梦烧热
最后一支黑狗啤斜斜躺在首都的咖啡桌上
乌鸦与麻雀仍在树梢牢骚
路需要脚继续跋涉
谁还驻足，谁已飘萍而逝
岸是我眺望你过境的帆影
千灯醒在夜色里
火焰如眼，彻夜不眠
伫立于潮水升高的洄澜边
朝穹苍举起半碗烧酒

15-4-2009

《篝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天地入胸臆 文章生风雷

彭亨直凉
廖观书 敬贺

◆黎浩邦（中国广西）

十年辛苦不寻常

在世界华文文学界享有盛誉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期刊《燭火》十周年了。翻阅社长伍良之先生多年来持续寄赠的一期期刊物，我心中的第一个感觉是：字字看来都是金，十年辛苦不寻常。

金，是说它珍贵。2002年在香港参加由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会长王一桃先生主持的“世界华文文学交流座谈会”，了解到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文文学及其报刊。华文文学报刊，是当地华侨、华裔了解和享受母族文化的一扇窗口，是他们抒发思想情感和展示文学才华的一个平台，也是当地民族了解中华文化的一种渠道。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条件的制约，海外各地的华文文学报刊大多像汪洋大海中的岛屿，不仅所占的位置极少，而且经常受到狂风恶浪的冲击，能够生存，已属不易，而《燭火》能任凭风浪起，十年不动摇，尤其显得珍贵！

辛苦，是不言而喻的。编辑出版文学期刊，本身就是很艰难的工作。我们生活在华文文学的本土中国，人民政府重视文学事业，为保证文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出台了很多惠顾性政策，如把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经费纳入国家财政计划之中，编辑人员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为期刊开辟发行渠道，等等。而海外的很多华文文学期刊却完全不是这样，从资金筹集到队伍建设，从阅稿编稿到印刷发行，事无巨细，都要编辑者亲自动手，其中，还要留意抵挡不时袭来的干扰与冲击。《燭火》的编辑们也不例外。所以，其中的艰辛显而易见，但《燭火》坚持下来了，而且一干就是十年！

我们还注意到，这十年间，肩挑这副重

担的，一直是这样的—个班子：社长伍良之（梁冠中），主编甄供，编委：杰伦、唐珉、春山，顾问：方北方、方修、吴岸，封面与版面设计叶玉佩。应该说，这是一个铁班子，钢班子。正是这种钢铁的意志和全力的付出，才使《燭火》得以越烧越旺，使这一华文文学期刊在那片以非华文为官方语言文字的国度里得以持续发展，不断出新出彩。

不寻常，自然是指《燭火》的成果与贡献了。十年中的《燭火》，先后设置“小说世界”、“散文天地”、“杂文作坊”等栏目，反映社会生活，发展文学事业；设置“文艺理论探索”、“作家创作经验谈”，从创作中总结经验，以理论指导创作；设“作家作品真情录”、“华教人物素描”，颂扬华人的奉献精神；设“小荷才露”，刊发华文学学校师生作品，并加以点评，培育华文文学新人；设“外国文坛”，加强与各国文学界的交流，相互促进发展，等等。此外，几乎每一期都配合当时的时事世态、文学活动，另设专辑，如“华教暨马华文学发展研讨会专辑”、“双福文学全国长篇小说赛颁奖礼讲座会专辑”、“方修文学生涯六十年庆祝会专号”、“桂林寻根和学术交流特辑”，直至“悼念四川大地震死难者”等，让期刊与时代发展的脉搏息息相关。可以说，无论是把握现在，还是筹谋未来；也无论是关注国内，还是面向世界，《燭火》都努力兼而为之，而且卓有成效。这样的成果与贡献，有目共睹，决非寻常。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燭火》已经长成一棵大树，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领地里撑起了一片蓝天，实在可喜可贺！

燭火传薪 十年回眸 ——马来西亚文学季刊《燭火》创刊十周年

1999年《燭火》文学季刊在马来西亚创刊，至今已经十年整，她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界一份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杂志。

办刊班底的志同道合和社会的支持力度是刊物成功的关键。社长伍良之先生、主编甄供先生，以及顾问方修、吴岸，编委杰伦、唐珉、春山等都是知名作家，其作品在文学艺术领域呈现出的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颇受读者青睐。十年前，他们志同道合，怀着追求真理的热忱和虔诚，共同组织创办了大马《燭火》文学季刊，这对于此时此地日渐边缘化的华文文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创举，也绝非易事，但是他们对编辑《燭火》充满了极大的热情，并始终坚持着共同的文学主张：“强调马华文学必须关心国家民族和社会，反映现实”。在这样班底的主持和这种共同信念的支持下，《燭火》坚守着文学的灵魂意义和反映现实的精神品质，一直为发扬华文文学传统和推动华文文学发展竭尽了全力。而社会的广泛支持又使《燭火》获得了应有的回报：十年间，《燭火》发行了近30期，从每期刊载的作品、文章看，作者可谓来自五湖四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刊物的每一期《鸣谢》一栏内，人们都会看到“各地作家朋友、热爱文学人士、华人社团及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的芳名、商号和机构名称，足见社会对《燭火》的关注与支持。在中国，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和文学院资料室，都各有一套完整的《燭火》。2008年6月，社长伍良之先生到广西

出席两岸三地三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世华文学家钦州文学交流活动周时，笔者有幸邀请他与图书馆领导会面，并参观了文学院资料室陈列的《燭火》及其他亚细安华文文学著作。令社长吃惊的是，20多期的《燭火》和新马作家的著作竟然一本也没看到，原来都被师生们抢借一空了！

《燭火》文风朴实、格调高雅，不仅题材广泛，而且形式多样，文章富有创意，颇具影响力。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文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是展示马华文化及世界华文文学的窗口，也是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的重要园地。十年来，《燭火》伴着华文文学的发展一路走来，她面向世界华人，注重世界各地华文（华人）文学创作和研究，构成且见证了21世纪的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展现了华文文学特定文学风采。《燭火》不仅成为联系作家与读者的桥梁，更成为联系时代与文学的纽带。每一期刊物，每一篇作品的后面都收藏着编辑与作者相知相识的故事。

《燭火》始终关注新人的创作动向，并设各类相关栏目，诸如“散文天地”、“杂文作坊”、“小说世界”、“诗海扬帆”、“文艺评论”、“信息百叶窗”、“小荷才露”等等。《燭火》兼容并蓄，内容包括杂文、小说、诗歌、文艺评论、报道等各种体裁。文学创作者既有知名的老、中、青年作家，也有文坛新秀，更有中小学在校学生。她为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展

《燭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示的舞台，为文学人才的创作营造良好的环境，打造了宽松的平台，使他们的智慧、才能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同时，《燭火》刊物还具有一定的文艺理论性，密切关注最新的创作，针对华文文学作家的创作给予评论。在对具体作品的评论中，不满足于就作品谈作品，而是能从一部作品中发现带有普遍性的趋势和动向。《燭火》也是传递华文文坛大事件的传声筒，刊登特别报道向读者传递最新信息。如第27期（2009年3月出版）专题报道“方修荣获‘南洋华文文学奖’”对作家方修先生的文学成就以及方修专题研讨会作了专门的介绍，“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对在越南胡志明市举行的第三届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作了专题报道，为广大读者了解华文文坛信息提供了及时的报道。《燭火》也设专辑或特辑来展现知名作家或青少年儿童的创作风采。如，第25期（2008年6月出版）“悼念方北方专辑”里，追忆方先生的文学成就和不平凡的一生，呈现了方北方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创作风采；第18期（2006年3月出版）“桂林寻根和学术交流”特辑，刊登了知名作家学者有关桂林寻根和学术交流的相关作品；“2005年循人中学华文现场作文赛优胜作品特辑”和“2005年全森华小诗歌赛优胜作品特辑”刊登了中小学生在文学大赛中的优胜作品。不仅如此，对于刊登的作品，编者都一一作了“一分为二”的中肯点评，从而鼓励并引导了青少年学生的文学创作，这不能不说是极具远见之举。

文学是人类的精神之根，文学的价值在于为现代人建构一个精神的家园。创刊于1999年的《燭火》承载现代文学理念、传播世界华文文学佳作，以其十年的办刊历史、鲜明的文学特色、良好的社会信誉赢得了同行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可。蓦然回首，过去的十年，《燭火》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不寻常的道路，这不仅是刊物发展成长的十年，而且是她不断鼓励青年学子、引导文学创作的十年。从创刊、发展到走向成熟，其间历经十载寒暑春秋，一路风雨兼程，孜孜以求，展示着耕耘者上下求索、不懈努力的文学追求。伍良之先生等办刊者为刊物的发展付出了惊人的努力，十年来坚持文学的真理，热情扶植文学新人，不断推出优秀作品，使《燭火》成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园地；《燭火》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切入，以关心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为追求，坚持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不媚俗，不设壁垒，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文学的神圣殿堂。她怀着真诚朴素的心彰显华文文学的魅力，点染世界华文文学五彩斑斓的文坛胜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高台，起于累土。展望未来，在漫漫文学长路上，也许还会有困难和挫折，但我们始终相信，十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个新的起征点，十年之后，《燭火》文学季刊始终如燭火般照亮着人的心灵世界，正如燭火传薪，传递着无限生机。

2009年5月15日于南宁

（作者：覃盛发，中国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张淑云，女，中国广西教育学院教务处文学硕士）

《燭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 刘发振

庆贺《燭火》创刊十周年

对联（一）

燭火点燃 灵光耀邦国
季刊传递 文化益族群

对联（二）

燭火长燃兴教化 季刊名著耀文坛

对联（三）

甄供闻名编著述 春山翰墨赋诗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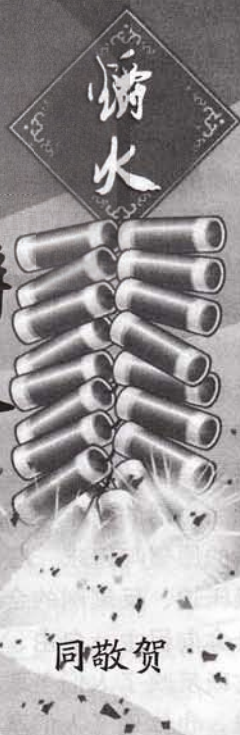
七绝：

燭火创刊十周年 名家执笔激情牵
诗文荟萃应时献 毅志坚贞育俊贤

（己丑年 30-4-2009）

《燭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十载耕耘不懈
喜见新苗茁长



霹雳怡保

麦翔 韩应基 吴章明 韩应伦

丘运达 李亚志 怡保巴占小绿洲图书馆

陈亚妹 马来西亚诗词研究总会

怡保山城诗社

同敬贺



方修作品所展现的本土意识

方修是新马著名的文史学家。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编撰及新马华文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他也进行诗文创作。从方修所著述、编辑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方修秉持着本土意识，几十年如一日，认真、执着、任劳任怨地搜集资料，翻阅书刊，写稿，目的就是要让反映新马（新加坡独立前与马来亚是一个整体）历史现实、社会生

活、人民意愿的文学作品文本及有关史料得以保存下来。

方修的本土意识是强烈的。他在作品中反映了深厚的本土意识和深刻的社会变迁。

众所周知，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里所说的本土意识是生活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新马本土社会的广大民众，在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观念、价值取向、心理感受、生活意愿等社会意识；它既有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需求与评价，也有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愿望与追求；它既表达了本土广大民众反压迫、反剥削的合理权益，也宣示了本土社会向民主、自由、平等目标前进的趋势；它既反映了人们争取过好日子的物质生活诉求，也体现了人们享受美好健康的精神生活意向等（包括继承传统民族文化的精



方修手不释卷，研读《鲁迅研究》

华，发扬多民族团结、友爱、和谐相处的良好关系)。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新马先后独立的超过半个世纪历史时期中，这种本土意识，概括为反封建反侵略（包括反殖民主义统治）及争取民族民主的理念。方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便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学习，本土意识也在他身上扎根。方修说过，“本地意识也可以说是‘土生意识’，或者具有在本地扎根的思想

倾向”。（《由抗日文学想到的》）由于文学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方修为之编撰史书的战前战后六十年的新马华文文学作品以及他本人的创作，自然而然地反映了这种本土意识。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新马历史社会的变迁。

方修指出，马华新文学的历史是一部马华新文学的自立运动史。一方面，马华新文学虽然曾经接受中国新文学的哺育，但却一开始它就表明了对于中国文学的相当独立性；另一方面，它是马来亚文学的有力一翼，与马来亚其他民族的进步文学共同致力于本地的民族民主运动。马华新文学自发轫以来，它就是马来亚华族社会的一种教化工具，它反映新马各族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愿望，包括政治诉求。

“早在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很多作品



已经取材于新马的社会现实，如猪仔的贩卖，店员、厂工、人力车夫的悲惨生活，青年男女学生的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等等。”（方修《马华新文学简说》）1929、1930年间，新兴文学风行以后，不仅一般作品的南洋色彩（热带生活气息）愈见浓郁，许多深刻反映新马社会本质的作品也大批出现。这期间，“世界经济大萧条，新马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人民失业浪潮汹涌，现实社会问题更加令人注目”（引文同上），不少作品表现了强烈的反殖民统治的意识。展现本土意识的作品作为马华新文学主体形成了大势之所趋；甚至于1930年出现了强烈的反殖思想以及突出的建国意识的作品，如海底山的小说《拉多公公》。方修认为“也许那是由于二十世纪初期，东南亚地区已有一批有志之士在奔走呼号，以独立建国为己任，马华作家得风气之先”。（《不研读史料，不配谈历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后，马华新文学界已将反侵略反封建当作文学工作者的使命或任务，同时，也有“反封建，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所谓‘民族自由更生’，也与‘反侵略’相同，是‘反殖’、‘争取独立’的意思。”（方修《不研读史料，不配说历史》）。由于“反殖”、“争取独立”等字眼，在当时是一种禁忌，报刊都予回避，所以出现了含意相似，却用不同字眼表达的现象。同时出现的“马来亚文艺”、“马来亚新文学”这些名目，也开始深入人心，标志着本土意识的不断加强。一些报刊不时出现“一些文章大力的强调‘地方性’、‘现实化’，强调注重本地社会实践、运用本地资料来研究问题、讨论问题，也就是坚持从‘本地’的角度或现实主义精神出发来看事物、搞创作”。如1940年铁抗写的《马华文艺是什么》一文，就说：“反侵略反封建是马华文艺的另一特质”。此时文艺工作者提出社会任务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还早二

年。这也从另一角度透露马华文学的独立性。当日本侵华后，接着向南进犯马来亚，这时期，文学作品“侧重在反对外侮，抗敌卫马，如抗日、反法西斯等”（方修《不研读史料，不配谈历史》），抗战文艺运动兴起，反侵略反封建的主题统摄了一切文艺部门，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南侵，由于“抗日卫马”的号召，本土意识急速提高；新马完全沦陷后，进入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与侵略者短兵相接的阶段，本土意识就更加鲜明。从沦陷时期遗留下的诗作，短文或抗日歌词都是明证。这方面，方修在《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一书中有具体的评述。

1945年日军投降后，英殖民当局重返新马，实行掠夺新马资源与奴役新马各族人民的殖民统治。经受战火磨炼与世界民族独立解放斗争鼓舞的新马人民，毅然决定起来反对恢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自主，这种本土意识成了社会思潮的主流。所以，战后初期（1945—1948年）各种文学体裁的重要作者与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这个基本主题。方修在文学史著述中做了这样叙述说：“反对新马分裂，要求独立或自治，支持亚洲各地区的民族民主运动，反映新马人民对于摆脱殖民统治的愿望与行动，刻划在反殖斗争中出现的新型的人物形象，或者描写沦陷时期人民的抗日卫马的英勇事迹，以及和平后的胜利果实被掠夺而恢复了的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的生活等等。”（《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下册）1947年、1948年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显示了马华新文学自主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思想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本土意识更明确了。1948年3月12日在吉隆坡发表的总结文章《马华文艺论争的诸问题》（一个座谈会的结论，文萱纪录，刊民声报），认为文艺界应该明确地“要求马华作家和广大文艺青年，应该在生活上和感情上与马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互相结合，以便了解他们，表



现他们，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新加坡的总结性文章《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一个报告》（1948年3月27日发表于南侨日报《南风》副刊）也认为，“……马来亚的民主力量，已经能够独立奋斗；……马华文艺就有提出注意本地事件的必要，……提醒大家多写此时，多写此地的题材；也即是提醒文艺工作者配合马来亚变革的现实，注意马来亚问题，服务于马来亚的改革，……”方修说，“1948年以后，注重此时此地，已经成了普遍的创作现象”。（《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社会意识、文化思想的发展、进步，本土意识在广泛文学作者心中落户，已是水到渠成的事。

方修在文学史的著述中写道，“1953年反黄运动兴起以后，本地意识就完全取得支配的地位了”。新马社会运动升涨，新马人民终于重新喊出了反殖的呼声，普遍地要求结束英殖民当局武力镇压马来亚民族解放斗争引起的战乱，争取独立自主。职工运动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改善生活的抗争。许多作品都力求反映当时本地的重要现实。青年学生、城市工人、新村居民等等，常常成为一般作者描写的对象。对健康文化生活、合理教育设施的要求，对崇高社会理想、美好新生事物的讴歌，对黑暗现实、腐朽现象的抨击，成了文学作品体现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

此后，随着新马先后摆脱英国统治，成为独立国家，爱国运动、民主运动在社会发生重大变迁的新历史时期，展现了新的内容诉求；而国际性的改革社会、改善民生、反战、抗暴等等民众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也对新马带来冲击。于是，反映新形势下的社会现实、生活风貌、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在新马大量出现，让文学作品的本土意识在鲜红的本土社会血肉中，渗透着世界性潮流的色彩。一批土生土长的文艺青年在文坛崛起，则增添新马文学的新亮色。如描写底层民众的生活与意愿、刻划劳苦民众的

新人物新形象的作品，蔚然成风。方修指出，这些作品“描述了发生在工厂、农村、胶园、矿山的种种感人的故事，特别是表现了劳动阶层的许多友爱团结、守望相助的好人好事。”（《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此外，好些作品则通过国际时事题材，表现支持正义、谴责邪恶的思想情怀，如反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反霸权，反日本黷武主义等等。另有一些作品则抒发爱国主义情怀，寄托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期盼祖国明天更光明，憧憬祖国河山更美丽。当然，也有一些作者专注于叙写社会各界人物的悲欢际遇，虽然缺乏时代精神，有的则缺乏深刻的社会省思，却也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体现了另一个层次的本土意识。这些，在方修的作品中，都有所评述。

总之，我们在方修的作品中，看到了新马本土意识质量演变的历史过程，看到了新马社会变迁的历史痕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方修秉持的浓厚的本土意识。以下试归纳谈谈方修是从哪几个方面展现他的本土意识的。

一、方修重视文学作品的现实性

方修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清楚地表达他的文学观点：文学作品必须反映现实社会、广大民众的生活及其意愿。这种现实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方修从少年时代起就把根植于本地现实土壤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及生活经验、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他能以发展的观点，关注、了解新马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的本质问题及社会发展动向。

方修认为新马独立前，“存在于本地区或影响本地区人民生活的侵略行为，不义战争，殖民统治以及封建性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等等”，是攸关新马社会的本质问题，这就促成新马文学的基本精神是反侵略反封建。反映到具体的文学作品上来，就有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反



封建的作品，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工农大众反压迫、反剥削的作品（即所谓新兴文学，其中，不少作品描绘了新马经济大萧条打击下的社会面貌），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期的描写各阶层人民抗日卫马活动的抗战文艺等。这些作品反映了那个时期新马重要现实，揭示了社会本质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披露了新马人民争取民主改革、民族自主、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包括间中反抗日军统治）的社会发展方向，方修把这类深刻反映社会生活并揭示社会矛盾、社会结构及社会发展方向的文学作品，置于高层次的文学史地位，既符合历史精神，也显示方修秉持的本土意识在他从事的文学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方修秉持的本土意识，促使他重视文学的现实性，关心新马不同历史时期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生存命运及其思想、感情和意愿。

例如，在战后初期的文学史叙述中，方修评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赞许这些作品充满了殖民地人民的要求自主的心声——那才算真正是“渴望改变现实的呼喊”。认为这些作品反映新马人民积极摆脱殖民统治的愿望与行动，表现了“时代的特征、生活的主流”。对于这期间许多优秀作品，描写沦陷时期人民抗日卫马的英勇事迹，以及和平后因胜利果实被掠夺而恢复了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生活，方修用较多篇幅进行评介，肯定它们的历史意义与作用。

方修也注意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作品所反映的是新马社会的次要问题或生活现象，认为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收获。如战后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写作环境恶劣，言论的限制很严，一般作品取材于都市或乡区的灰暗面，诸如描写“上流人家的丑恶，教育界的黑幕，小市民的生活，私会党的活动，封建农村的小悲剧，一些卑微人物的不幸遭遇等等。”（《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

此外，即使是反映与新马地区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地区的现实或问题，方修也认为这也是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本地人民的愿望。如战前中国的北伐革命，抗日战争，战后的韩战越战等，由于和本地的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文学作者是站在本地立场，表达本地人民对于这些事件的意见和主张或感受、期盼，从而体现了特定时期的本土意识。这也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不容忽视。

二、方修重视文学作品的人民性

人民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社会、国家的最基本因素是人民。因此，本土意识强烈的方修，自然关注在新马土地上生活着的广大民众；而文学即人学，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其描写的主要对象，不能不是广大民众。方修认同为人民服务的文学观点，重视文学作品的人民性。

（一）从方修的著作及他所编辑的文学大系和个别作家专集中，可以看到方修对作品的评选、评价，是以作品所包含的人民性为重要的衡量指标。方修把立足点放在新马广大民众这一边，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看待新马社会中的人与事以及社会发展的前景。

方修认为，“马华新文学是以人民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的。……

马华新文学作品经常以劳苦大众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作品的主人翁，描写工人、农民、店员、车夫、小贩、青年、学生在殖民地封建社会中的生活实况及心理愿望。马华新文学在萌芽时期就已经确立了 this 写作方向。如 1920 年出现的短篇创作——苏正义的《小劳动者》，就描写一个少年学徒许苦儿受到欺凌压迫的种种遭遇……”（《马华新文学简说》）

不仅如此，方修也看到民众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能动作用，看到独立前的新马社会，在民众力量的推动下，必然要朝着符合于广大民众利益的方向发展，实现结束英殖民统治而独立，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民主权



利得到提高。方修说，华人参加新马地区的开辟已有悠久的历史，为本地繁荣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可是直到二十世纪初，他们无权过问本地的事务，特别是劳工阶层，还是受到封建地主和外国资本家的重重压迫剥削，生活没有保障，待遇没有改善，他们对于这种现实，怀有强烈的不满，有高度的反封建反殖民统治的愿望与民主改革的要求。那个时期的新马华文新文学成了表达他们要求与愿望，提示社会发展前景的文字载体。于是，方修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将这些文学史实编写成书。方修编撰的战后新马华文新文学史，同样展现着人民性的厚重内涵。

(二) 方修认同符合广大民众利益，促进新马社会改革发展的先进思潮、思想观点以及有关社会实践活动。翻阅方修的著作，这种人民性的意蕴，总是在方修评述作家作品及文学整体发展的字里行间展现着。

方修认为，“马华新文学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马华新文学简说》）由于受新兴阶层的思想所引导，“许多作品对改变现实的要求很坚决、彻底。例如一九二五年初出现的新晓的独幕剧《买婚书》，作者把一切的结婚仪式都否定了，主张建立一个没有遗产的继承，而有儿童的公育制度的社会。其后出现的作品，接受新兴思想的领导的现象，便更加显著了。……”

因为，马华新文学要完成它的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务，就自然会接受新兴思想的领导”（引文同上），这与新马广大民众为自身的生存、生活权益而努力奋斗，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自主的改革社会与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是一致的。

就以战前的情况来看，根源于本地社会性质的引发，马华文学的主流思想，是以反侵略、反封建为核心思想内容。方修评述道，“早在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前的中日战争初期，新马各民族人民大众已经洞烛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南进侵略的野心而展开了一系列

轰轰烈烈的反侵略行动”，如抵制日货、锄奸、筹款抗日、退出日人经营的矿场等等，抗战文艺随之蓬勃开展。而当1941年底，日军侵入马来亚，进攻新加坡，新马社会掀起了抗日卫马的运动，市乡各地出现很多街头剧、朗诵诗、壁报等等，很多文艺活动都侧重在配合招募义勇军，动员人民，鼓舞士气，以保卫新加坡，击退侵略军。在新马沦陷的三年八个月黑暗日子里，人民在先进思想指导下，继续开展不屈不挠的种种反抗斗争，直到最后胜利。这期间，永垂不朽的抗日文学记载了这段抗日卫马的史实，体现了人民的抗敌保家的坚强意志、英勇行为、奉献精神。方修指出，“历史的演进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马华新文学的历史轮廓》）。战后的新马华文新文学，在反映新马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与生活图景以及人民的意志与愿望的创作实践中，符合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讲求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先进社会思潮起着指导作用。方修在文学史的编著中，都作了真实的表达。

总之，方修在评述新马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的时候，对那些代表人民，同情人民，反映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意愿，表达符合人民利益和历史前进方向的思想倾向，塑造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人物和展示人民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创造性及奉献精神的优秀作品，总是给予高度评价，摆在文学史的重要地位，说明方修重视作品的人民性，这与方修的本土意识厚重是分不开的。

三、方修重视文学作品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怀

方修从少年时代起就在新马生活、学习和工作，今年已届八十六高龄。他对新马社会、土地与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他把个人的生活与文学事业同新马社会与人民的利益、前景紧密地联系起来。他反对损害新马社会



与广大民众利益的恶人坏事（如封建主义的专制恶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英国殖民地主义的掠夺统治罪行等），他赞扬爱国爱民英雄志士。推而广之，方修厌恶各种小人及其卑劣行为，如撕裂图书馆收藏的新马文学史料之类国家文物，卖友求荣等等。但对真诚帮助朋友，热心为民服务的人及其高尚品行，方修却非常敬重。方修这种是非分明的爱憎之情，在他的作品多有表露。

例如，方修在《关于林连玉》（收入《息游集》）这篇短文中，高度赞誉为华文教育奋斗一生的林连玉，颂扬他不为名不为利，公而忘利，义无反顾，不为威迫利诱所动的硬骨头精神；说林连玉“表现了马来西亚华裔的顽强不屈的民族灵魂。”

又如在《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上册）一书的第二编“沦陷时期（1942—1945）”中，他带着深切的感情评介了抗日志士、文艺殉难者简历及他们感人肺腑、光照日月的诗文。方修在他写的《读抗战史话奉和Y君》七律中，也表述了他敬仰英雄烈士的思想感情：“沐猴话剧等闲看，乱世由来行路难。烈火洪炉销废铁，英雄豪杰闯千关。青山恒古伴忠骨，史册无情记巨奸。莫计穷通与逆达，且留清白在人间”。

方修本土意识厚重，他热爱在新马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正直、勤劳的人民。在从事文学史的研究、著述工作中，他一直关注爱国主义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特别是1956年文艺界提出了“爱国主义文学”，方修在当年的马华文艺界年终总结文章中，就给予肯定，认为这口号是主张文艺工作者应该热爱马来亚，悉力参加本邦独立建国事业的。认为这是战后初期所提出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口号进一步发展，而且概念更明确，显示出文艺作品马来亚化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标出文艺工作者和本地独立建国事业的密切关系。到1958年，有作者倡议“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方修即在年终写的《一九五八年的文艺界》文章中，认为这口

号的提出最为适当，它明确地指明马华文艺的总方向。事实上，方修也正是适应新马社会的发展形势，在独立脚步迈向新马人民面前时，认为“我们需要进行政治经济的建设，也应该建立自己的文化，整理自己的文化遗产”，包括马来亚通史，马来亚文学史等等。方修的本土意识何等踏实，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何等赤忱。就在1957年方修开始整理、编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工作，并从此为这项工作投入毕生心力。

方修厚重的本土意识，他的赤忱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怀，也延伸到对一些非土生土长的作家所写的有益于新马社会、人民的作品欣赏，以及予以价值上的认同。如对中国作家胡愈之的大量政论散文、国际时局专论，尽管许多内容写的是新马以外地区的问题，但在方修看来，他是代表本地读者说话，吐露本地人民的心声。尤其是胡愈之主张的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要求实行民主改革，澄清吏治，开放言论等，可说是真正的成为民众喉舌，舆论前驱。

又如方修也重视郁达夫在新马时期的作品，主要是一批短小政论，评析当时的中国抗战以至世界大战的局势，鼓励马华救亡工作，坚定了读者对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最后必将胜利的信心。方修说，“郁达夫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伸张的正义节操，无疑是应该受到世人的敬重的。新马人民不会忘记这位中国作家在新马留下的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其精神实质，与新马本土意识是相容不悖的。

四、从本土意识出发谈文说艺、知人论世

方修作为一个华族文化人、作家，他接受中国旧文学的熏陶，他更接受中国五四运动后兴起的新文化、新文学的影响，同时，他也吸收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文化、文学的滋养。他是以新马社会本土意识为根本，接纳



母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学的哲理智慧、民主精华、品质精神，藉以巩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历史责任，增强对社会、对人、对文学的了解，提高文学艺术赏析与创作能力，以利于更好地从事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学术性

的编著及文艺创作。方修几十年的文学史的编写、史料的编辑以及创作的文学工作实践，和他所取得的丰硕成绩，对新马文学的发展，对新马社会人文的发展，做出的宝贵的贡献，就是很好的写照。有关文学史方面的情况，不说了。以下只举一两点，说明有关创作方面的问题。

方修对中国伟大经典小说《红楼梦》，素有研究，并出版了一本《红楼梦简说》（2005年12月又印行增订本）。事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港台红学家潘重规教授来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到处演讲，并在本地报刊上发表了好些宣传《红楼梦》主题是“反清复明”，否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的说法，误导人们对《红楼梦》的真正文学价值的了解，因而产生了一些本地特有的问题。方修认为，站在本地文学作者的立场，有必要提出来解决。于是方修写了一系列文章，“主要就是想在这一方面尽其一点批评的责任，还《红楼梦》一个比较真实的面貌”（《〈红楼梦简说〉后记》）方修就是这样，站在本土意识立场，对给本地文学界产生不良影响的言论，自觉地进行了批评、矫正的工作。

此外，方修也写不少有关鲁迅的文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本地报刊发表了诬蔑鲁迅的胡扯文章，方修熟读鲁迅的作品，深入了解鲁迅的为人，于是就挥毫撰文，发挥渊博的学识，宣扬鲁迅的高尚品格与战斗精神，驳斥了乌鸦文人的



方修

谬论。方修也写过一些有关林语堂的文章。在五十年代中期，林语堂做不成南洋大学校长，便胡言乱语，蛊惑民众，方修义不容辞地戳破他的“附势奴才”的嘴脸，指出林语堂“破坏华教，出卖华人，造谣生事，甘为民族罪人，乃是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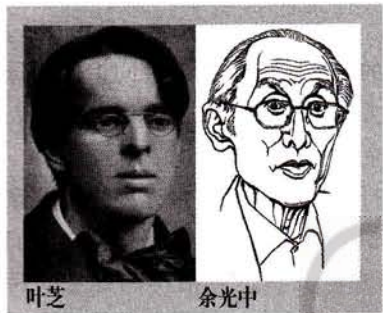
来有自，并非偶然”。（《鲁迅笔下的林语堂》）方修还在一些文章中谈论茅盾、郭沫若、胡风、周作人、林文庆等作家名人的言行故事，褒贬臧否，都基于这些人物的问题被带到本地来，成为本地文学界、文化界关注的对象。于是，方修从本土意识出发，运用他对这些人物的深刻认识，提出他的看法，以正视听。方修的文章，观点鲜明，相信对本地读者辨析有关问题有所助益，或增长知识，或得到启发，或从中吸取经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人们的思想意识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加上全球化进程的影响，社会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变迁、演进，人们的认识范围的扩大，认识水平的提升，人们的本土意识也不断深化，并增添新的意蕴内涵，如独立前与独立后的特质、差异，民族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矛盾互动，都值得进行深入思考、研究。方修作品所展现的本土意识与社会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颇具感性的资料。从方修作品以及其他作家作品的剖析、研究中，整理、归纳、概括出体现本地社会特点，符合本地社会发展的本土意识、文化精神，并加以宣扬，相信对加强、提高文学艺术乃至国家文化的素质是有益的。

（2008年11月22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将“南洋华文文学奖”颁予方修并举行方修专题研讨会，本文为作者受邀发表演讲的讲稿。——编者）

天鹅与凤凰的和鸣

——叶芝与余光中诗歌比较研究



叶芝

余光中

余光中曾经在他的文集写下这两段文字：

1. “对于一个面临目前中国现实的诗人而言，叶芝的意义应较艾略特重大。”（《望乡的神》）
2. “如果读者容我厚颜比附，则当时我的处境真有几分像叶芝。”（《天国的夜市》）

黄国彬、钟玲、李有成等学者认为叶芝的诗学可能深深影响余光中 60、70 年代的诗歌创作。私以为我们可以从余光中诗歌的创作技巧、意象、国家意识找到是源自叶芝相似的诗学系统。可以说，叶芝的诗学系统成了余光中探索诗歌艺术的参照系。叶芝提供了余光中若干构思程式，一系列的主题意象，以及沟通现代与传统、植根民族精神的路向。透过二人的文本比较研究，我们更容易掌握他们共同拥有的美学据点及诗学原则。曾经浪行于西方文学的余光中，深受叶芝的影响。叶芝的诗学系统让我们更能掌握余光中诗歌的主旨。余氏从叶芝诗作中的天鹅萃取养分并且在东返的创作历程当中，成功转化西方的天鹅为一只浴火再生的东方凤凰。如从影响、平行研究两个角度对叶芝、余光中的诗歌进行比较研究，我们更能发掘叶芝诗学在余光中诗歌创作中的特殊意义，呈现了余光中对叶芝的吸收。我们可找到理解二人诗歌的钥匙用之辨析二人作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这一系列主题意象为火的意象、天鹅与凤凰的意象、玫瑰与莲花的意象及天青石雕与白玉苦瓜的意象。余氏借鉴叶芝的意象而又赋予之中国的意涵。余光中以现代文学创作技巧来接通中国文学传统，特别更是旁采了西方诗人（包括了叶芝）诗艺，为中国新诗开拓

新的诗性表达空间。他们的诗学交汇点就是能掌握二元调和，而不被二元对立所局限。余光中与叶芝共有对民谣的涉趣，让他们借鉴民谣诗体，并以主题句、叠句及民谣的诗歌抒情性技巧入诗的手法，力求诗与谣曲相结合，让诗歌回到原有的音乐性。二人的创作均将诗的律动和意象相接合并产生出新的意境。笔者认为他们的尝试背后具有的乡土性、社会文化性的文学选择意义。

我们从余光中 60、70 年代诗作的剖析中，发现了和叶芝诗歌相类似的许多踪迹。其中有可作影响研究的文本证据，也有可作平行研究的文本参照。就时空的向量而言，余光中所处的 60、70 年代和叶芝所处的时代，对于二人同为知识份子的诗人而言，都是身处在时代动荡时期，诗人均感到自身的身份的不确定，且有一种被放逐的感受。诗人惟有像溯河鱼般回到爱尔兰/中国的母体文化的本源当中，或拥抱或逼近母体文化中的传统，去汲取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人文、山水等等，方能消解身份认同的错位及文化虚位的忧虑。作为叶芝的借鉴者，余光中在摸索全盘西化之后回归东方国家民族意识的创作道路上，叶芝似乎给他提供了许多诗歌创作的参照理式。我们因而接触到了许多叶芝及余光中民谣诗歌及民族国家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右)蒞隆作专题演讲,图为李树枝(左)与诗人合照留念。

意识的作品。这些作品让叶芝及余光中在被放逐的现象世界里,消解了乡愁,让读者感染了饱满的国家民族意识。

叶芝及余光中将诗作与歌谣互相结合,透过诗音韵的律动,民谣诗歌体的朴质性和知识份子诗作高雅的大叙述性取得了平衡和调和。叶芝诗歌中的火的意象、天鹅意象、玫瑰意象、性爱意象、战争意象则也许被余光中拈取筛选,透过其艺术经验的转化后展示了中西文学古典传统及现代诗性的相汇和共生发展。叶芝拥有自身丰厚的西方文学传统底蕴,他也接触了东方的印度佛经、中国及日本的艺术。余光中则拥有同样丰厚文学传统底蕴,他更接触了西方文学传统及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从叶芝的诗艺,余光中有意识地将上述意象转化成东方式的联想或找出可与西方意象平行及对比的东方意象。由此余光中的作品出现了天鹅与凤凰、玫瑰与莲花、爱与战争及天青石雕与白玉苦瓜混合共生的意象组合。叶芝与余光中将这四组意象提升至神性及永恒性的层面,将物性的天鹅、凤凰、玫瑰、莲花、白玉、石雕投向永恒。在放逐的现象世界里,叶芝和余光中往回走,回归到过去的人文时空。面对他们身处其中的现代现实现象,特别是在战争冲击下,民族劫难之际,他们仍不放弃理念追求,走向永恒的人文时空。他们痛苦地接受并体悟了火带来的灰烬、花的凋残、肉欲及战争带来的死

亡;但他们也自信地透过文学向死亡下战书,以诗歌来达到永恒救赎的彼岸。

笔者认为叶芝和余光中对文学的载体,文字非常有自信。叶芝终其一生在实践此文学理念,而余光中至今也还行走在与叶芝相似的创作道路上。笔者尝试将他们二人的五组意象及永恒追求化约成简易的公式。此公式为:出生(Birth)→死亡(Death)→再生(Rebirth),此公式正是人的文学或文学的人共同追索的母题。不论在西方在东方,这也是知识份子诗人必定会面对的命题。

除了自我抒情外,叶芝与余光中强烈国家意识的大我抒情,同样让我们印象深刻,他们以祖国人文山水的变奏达致精神的返乡。诗人、民族、国家相契合,让他们的诗作具有了丰盈的感性和高远的格调。作品的精神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至少就他们二人一生的创作历程来看,当是可以成立的。余光中有警句曰:“敢在时间里自焚,必在永恒里结晶”,历史的进程成了叶芝和余光中诗歌的注脚。在时空的向量中,爱尔兰及中国必定以他们的名字为荣。在中西文学里,叶芝的天鹅与余光中的凤凰穿越了永恒而交相和鸣。

后记

倏忽间,答辩后和余斌教授道别已经一年。还记得台湾师大三年级的假期,萧亮期师过世后,系上师长转送我一套萧老师珍藏的余光中教授系列著作。就这样开始关注余教授的作品。我无法忘记多年以前在台北松山机场接余光中教授回师大英语系演讲的情景。在计程车里,我和余先生谈了一点对他的作品心得感受,我从他的眼眸体会到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丝丝乡愁。我曾尝试在冬雨的厦门街寻思诗人的背影,也曾在十三年后南京大学(前为金陵大学)的校园试着遥听五陵少年的跫音。如今诗人飞抵吉隆坡带来文学飨宴,得以亲炙大师,问了大师两道问题,欣喜非常,久久不忘!在这里敬祝余教授八十岁生日快乐,老的漂亮!



城市散步

有时候，独自坐在被烈日烘热的车子里，总会有股想出走的冲动。

然而念头突然消逝，也许是温度在作祟，还是人已经怠惰起来了。从来不敢说自己走过了多少路，给予人的印象也似乎不像爱动的人，但我总是认为散步其实是一种很舒服的活动。回到了这个不适合步行者的城市后，深怕这原本正常且随意的动作，都变得奢侈起来。

《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

认为步行能够拉近与自然的关系，却对城市的一切嗤之以鼻。想

必是19世纪的工业化都市多么的丑陋，而让这位作家不敢亲近。偏偏在自己身在外国城市的几个年头里，虽也爱青山绿水，最喜欢的却正是在城市里游荡。出门前草草策划了路程，略将景色计算在里头，从哪个方向可以看见老建筑，拐到哪个小巷有雅致的店面等一切看似很琐碎的因

素……这习惯还是在刚开始上班后渐渐成型的。由于上班的地点离开住处很远，需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够到达车站，而恰好在公车沿途上都是城市里最精致的数条老街道，因此偶尔下班后还会兴致勃勃地四处溜达，甚至绕远路到车站。接着，习惯了从公司走到最近的面包房，然后到老旧的书店翻翻书，再到精品店跟老板说说话。街上灯光和微微的冷意参杂着这个城市独特的味道，有点陈旧的俗气却其实富有人情味。城市里固然没有大自然中泥土的芬芳、壮丽的景观，但她丑陋得竟然有些许可爱，正是因为有“人”这因素的存在。

有时候这一切也不全然在计划中的。想遇见的人、事、物以及不同的感受会在路程中酝酿着。即使是每日的午餐，若不是到菜市场，也宁愿走个十五分钟，到喜爱的店铺去买暖暖的便当。路上看见校园里各种花卉，随着季节变化而渐渐不同。焦点从春天的小小樱花道渐渐转移到夏日的月季花坛；秋日的落叶纷飞突然就剩下光溜溜的树干。就连冬日，每日变化的雪景竟然也带来连连的惊喜，在路上不知发自内心暗暗地赞叹了多少次。

步伐中感受的不只是心灵的悸动，也是味觉与听觉和世界的触碰。路途中听见树下悄悄的话语，接着一阵又一阵的蝉鸣，或是城市里独特的车鸣与风声。有时候在暗夜中安静得听见脚步声——自己的，还有别人的——有规律地融入环境内，再渐渐消失。这种平静是会让人有种很莫名的感动，仿佛大家共同拥有的另类语言，却各自朝着不同方向前进。又或者是，某一瞬间从里弄之中飘出的一阵浓郁酸菜味，将刚刚经



过的小贩的油腻味稍稍掩盖了些，怎知身边突然又隐隐约有股都市丽人的香水味。因此只要稍稍留心，总会在路途体会到“五味杂陈”的感觉。偏偏城市的花呢，都不怎么会芬芳。

对于我来说，散步也是让时间缓慢下来的方法之一。日子过得太匆忙压迫，只有在那短短的饭后散步中找回生命应有的正常节奏。特别开心的时候，还会对街边的小贩、到处溜达的野猫微笑，偶尔还喜欢哼起不知名的音乐。身上几乎都没带随声听，身边的景色却能够让心中响起随意的乐曲，再定格成为图像。后来，似乎不太满足于图像定格在心中，于是就随身带着相机，答应自己不能够再错过沿途中最平凡也最美好的事物了。同时也像个怪人般喃喃自语，自以为潇洒地“流浪”街头。其实还不是自己一厢情愿地，在半生熟的地方悠然散步，幻想自己过着很诗意的生活。

散步本该与诗意划上等号。

将相思和喜悦赋予稳健的步伐中。将哀伤，苦恼留在街头。

然后带着平静的心回家。

似乎在哪里听过：生命犹如一个人的散步，也许偶尔有汽车代步，但重要的路程，总得要自己走，才能慢慢从中体会、细细感受其美丽。无论身边的人和景色多无常，生命的体验也只有在步行者的心里。每一个步行者往往思念独自行走的景色；行走的时候也会思念身边一起漫步的人。脚与心的联系，相互交织在不知不觉的脚步之中。

所以每当我沉静下来回忆我的脚步和旅伴们时，我悄悄听见心里还依然想在城市里走路的声音。你说，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在吉隆坡的街头游荡吗？

◆谢承运

秋 枫

秋天来了。

抵受不住微凉的秋意，几片枫叶径自换上了红色的秋装，悄悄绽放著诱人的艳丽。渐渐的，越来越多的叶子跟著穿上了新衣裳。伴随著秋风在林间奏出音响，远方的枫林里，秋枫正开起了盛宴。

夹带著远方的秋意，秋风吹进了小镇。小镇里的树叶，也一片接著一片地被秋风染上了秋色。秋意，逐渐蔓延了整个小镇。

好不容易结束了忙碌的一天，在独自走回家的路上，我禁不住也陶醉在这片被染红的秋色之中。“这是在家乡没机会见到的景色啊，我应该趁这个机会找个闲暇时间出外走走，放松自己并好好享受这个漂亮的秋天”。

作者简介： 1999年高中毕业于吧生中华独中，2003年大学毕业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目前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物理系博士班。



谢承运近照



于是，我约了友人，挑了一个晴朗的周末上午，开车前往附近的一个州立公园。我所居住的小镇，处于山谷之中，因此附近有许多漂亮的赏枫景点，再加上我事先已经规划好了一条赏枫路线，沿途上不断出现让我和友人惊叹的景色。车子两旁的枫叶，有深红色的，金黄色的，紫色的，褐色的，夹杂著原本的绿色，层层迭迭，相间交错，缤纷斑斓，好不漂亮，仿佛是从哪位名家的油画跃然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这油画般的美景，一直随著公路延伸到尽头的转角才隐没不见。而在尽头转角出现的，却像极名画家不小心弄翻彩色盘，把颜料都泼在树林间。于是，我和友人不时停下来拍照，贪心地想把这诗画般的景色永远的保留下来。

深山秋意正浓，随著阳光从车窗扑入了车子里。不知不觉中，车子已经在深山里了，表示著我们越来越接近目的地。此时可以看到 Amish 人和他们的马车。Amish 人是一群十八世纪的德国移民后裔。在现代文明大举入侵人类社会时，他们仍严格遵守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丝毫不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过著没有电器、没有车子的生活。尽管如此，他们仍是一个很和善的族群。因为难得见到 Amish 人和马车，我和友人很兴奋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以善意的微笑回应。

车子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经过长时间的颠簸，我们先在湖边休憩，边野餐边欣赏湖边枫景。可惜此时无法在湖上泛舟，否则从湖中欣赏这片湖光山色定是赏心乐事一椿。公园里并无太多游人，大概是因为天冷的关系吧，人们并不想到户外去走动。其实游客不多也挺好的，至少不会破坏这深秋里的宁静。

待得大家都吃饱了之后，我们沿著公园里的小径往枫林深处前进。公园里有好几条步道，每一条都可看到不同的景象，惟处处可见金黄色的落叶。枫树与枫树之间遍布著仍是绿色的针叶灌木植物，落叶堆中也亭亭立著不知名的鲜花。针叶的翠绿和鲜花的嫣红，为这片冷风嗖嗖的枫林保留了一丝的生气；尽管如此，它们却掩藏不住秋天萧瑟的愁绪。落叶，静静地躺在泥地上，残留在枯黄色中的几抹橘红，默默地诉说著原来的美丽。树梢上，挂著仍不愿离开的叶子，然而，待秋风一过，不管它们如何不舍，却也必须随著秋风离去，凋零。秋风，先是替叶子盛装打扮，待到枫叶正绽放著最后的美丽时，就无情地把它们带走。秋天，在此时带出了淡淡的离愁，也轻轻地触动了我思乡的情怀。

寒意，在日落之前就早早来袭了，驱赶著已经沉溺在这秋境中的我们。离开前，友人捡起了落叶留念。我也跟著蹲下身，拾起的，似乎不是落叶，而是一片片的乡愁。把这些乡愁都收到口袋里以后，踩著满地的枫红，我们就此轻轻地踏上了归途。

◆吴汉钧

父亲的手

上一次牵父亲的手，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小时候外出时，父亲或母亲总是会牵着我们三兄妹的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喜欢被父母亲牵手。被牵手好像自己仍然是小孩子，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于是开始挣脱父母的手掌。

不记得从几岁开始，父母就不再牵我的手。从小五开始，我就花很多时间在学校和课外活动；从中二开始，我留在学校的时间更长；高二，我开始在外头租房子；大学离家到新加坡，进而在新加坡定居。

一晃眼，挣脱父母手掌已二十多年。

上个星期，我刚用过午餐，正准备到公司上班时，接到母亲的电话。电话的另一端是母亲浓浓的鼻音：“你爸在医院里，他心脏不舒服，全身发抖冒冷汗。”

我的心急了，有措手不及的感觉，因为虽然知道父亲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但从不曾听父亲说有心脏疾病。

我在400公里外的岛国上，只能一边工作一边等母亲和弟妹的进一步消息，两个小时后买了翌日一早回吉隆坡的机票。

夜里，我告诉妻，父亲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父亲，不应该遭受这种痛苦折磨。

虽然不富裕，但父亲最看重我们的教育，从小到大，只要能够念书，一定不肯吝啬对我们的供书教学。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很顽皮，把用不完的作业簿撕下来折纸飞机，结果吃了一顿藤鞭餐。随着年岁增长和日益懂事，我知道自己折纸飞机作一时之乐，却浪费了父亲辛勤工作赚来供我们读书的钱。

升高三那一年，学校有个到日本作交换生的游学机会，师长都很鼓励我报名参加，但我知道家里没有这些余裕让我到日本去。有一个热心的老师知道后，愿意先把钱借给我。父亲知道后最终决定掏腰包让我去。我不知道父亲内心经过了什么样的挣扎，但钱包肯定为此大出血。我知道

作者简介：

1999年加入新加坡《联合早报》当记者至今
1999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材料工程系
1995年毕业于巴生中华独中

父亲此举很伟大，因为他为了我们这个家，46岁了都还没坐过飞机出国旅行。

在新加坡念大学，虽说有贷学金，但一年过万令吉的学费和生活费，仍足以把家里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自己工作了，知道一年存一万新元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父亲当时还得照顾一家大小。

三年寒窗，花了家里好几万令吉，我明白父母一定希望我能够当一个工程师，无奈自己书念得不怎么样，材料工程系毕业了，却实在无法待在这个行业，所以转而投入了新闻工作。我可以感觉到父母有些许失望，但他们依然给我支持，只要我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好。

下了飞机感到家附近的医药中心，父亲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可以出院了。正巧表姐来访，父亲坐在病床上和她聊着，我站在一旁陪着，视线不由自主落在父亲身上。

父亲开始谢顶，过去浓密的白发已经变得稀疏。父亲很年轻就开始出现白发，我小时候常想，父亲是不是很辛苦，所以这么年轻就花白了头发。不过，父亲的头发一直很浓密，这也是我多年来向朋友们夸口我家族男性不会秃头的根据。

尽管我知道父亲属于干性皮肤，到了冬天国家皮肤特别容易龟裂流血，但这一次父亲手背和手臂的皮肤看起来特别干燥、特别粗糙。仔细看父亲的容貌，他真的老了，已经不是我记忆中、想象中那位仿佛不会衰老、仍有无限精神气力的父亲了。

我从没站在这个角度看父亲，也从没多花时间关心父亲。从高二离家生活到现在，十五年没住在家里了，但我该为自己找这作借口吗？身为在外工作的长子，我只知道往家里寄钱。父亲为这个家做了那么多牺牲，但听到电话那一端母亲浓浓的鼻音时，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母亲，只能让母亲和弟弟赶快找医生治好父亲。

相隔二十多年再度牵起父亲的手时，才发现原来牵手已在不知不觉中变化成搀扶了。



◆麦碧瑄(初二红)

夜晚里的天空

昨晚，我站在阳台……
一阵凉风吹来，吹到我的脸上。它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令我感到分外舒畅。

我放下我手中的湿衣服，走到阳台边靠着，抬起头，望望天空。

那晚的天空，星星在闪烁，好似无数的眼睛，在外太空观察着地球上的人们；那晚的月亮，躲到云层里去了，像是一位羞答答的姑娘儿。我看着、看着……

它令我感到好奇；它把我所有的、一切的、不必要的烦恼，通通抛到后头，脑子里空白的；天空是深蓝

的。

小学老师说，天空上无数的星星奇妙的，他们能构成了不起的星座，指引我们方向；老师说，月亮之所以会不同的形状、不同样貌与我们“见面”，就是原谅顽皮得溜来溜去，把地球绕得团团转。

听老师说……在听老师说……

而回忆起幼儿园时，老师也曾教导可爱的我们唱着：“一闪一闪亮晶晶，漫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发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漫天都是小

星星……”回到以前的我们，手拉手，为成一个大圆圈，快活得唱着它。

如今，我羡慕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羡慕那些童言无忌的小朋友们。我羡慕、不怀怨的那种羡慕！

“姐姐、姐姐啊！你晒好衣服了吗？”一阵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里，把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我才想起还未晒好衣服。

我再次望望天空，无数的星星还在闪烁着、闪烁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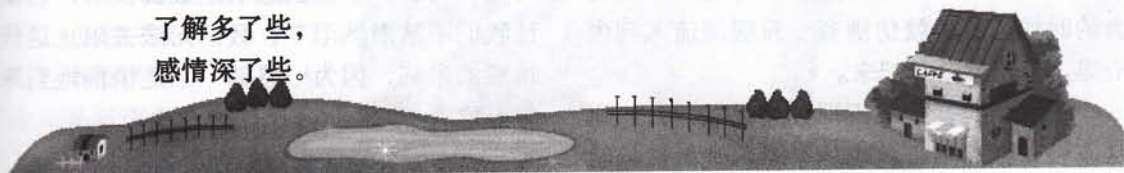
◆麦碧瑄(初二红)

二红，我们共同前进

那年，
是我们的第一次。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交谈，
第一次拥有共同的目标，
第一次共同拥有战胜的喜悦。

今年，
是我们相遇的一周年。
长大了一些，
相处久了些，
了解多了些，
感情深了些。

少了，
那年的他们。
留下的，
只能任我们去回忆。
多了，
今年的他们，
所有的你们，
让我们心连心，
共同前进，
打倒一切一切的障碍。



◆陈凯彬(初三黄)

绿色音符—树?



树在大自然界里是最普遍也是最常见的绿色植物。大部分的树长出来的叶子都是绿色的,让大自然界中充满了希望和温暖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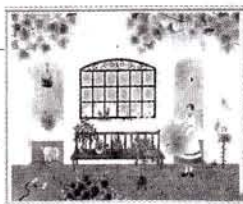
树主要分成树根、树干、树枝和树叶四部分。树根一般上都长在地上,一棵树的底部有很多树根。树干则分为四层。第一层是树皮,树皮是树干的表层。树皮可以保护树身,并且防治病害入侵。在树皮的下面是韧皮部,是负责把糖分从树也运送下来的纤维组织。第三层是形成层,是树干的生长部分,所有的细胞都是有形成层生长出来的。第四层是木质部,负责把水分从根部输送到树身各处。

树的繁殖方法有分株法、扦插法和嫁接法。树在大自然界中有很大的帮助,树能够调节气候,保持生态平衡。树能够防止水土流失,并且防止发生水灾和土崩。树可以净化空气和美化环境,就像在大自然竭力扮演了清洁工人的角色。树制造了氧气供应生物呼吸。

树在大自然界里是扮演了多么伟大的角色啊!为什么人类还是不断地砍伐森林,造成了水土流失和生态失去平衡,温室效应的后果。我们应该合理的砍伐树木,植树造林,设定森林保护区。使地球的大自然界里保持着绿色状态,慢慢的美化起来。

◆林雪妮(高三理)

有一种心情叫感动



最近,翻开报纸,眼前呈现的是一幕幕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我们依然可以从字里行句看见灾民那无声的叹息,依然可以在那画面中感受到自己的家被粉碎的心情,我们更能在捐款名单中找到人给予的温暖,援手及找回一丝丝的感动。这一场震惊的四川大地震,震撼了人们的心,让我们醒悟要珍惜眼前人,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与他或她明天是否还能再见。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虽然把整个县吞噬了,淹没了,但每当我们听见有多个援助人员向前不顾一切舍命救人,老师们有逃生的机会但却放弃而去教学生们的时候,身份地位高尚的总理来到废墟中尽他那一点绵力的时候,心里就仿佛有一股暖流流入到内心里,不禁感动了起来。

我的妈妈,她从不理会我爱做什么,也从从不强迫我读书,她也从来不帮我做任何我

能力范围内能做到的事,因为她总是认为自己的事应该自己亲力完成。烫衣,洗鞋,收拾被窝等都是自己一手包办,妈妈从来都不帮我做这些事。有一天,我补习到很晚了才回家,回到家连晚餐都还没吃,还没冲凉就忙着准备隔一天的数学测验,心情觉得很烦闷。但是,妈妈的一个举止,让我感动不已。她站在烫衣板前拿着烫斗替我烫衣的背影,在我的记忆里深深地烙印着。这是她第一次替我烫衣,虽然烫得不是很平贴,但穿在身上,还能感受到那余温。这余温从心里散发出来,或许可以给他挂着一个代名词——“感动”。

有时候,心里的感动是最真实的,它能让我们不禁潸然泪下,我们无法去阻止这份情感的来临,因为“感动”总是悄悄地到来你心坎。

我所认识的沈慕羽先生

沈慕羽——华教苦行僧，华教斗士，别人尊称他为“沈老”，“慕老”，本地媒体称“沈校长”，台湾媒体称“宿儒”即老读书人而他自称“翰陆”。慕羽，顾名思义，即仰慕关羽的意思。沈慕羽的一生的经历和遭遇，是80年来华人社会在马来西亚承受种种变迁的一个缩影。

沈老的一生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舍己为群，往生后成为人民所敬仰，学习的对象。他为华教，华社服务与奋斗一生，不惜牺牲个人自由，被扣于甘文丁的扣留营长达60天。他曾反对政府派遣不谙华文的教师到华校出任高职，因而遭到扣留。；沈老在教育方面的付出与贡献可与“族魂”林连玉先生相媲美，他为教育界服务了多年，于82岁高龄才辞职。他在教育界主要有2个贡献。一是作育英才，二则是捍卫华教。

在政治方面，沈老创立了马青，后来因为“语文运动”而遭开除党籍。文化方面，沈老捍卫三保山，推动宗乡会馆的业务，参与全国华人文化节等等活动。社会方面，他组织了职工会。他的一生带给了人民无限的好处。

沈慕羽先生对华教的热爱，对华教的支持与坚持，是值得后辈所学习的。他曾说过：“在华人的平等与语文地位争取到之前，他将竭尽所能，奋

斗到最后一刻为止。”他的一生可用一句话概括，“服务一生，战斗一世。”另外，他留给后辈的话，“华教尚未平等，同道仍须努力”，勉力后辈继续为华教奋斗，为华族争取权益。

沈老一生醉心于书法。除了华教斗士的荣誉，沈老闻名中外的尚有他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书法。沈老一笔一划间所流露的是一位老者长期的劳心，苦心，用心于大义的心迹。字里行间已超越了纯艺术，纯美学的范畴，提升到从生命美学来解读的境界，那是为民主和教育事业倾尽一生，为书法艺术的精神而奉献的人生美学。

沈慕羽先生虽已逝世，但精神长存，他的一生是后辈学习的典范，学习其锲而不舍，雄强挺拔，巍巍屹立，学习其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的积极精神。



❖ 练祈升(高三文商 A)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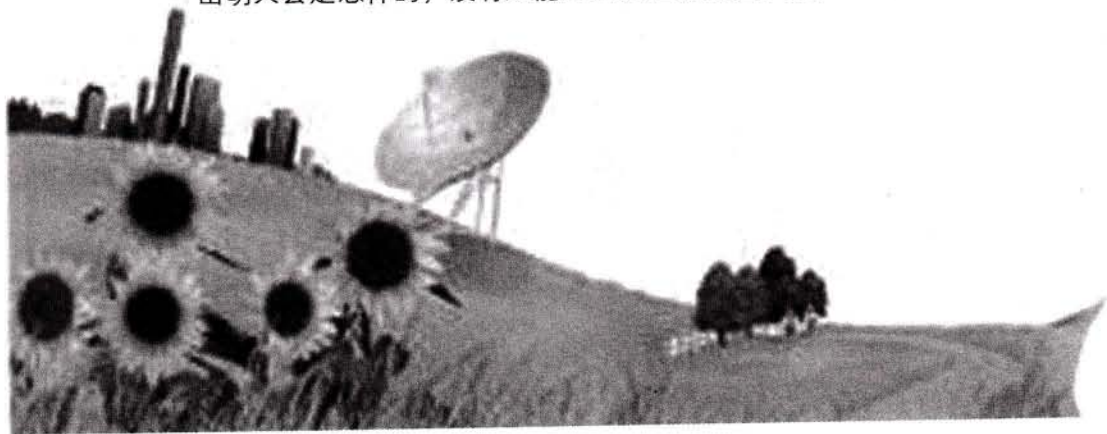
以前,如果有人说:“我想飞上天!”,结果是被骂:“神经病!”,现在别说在云里穿梭,即使站在月亮上寻找嫦娥都不成问题。人的能力是无限的,世上的事是无常的,任谁也说不出来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像以前,无穷无尽的水,无穷无尽的山,无穷无尽的空气,终有一天,地球上不再有水,世上不再有山,空气也不再是到处都是。看吧!人的能力是那么的无穷无尽能让世界沧海桑田,这种种的世界变迁,大多数都是人类一手造成的。

古代的人过的生活辛苦,想尽办法让自己过得好一些。经过不断地努力,今天终于改善了很多,但是人贪得无厌,继续不断开发世界,把世界搞得病入膏肓,终有一天,世界也可能不再存在。

尽管人类明白后果是如何,但人类还是不顾一切的发挥自己无穷无尽的能力,依然确信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天真得违抗天意,结果反遭天谴。所以别说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连天意也能违抗,也应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

两千年,科学家预测天空已破了一个无法弥补的大洞,这原是不可能的。零四年,伊拉克恐怖分子反抗了世界第一强国——美国,这原是不可能的。零六年,在印度洋发生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且在海底,马来西亚遭海啸袭击,这原是不可能的。零七年,中国发射第一架太空船登月球,这原是不可能的。零八年,马来西亚大选国阵几乎落选,这原是不可能的。零九年,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上任,这原是不可能的。这原是不可能的事却一桩一桩地成为事实,这令我不得不相信“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世界的变化太大了,不管是政治、大自然、人事或其他各方面。放眼世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谁也不能肯定明天一定像今天,因为没有人能说得出明天会是怎样的,没有人能左右这世界永恒不变。





◆郑美怡(高三理)

我所认识的沈慕羽先生

2009年2月5日，我们尊敬的沈慕羽先生在家中安详的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沈慕羽先生的仙逝令全国的华人子弟心痛万分，心痛华教痛失英才。然而沈慕羽先生的离去并不代表华教走向终点，而是迈向另一个起点。

沈慕羽先生诞生于1913年7月20日。沈老先生曾说过父亲为他取名为“慕羽”意思是“景慕关羽”，希望他能效法关羽将军那有情有义，为正义奋斗的精神。果然沈老先生也正好把此精神发挥得淋漓精致。沈老先生一生之中面临了三次牢狱之灾，甚至自己的亲哥哥也在其中一次的牢狱之灾中牺牲了。然而他却不被这些障碍所阻挡，他那拼死为华教的热心更是有增无减。

曾有人说沈慕羽先生是一个大傻瓜，只会不求回报地效忠华教，甚至放弃了自己一手创立的马华青年团。然而沈老先生的回应是，“我确实是傻瓜，但是我希望你与我志同道合，一起当傻瓜去感化那些自私自利的聪明人。”让我们看看自己活着的现实社会，有多少人能像沈老先生一样无私地为华教争取该有的福利而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甚至三餐不能温饱都要拼死为华教呢？我想就算是华族子弟都很难抵挡物质与金钱的诱惑，



为了自我的利益，不惜利用手段来伤害别人。这些都是聪明人，但却是自私自利的聪明人，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与沈老先生一同当“傻瓜”，你呢？

当然，华族子弟中也有不少人都在高喊“捍卫华教”，甚至走上大街高举布条，或集体示威等。此时的沈老先生发表了一句他这一生的其中一句名言：“维护是消极的办法，发扬才是积极的途径”维护就是把华教维持

在原状，甚至没有任何进步的迹象。然而发扬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就好比沈老先生一样，虽然年事已高，但依然秉持着华人的传统文化勤练书法，在家中以中文与子孙们交谈。再看看我们，至今还有多少华族子民还有写书法的习惯呢？还有多少华族子民是以中文与家中的孩子们交谈呢？维护只能原地踏步，只有发扬才能真正的前进阿！

沈慕羽先生为华教奋斗的精神都一直秉持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曾说“华教尚未平等，同道仍须努力。”沈老先生的离去，不表示我们就停止为华教付出，而是更积极地投入发扬华教的工作，好让华教得以在这片国土上获得平等的待遇。

在老挝充电（外两章）

（一）清迈的木雕青蛙

在清迈夜市场，看见三三两两有美丽头饰身穿黑色服装的妇女，有的还背着孩子，揽着手工制品向游人逗售。有的刻意敲打手上制品，以引人注目。一根小木枝敲着那只木雕漆黑青蛙，发出的自然音波，那股音调在这样吵嚷的市集是很不协调，但这到底是生活的旋律，在黑蒙蒙的夜色中，变成一种呼唤。

等到我走在阿卡村，那大自然里的简陋村落，那山岬野地的风声鸟鸣，默默地坐在摊档里或者织布或者刺绣的铜环缠颈妇女，那种安静，那种与世无争的情怀，我才知道那漆黑青蛙传来的清音，与这里的情景相配合才找到协调。

她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在山峰岿巍包围中，她们铜环缠颈到老死，织布、绣花，怀胎生子过这里的天苍苍野茫茫，终其一生。阿卡妇女将牙齿染黑，张开黑洞洞的嘴，露出笑容，是发自心腔，那种开朗那样的无拘束，我是感受得到。铜环缠颈的克

钦妇人把孩子揽在怀里，那情意上脸的慈颜，拂搅着围观者的心灵。猎奇觅异的眼光，无法窥视她们的心灵世界，也无从摸索她们面临的人生命运。穷乡僻壤，不走进外间的世界，孤陋寡闻，与世无争，只求能活命能生存，外人不干扰，按照她们的习俗，她们也能这么风来雨来走过一生。

金三角，久违了，又过了十多年，还是山野丛林，道路崎岖，却是通行无阻，只有在山野丛林才能感受到的流畅。傍着湄公河显眼的塔坊标志，上面写着缅甸、泰国、寮国、中国的字迹仍然清晰。河畔新建的佛庙，高大宏伟的佛祖，安详慈悲，视野涵盖悠悠流水的湄公河，湄公河两岸的芸芸众生。观流水，听人声，那木雕青蛙发出的鸣叫，似乎就响彻在湄公河两岸。

（二）基诺山姑娘

走在神话里乡土山野的西双版纳基诺山寨，望着阿嫫腰白傣大脸庞神情肃穆地凝视蓝白相间的天空、莽莽群山，她矫健丰满的身体，胸怀坦荡就那么仰卧在基诺山宽厚的胳膊里，既是力大无比，又是英姿焕发，开天辟地，胜任愉快，一点也没夸张。

眼前基诺山姑娘杨莎，幸福挂在眉梢，微笑定格在齿缝；她披着绣上美丽纹饰红边白头帕，一缕长发披散两肩，白色红边背心醒眼图案镶进无领长袖天蓝外套，接上两截镶红雪白短袖，一色蓝合缝裙子，俊俏丰满，她如数家珍柔润的嗓音缕述基诺山女神阿嫫腰白辟开混沌天地，捏土塑人造动物，汉族、傣族、基诺族……都是她的孩子。基



清晨琅勃拉邦
Banvatnong 街道上
络绎而来的僧侣

诺族年纪最轻，生性羞怯，无胆出外闯荡，满足于荒山僻野，阿嫫腰白独钟爱于他，生怕他无以为生，她便在基诺山野大地撒下茶籽，普洱茶树从此繁衍满山遍野，基诺族



阿卡族妇人和孩子

从此衣食无忧。青青的叶，一树树的茶，绿满山麓谷地。杨莎深情地看着阿嫫白偌大的身躯，眉梢在耸动，她脸颊的红像涂上胭脂，深锁在岁月洪流的蛮荒远古，如幻如真，时光隧道里杨莎幻化，阿嫫腰白现身基诺山碧绿青葱里。

山那边传来鼓声咚咚。快走吧，我们去看基诺山青壮男女打大鼓，杨莎发声在催促。

基诺山寨没有古朴肃穆的庙宇，这里只有荒山牧野的粗犷，山民的太阳大鼓，在基诺山豪迈不羁的姑娘敲击下，咚咚咚响彻原野山谷大地。像五彩斑斓的蝴蝶，不即不离围绕大鼓，左右盘旋，前后飞跃，双手的棒槌，出力地敲击，跳的激动，舞的奋发，我看得目呆了。基诺山姑娘的狂放、寄托、企待、梦想、欣喜，都从击鼓中渲泄；是她们五彩缤纷的服饰在盘旋在飞舞使基诺山的山岭绿野有了活生生的气息，一股浓浓的人气。

我在基诺山走进神话般的世界，我也走进活生生的人间。

(三) 在老挝充电

在昆明坐上刘老戏称棺材车的卧铺长途客车，被夹在狭窄短小的卧铺，真的一时不适应，坐不是卧不是，半坐半躺也不是，加

上车行颠簸，是不是躺在棺材里的滋味，没有躺过棺材，不知道，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刘老形象地一说，就像体会躺进棺材的感触。从清迈到西双版纳，去建水，上昆明，一路活力通体，浑身是劲，如今坐上这种卧铺客车，周身不

适，才开始领悟，自己是年近古稀了。

走在峻岭峡谷，重重的山峦荒野披上一层灰褐，又不时展现的葱绿，配搭蔚蓝又是光芒的天空，揭示出原野的朴质，蕴蓄其中的生机焕发，一直在挑动走在长路带点枯燥的旅客心田；生命在涌动，活力在腾升，希望、憧憬在前头召唤，在前进的长途客车一



基诺山民表演喷火，后面排列刀梯

基诺山姑娘采摘普洱茶



直没有卸下。从黑夜走到天光发白，从天亮又走到黑夜，折腾了二十五个小时，到达了夜幕低垂的琅勃拉邦，望着那奇怪而高黯淡的天穹，那黄金色圆润的月亮就像一个高高悬挂着的金盾，心生突兀，琅勃拉邦的诱惑就在金盾里，它没有金光闪闪，沉甸甸的却耐人寻思。

晨星稀疏，月亮悬挂天边，七早八早路灯忽明忽暗，路边黑糊糊的树，黑蒙蒙的夜色里，我们鹄候在店屋旁的长凳上，等着那一行列一行列披着黄色袈裟踏着澄莹的金黄云朵，飘飘然迤迤而来的僧侣。善男信女跪拜路旁，手拿盛满米饭的竹篓，毕恭毕敬地在竹篓里撮起饭团放进眼前袈裟飘扬脚底蹬云潇洒地掀开手上钵盖，金黄袈裟飘然而去，一朵朵金黄云絮在那还是弥蒙茫茫一片如梦幻如仙境。

一级一级的石阶，我登上祥云，三百二十八朵云送我腾升普西山顶，浮屠、佛龛静穆，山下湄公河和南康河交汇并流，悠悠流金的水波细浪，是流动的生命，是活力的展现。凡夫俗子和方外之人在布施时的无言交流，活现在湄公河和南康河交汇并流，人与人，河与河，同样都是一种相知默契。交融、和谐、蒸发在人间。

琅勃拉邦、永珍（万象），有陈旧低矮带着迟暮的楼房，也有古色古香金碧辉煌的庙宇。矮墩墩绿意的婆娑的楂梨树，高大浓荫的芒果树，耸然直立的椰树，静穆中参禅的菩提树。突突车司机在伫候，按摩女郎在店前门口静坐闲聊，简陋茶室面档，店主也是招待，忙着煮面或是端茶倒水。安静的树，悠闲或是忙碌的人，我要以平和、安静的心情去体会去咀嚼，我就能看到生命和活力的翕动；衰老的生命不知不觉地再次充电。佛祖摊开两手，双掌向外，有人说那是祈雨的手式，我却以为佛在为人间排忧解难，解析生老病死，人间万般事都可迎刃而解。香通寺里我忽然心明眼亮，金煌煌的琉璃瓦，鎏金的壁画，那三层相叠如展翅飞翔的屋顶，我望着望着也有一种展翅翱翔的冲动，在流云徜徉的蓝天，我展翅，我飞翔，在老挝千山峥嵘里，在蓝天大地，我做了一次脱胎换骨的生命充电。

我恍然领悟，那晚挂在琅勃拉邦高空像一块金盾的圆月，引发了我的思考，潜从人海寻我归，让我迟暮的生命着实的充一次电。

（老挝 Laos 在我国我们称它为寮国）

2009年4月追记。

送大河

这条大河，流过一个椰林的心脏。

在她旺盛的时期，她的躯体载满了大水，溢满了椰林低处。但在干涸的日子里，她则袒胸露腹，毫无掩饰的暴露了她身上无数的动脉。

这条大河的丰硕，是靠着附近的大海滋润。当大海涨潮时，她的地位就提高了；水位也上升了。这时，她就是一条澎湃汹涌、翻天覆地的矫龙，可以无情的掩盖周遭的民居。反之，在退潮时，她则毫不犹豫的露出了满是鹅卵石的背肌，让野孩子们尽情的在她身上践踏与呼喊。

这条大河的旁边，有一个巴刹，那是镇上村民唯一的市集。市集里，卖的是鱼虾鸡鸭蔬菜瓜果。由于大河在旁边，因此，营业完毕，凡是死鸡死鸭、鱼肚虾肠、腐菜烂叶，手长的小贩往往会习惯性的把手往河边的方向一挥，“扑通”一声，把它们全丢入大河的嘴里。每天，大河可说是吃尽了山珍海味，以至脑满肠肥。大河是暂时污浊了，但奔腾的河水很快就把这些营养品刷进了大海的腹腔，喂了大鱼，也污染了海洋。

但是，若这条大河干涸的见底了，那些死东西就会被水里的树枝或阻挡物卡住，搁在那里摆动招摇。那时，整条大河可真是臭死了。

大河，确实给了镇上缺德的居民许多方便。

大河从巴刹旁哩哩啦啦的流经许多阿答板屋，直达一里远的大海。而两边的板屋都好不迟疑的把高脚木全架在大河的肚皮边上。高出水面的阿答板屋，外表简陋、粗糙、轻薄，里边住着不少看天讨海的渔民。家家户户的板屋四周，皆架起了高出水面，密密麻麻的红树林木干或木板条，当太阳一出来，板条木条的架构上就晒满了一盘盘红

彤彤的虾米，掠着闪闪发亮的鱼干，而插在板条间的几根红木条则披着薄纱似的鱼网，在曝晒。偶尔，这儿还会有三三两两的渔民坐着补网。

涨潮时的大河两边，小渔船相接停泊，水浪就在船儿的肚脐周围敲击滚动，不停哗哩哗啦的响。然而，河水却是夹着河底翻滚的泥浆，浓浓的煮成了一色，甚有奶茶的味道。或者这河水有吸引人的奶茶香吧，附近的野孩子一见流动的奶水，一骨碌全脱光了衣服，扑通扑通的潜入了母亲大河的胸脯里，疯狂的泅泳，疯狂的玩乐。

渔家的孩子都是天生天养的。他们就是第二代的打渔郎，他们利用在涨潮的好机会，在大河里锻炼了一身美妙的泅泳技术，改天，他们就要跟着爸爸在大海里与鱼几竞技，与海洋作战。

然而，大河也有丢人现眼的时刻。只要天上的月亮娘娘把媚眼一闭，大河里的大水马上在大海的一声令下，全部回收到它的肚子里，不敢到处乱荡。这时，大河暂时季节性的退潮了。

没有水的大河，真是丑死了。

没有水的大河，窘态毕露，家事外扬。

没有水的河底，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没有水的大河床上，布满了一片灰色凹凸如星球上的小山丘；如肿瘤似的大粒小块的烂泥浆。不过，烂泥浆下还会不停的冒出一些小泡泡。是谁会在这里冒泡？有谁会住在泥浆下呢？

不错，确实是有了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小生物，它让我大开了眼界。

这种小生物是一种奇特的鱼类。它有两粒可以骨碌骨碌转的小眼睛。圆圆的小眼睛高高的长在头顶上，像一部潜水艇上的探视器。它的身体短且扁，还在头部下方长了两



只似鳍的脚。世上还有这么怪模怪样的鱼，实在叫我对造物者的创意与风趣佩服得五体投地。

于是，在一片无风起浪无人踪的河床上；在一片黏糊糊、软巴巴的泥浆下，小怪鱼们开始苏醒并呼气。它们快乐的吹起了泡泡。接着，它们把两粒发亮的小眼睛缓缓的伸出了泥浆，再机灵的东张西望。接着，它们小心翼翼的探出了头，身体也慢慢爬将出来。最后，头下的两根短鳍把它们的头部高高的托在上面。啊呀，它们的这个形象真是像极了战场上保持高度戒备的哨兵。确实，我相信哨兵也比不上它们的机灵与敏感呢。它们的神经感应快得像闪电，可以在一霎之间就接收到电讯，因为在我还没有出现在它们的眼前时，它们已一闪即逝，真是名符其实的“快闪族”。它们的行动太快了。它们也像调皮的小孩，很喜欢玩捉迷藏。

后来，我获知这群小怪鱼有一个很诙谐、很有趣的名字，叫“弹涂”。

我有幸在这条干涸的大河里邂逅了这一群可爱的小鱼，它们的怪趣确实叫我终身怀念。

大河直达河口的长度，蜿蜒约一里。渔民不必游泳到河口，也不必坐船到河口，他们在河上架了一条桥，一条木板桥。这条木板桥的阔度约5尺，一路蜿蜒的建至河口。长长的木桥架在大河的心腹上，走起来满是浮浮荡荡的感觉，让人身不由己，跌跌撞撞的。而沿着河口两边的板屋人家，也把大门前的木板走道接到了木桥上，从此，家家的交通四通八达，可来去串门，好不热闹。

这群讨海为生的渔民把同道中人一起聚集停留在一条大河边的沼泽地带，大家心连心，手牵手，在风雨中建立简陋的家园，并给这个朴实的部落取了一个异常风霜与凄凉的名字，叫“网寮”。

是晒满了鱼网的寮寮，但却有非常强烈的江湖义气与海盗气息。其实，这些渔民只不过是一群靠海讨生活的中华儿女吧了。

大河的歇息站是一里外的大海。大海外

是一片广阔无际的天地，那儿连接了著名的马六甲海峡。每天清晨天未亮，在大河内停泊的渔船就会缓缓的驶出大海，到海上捕鱼作业。这个甚为广阔的海口，就是渔民们的避风港。那是“家”的标志。

不久，渔村的居民与渔民就在这海口的沼泽地上填土建了一座庙。

庙建得还真不小，面积有两个民居般大。但是庙里没设神明的雕像，只有香炉供插香膜拜。拜谁呢？原来是拜“好兄弟”。“好兄弟”是指一群流离失所的孤魂野鬼。在纯朴的人民心目中，无家可归，冤屈枉死的早夭者如果没有得到生人的祝福与膜拜，他们就会变成厉鬼到处骚扰活人的生活。我想，脚下的大海里一定漂浮着无数为了生活而葬身大海的生命。这个祈福宫可是一个良心与宗教上的必需产物。由于这种深沉的信仰因素，居民们就把这座庙叫着“好兄弟宫”。这也是渔村里最早建立的一间庙宇。

庙宇建好后，它除了供人焚香膜拜，也在每个农历的七月半举行中元节，并从檳威两地请来了戏班子演大戏。演大戏需要场地，人们就在庙宇前面的空地上盖了一座大戏台。

啊，从此这儿的每年七月，只见“好兄弟宫”里香烟缭绕，戏台上咚咚呛呛，咿咿啊啊，直唱个十天八天的，好不热闹。

在这个七月的鬼节里，大河上的窄木桥可就要腰酸背疼了。人们由远至近，在木桥上往来不绝，为的是去庙台看大戏，也不理木桥能负荷人类多少的重量。但是，多少个春秋过去了，我就从未听说过这道纤瘦木桥断了或倒了。我只知道，当许多人走在木桥上时，木桥会在水上晃动摇曳，咿咿喳喳的叫，但从没有人会害怕在桥上奔跑或走动；也没听说有人滚落到河里去了。

晚上八时，天色逐渐暗了。大戏要开锣了。人群黑压压的从木桥那方走来了。大河接着送来了鱼腥味最重的暖风。戏台下卖的熟食也飘来了阵阵的香味。

庙堂与戏台的陆地边缘，离大海不过5

尺，那儿的海水于晚间则看起来乌黑深邃，但经阵阵的海风轻送后，不经意的带来了波光粼粼的美感与无限的柔意。

大戏在大海的边缘上演了。大海里的好兄弟也大饱了眼福。我想最快乐的，应是在住在大河两岸的渔民了。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的“网寮”也会有那么热闹的十天八天……

☆ ☆ ☆

大海是拥有生命的。它有伟大的生命。它的生命是由宇宙间的气候与大环境来决定的。大海面积的增广与缩小也是人类的肉眼所不能窥见的，有说，天会荒，地会老。荒天老地的那一天，有谁能见？

那大河呢，她能不能也永远保持她那珠圆玉润、丰硕水亮的身材？

不幸的是，这条大河的命运终于毁在了人们的手上。或者说，大河终于敌不过人类肆无忌惮的蹂躏与欺凌。

确实，我说的一点也不假。

万物毕竟拥有它自己的宿命。

☆ ☆ ☆

许多许多年以后，我重临了大河边的那个“巴刹”。

巴刹已不是巴刹，而是一堆残垣断壁；是一冢沙石瓦砾。倾倒破烂的建筑物已找不到往日热闹沸腾的叫卖踪影。它在日月风霜的洗礼下变成了一座废墟，没人理，没人念。哀哉。新巴刹已在另一个地点开心营业。

我把视线移向了左边的大河。

噢，大河已不见了。

大河啊大河，你在哪？

大河早年吃尽了山珍海味，胆固醇超标，脂肪酸过多，血管阻塞，终得了严重的肠胃炎与心脏病。它严重的消瘦了，只剩下皮包骨。

大河呀，你昔日圆润骄人的20尺腰围，如今只剩下3尺，我真不敢相信呀。

3尺宽的一条水带，像条蛇，看起来更加的蜿蜒曲折。只见水带两边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野草丛林，它已经变成了一条可怜的小

水带。

我想踏上当年漂浮在水上的木板桥到海口，却遍寻不获。木板桥呢？早倾斜了、烂了、坏了。木桥陈尸在河底，终于埋没了一个风餐露宿的困苦时代。

时代是进步了。渔民的生活显然有了改善，往日的寮寨在风霜与雨露的腐蚀下倒的倒，坏的坏，只留下几栋摇摇欲坠的旧时板屋。这些板屋的主人呢？这些板屋的主人皆赚了钱，上岸买砖屋去了，破屋则还搁在那，仿佛要让它见证30年前的老岁月。

失了踪的老板屋地点，一间间小庙宇竟然拔地而起。庙宁与人民同居在一条街上，侧门对侧门，大门对大门，有恩泽不忘相告。把拿督公的庙建得有半个民居那么大，还供奉有加，拿督公一定笑得喘呼呼。

大河的半个腰身已经被沙土石块填满了，变成了可以在上面走路的陆地，许多人家就在原地建起了新式的板屋。说起来，这个网寮的渔民也太厉害了。他们最终填海起家，创造了陆地。他们于无形中把大地的版图改变了，也算是为这个地球作出了开山辟地的小小贡献。

水上人家的面貌与寮寨已彻底的改变与消失了，这里已变成了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住宅区。唯有坐镇在海口的那一座好兄弟庙，它依然无恙，一点也没变，它的香炉内依然是香烟缭绕。它在七月半的大戏仍在每年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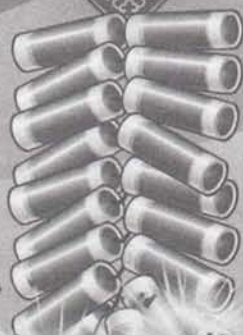
大河、寮寨、板桥、渔船、弹涂鱼、浮潜的河之子。龟裂的渔民脸孔，无一不是一个图腾，无一不是一个印记，并深深的嵌入了我的脑海中，成了一幅永不褪色的风景线。

不管于多少年后；不管时代改变了多少景物的风貌；不管新岁月遮蔽了多少旧物往事，当年大河所承载的一路风景，皆会常驻在我的年少记忆里。

别了，大河，希望小溪能继续延续你残留的生命，永远为你输送清流，以滋润大地……

《**潞水**》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潞水



敢于创新风 开新局

彭亨直凉一群朋友

直凉华夏大会堂

张锦庆

余礼迈

张秀玲

颜联荣

陈世震

陈颖雁

姚金融

刘炳华

孙佑明

庄惠云

封雪芬

邱成

饶福霖

张慧珊

同敬贺

罗福生

唐亚华

梁志

林炳顺

黄守群

梁金福

何同美

◆孟沙

书与孩子

从出第一本书开始，我便把出书与生孩子联想在一起。

这个类比也许不新鲜，在我之前，早已有人形容写作犹如妇女的怀孕，虽然有人斥为荒唐，但若说怀孕过程苦辛这一点，作家写作过程虽不到“死去活来”的地步，毕竟也是吃力的苦差，这一层大概少有作家朋友会提出异议吧？

我的第一本结集出版的诗是

诗集。前后花了我一年以上的的时间才见到书的面市。这只是将原稿送交印务局，由印务局发排，然后设计编版到印刷，中间把排好的样本寄回给作者校对（那时是友人介绍一家远在槟岛的印务局负责承印），如果算上写作时间，至少在5年以上。换句话说，我的处女作的从“怀胎”到诞生，不是比一般生孩子更艰难多倍吗？可能有些作家从年轻时代开始写作，作品在报刊发表一篇又一篇，可要出书时却顾虑太多，到头来“胎死腹中”，这情况在本地应还不少，其中苦况恐非外人所能理解。

母亲把肚里的胎儿产下，通常都是怀胎十月便呱呱堕地。现在科技医药发达，孩子在出世前，母体接受多次检查扫描，到一定时间即能知道肚里的胎儿是男是女，什至还可观察出胎儿的健康情况，让为人父母者有



心理准备，不像从前，往往要等到婴孩诞生后才知道性别和健康状况。但不管古时或现代，婴孩从成型到出世，他们的容貌是美或丑，早在母体时便已定格，非人力所能改变。在这一点上，作家笔下的“孩子”就好运多了，“孩子”在初时是一个样貌，过后可能不满意，进行修饰

与加工，让样貌看起来更顺眼，到出书时已然改头换面，把丑的一面拿开，让美的一面呈现予世人。也许有些作家会执着地以为，作品既然像孩子般，它的容貌定型，就不好去改动，让它保留原貌不更好吗？

在母亲眼里，自己的孩子总是最好的。对我来说，当我回头重看年轻时代的少作时，只会感到两颊发热，心里暗暗为当年的勇气而惊叹。你也许会说那是一种过程，人必须经历稚嫩期才能臻于成熟。事实上，这样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必然的吗？有些人在20岁时不通世故，到了不惑之年仍依然故我，几十年如一日，你能期望他幡然醒悟吗？年轻时期不明白何以很多成名作家到晚年都有“悔其少作”之念，后来虽然了解那是一个作家成功背后需要付出的代价，却仍然无疑惑，人生若是可以重来，他是否无需经历

稚嫩阶段便朝凯旋门直奔而去？

有不少作家在回应如何评估自己的作品时，往往会说：我最好的作品尚未出世。这话听起来很有主观意味，还未面市之作如何可以保证一定是精品？酝酿在腹里的、拿不出来的无形物，它不像工厂里现成的原料；工厂的出品经过研究加工改良，确有足够条件理由保证品质达到某个高度，但作家能吗？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对于长期浸淫在文字笔耕的同道，除非安于“数十年如一日”现状，否则常会有瓶颈或难以为继之苦。此中况味犹如饮水，冷暖唯饮者才知道。

你说作家要经历一段煎熬时期才能达臻成熟，特别是小说家，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笔下人物才刻划得有血有肉，那不是一般年轻作者所能做得到的；你会举曹雪芹为例，若不是家道中落，遭遇巨大人生变故，看透世态炎凉，如何能在晚年写下《红楼梦》这旷世巨著？类似的例子你当然还可以举出很多，但世事绝非必然如此，许多天才型作家在年纪轻轻时便已留下一生的代表作，像王粲、李贺，像雪莱、拜伦、普希金等都是。可惜的是，“天才”与“早夭”似乎自古以来就是一对孪生儿，他们的作品在人间闪烁光芒的同时，他们的生命却像夜空的流星，短暂间便消失于尘寰。

我深知自己天赋有限，不是早慧型人物；在别的倚马可待之才可能三两步子便跨越栅栏，我却像老牛拉破车，一步一脚印，踉踉而行。所谓勤能补拙，勤是勤了，但是否补拙，却不是自己说了算。作为“孩子”的父亲，每一次携带“孩子”问世，我总是诚惶诚恐，因为我明白，“孩子”的荣辱，就是父亲的荣辱，二位而一体，那深挚那关切比起母爱来，其实是不遑多让的。

◆一介

驼铃终迁居都门

驼铃兄（以下恕不称呼）终于在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搬离家乡实兆远，到吉隆坡与儿子同住了！

我说“终于”，是因为他自夫人逝世后，几年来仆仆风尘，奔走于实兆远、吉隆坡之间，成了“两地人”，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加上健康又不很好，定居都门应是迟早之事，如今算是下了决心，跟实兆远说：“拜拜”了！

驼铃依亲而住是好事、美事！子孝媳贤，令人艳羡；桑榆暮景，彩霞漫天，一片金黄柔美！

祝他身体健康，诸事如意！

驼铃从2004年以来，遭遇丧父、丧妻之痛。他的父亲，身材魁梧，比他壮硕得多。我有去健走的习惯，他老人家则每天去某茶室与友人聚首谈叙。太阳西下，我去运动，正好是他回家的时刻，在一个花园住宅区的小径，常会不期而遇。事隔数年，我还记得他走路的样子：身穿夏威夷素色衬衫，深色长裤；一手拿黑布长伞，尾端的尖铁触地，如拄拐杖，另一手则按压或抚摩腰侧。这布伞，当然更可遮阳防雨。有时他会坐在小径衔接通往甘榜斯拉末公路的石墩歇息一阵。近年来，这条公路扩大、提升了，使用的车辆越来越多，老人家如仍健在，要越过公路没那么从容、轻易啦。

第二年，驼铃夫人病逝。勤劳、朴素、灵巧的她，常见到在张罗家务，或在庭院内去除杂草。正值安享余生、含饴弄孙的黄金年华，不料却遭病魔肆虐，有斯人而有斯疾，使人伤感！我仍记得，在那段日子，驼铃弟弟冰龙老师，为她四处寻找“老鼠芋”作药的事。

搬迁前约一星期，驼铃来到我处，送我三本书：《新加坡华文期刊50年》、《赶上时代》（青年书局出版物书影）、《新加坡在日本统治下》。那本《新加坡华文期刊50年》，去年他曾借给我参阅，书中收录了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起

的许多华文刊物的资料，封面画被收入供读者浏览，它们的创刊辞也大量刊出。伴我度过童年时光《世界儿童》与《世界少年》，少年时代在怡保求学时接触的《生活文丛》、《人间》、《文艺报》、《时代报》……这些刊物早已荡然无存了，如今竟然“重现”，仿如“出土文物”，得来不易，我有“如见故人”之感！

他说：所有的藏书，正装入大纸箱，全部赠送曼绒文友会，等待负责人来运载。

我问知他的新居，和写作人萧洋、孟沙、李锦宗等相距不远，离伍良之等住处则远些。

我告诉他，昨天报纸以大篇幅介绍诗人王涛所办的“憩园桑林”民宿旅游，他听后问为何不叫着“桑林憩园”，我说正有同感。后来我才想起，佛经中有一个著名的祇树给孤独园，其名称组成方式恰是如此。

驼铃迁居，我不禁忆起2004年杪，老同学周来源兄（也是伍良之先生的老同学）搬去都门跟儿子同住。1969年老同学萧洋兄举家从霹雳州邦咯岛搬迁吉隆坡……

乡区人口大量流向大城市，近一二十年来已属平常不过的事，老生常谈，会落入窠臼，还是谈“文事”吧！

中国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著名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霹雳州曼绒县（包括实兆远在内），近一二十年来经济蓬勃发展，各行各业都很景气，而莘莘学子的努力向学，更见成果，大专毕业生、专业人士的数量，在全国的排名应是很高的，去年308政治海啸之后，在政坛更出现青年才俊，“曼绒有才”或“曼绒有财”，谁曰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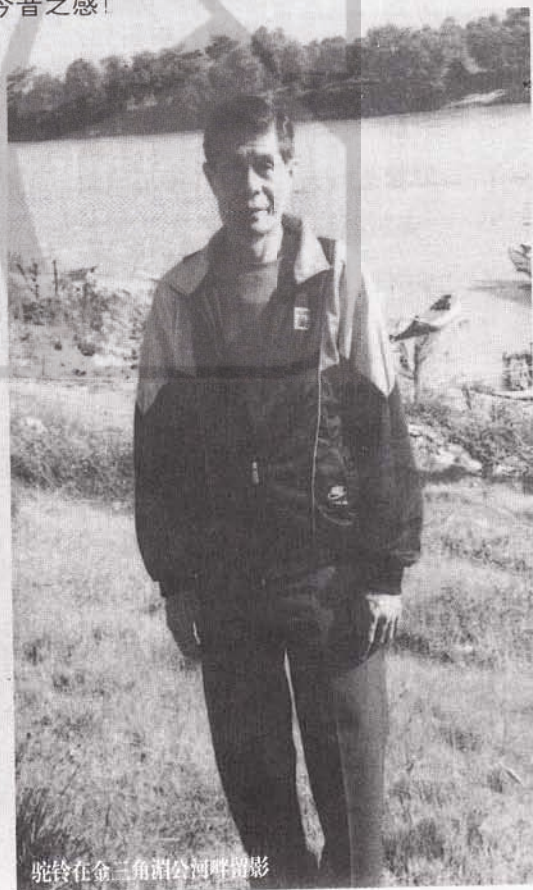
不过，讲到文风，情形可就不同。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也就是《清流》文学季刊出版的头一个十年，可算是曼绒写作人最集中的时期。在驼铃创议之下，《清流》于1990年创刊了，单单是曼绒写作人，便足够挑起编辑重任啦，这儿有土生土长或外地调来任职的驼铃、紫梦铃、小黑、朵拉、王涛、郑可达、良木……住在霹雳州安顺的诗人

田舟从前讲过，他羡慕实兆远有那么多写作人，而他所住的安顺呢，则难于找到同道。

佛家说世事无常，缘聚则兴，缘尽则散，近年来实兆远的写作人，陆续退休离境了，又没有新生代来接班，由绚烂到归于平淡自是预料中事，何况写作这回事，在工商业社会中，原就被视为无关经国大业，壮夫不为，就靠寥寥极少人的傻劲，才得以坚持下去啊！

韩愈在《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一文开头写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小黑夫妇、驼铃等相继离开之后的曼绒、霹雳写作界，庶几如此！

心有所感，我将韩愈《送董邵南序》结尾之处，根据其句型与语气，戏改如下：“驼铃请替我到十五碑马华作协原址，看看还有先前那批写作人吗？”——啊，真不胜今昔之感！



驼铃在金三角湖河畔留影



❖ 邓长权

番茄采了，豆儿花开

我的住处和耕地，在一个风景优美、气候寒凉的山区。由于是旅游胜地，每年吸引数以万计游客。因此，从早年一片孤寂的荒山蜕变成今日豪华酒店林立及充满商业生机的名胜地。

但这里除了一些经营旅店餐馆和些售卖鲜花蔬菜瓜果外，主要的生计还是以种植业者为主，农人在山地耕种鲜花和蔬菜瓜果讨生活。

由于是山区，平地稀少。加上旅游业的蓬勃带动下，人多平地少，造成务农者，可耕种的园地越来越不够。

当你看到一座座陡峭的高山，连野猪经过都会失足跌下的险地，农人却在这样危险的斜坡上，以锄头人工开伐，成一级一级的梯田，就可知山上的耕地是多么的缺乏。

耕地因缺乏而珍贵，危险的山岭都开伐来耕种，那些平坦的农田，更加惜土如金了。

你在山原的平地农田上，找不到有农家让他的田地给荒芜的。就连一些小河边，大路旁甚至屋外门口，每一寸的土地都被利用来种植。

当然，耕田如此珍贵，平地的菜畦上，没有经济价值的农作是不能种的。如蕃薯木薯芋头等，这种生长期太长久作物。

为了生活与更实际的收成效率，园里的畦田上，种单一种蔬菜都不可以，因为不合经济利益。这里的农人，每一行畦地，几乎会同时栽下两种蔬菜。

譬如要种包菜、大元白，需要三个月才收成，太长久，农人坐吃山空，可同时“弄帮”栽下洋葱。洋葱一个多月就可收采，采了洋葱、包菜元白随着长大。不久，就可等待收割了。

其实，许许多多种类的蔬菜，都是可以这样附加“弄帮”种下去的。为了不让经已缺乏的耕地浪费，为了增加农人收入，都要如此精心策划。看那一种蔬菜的种植适合附加“弄帮”那类蔬菜较为妥当。

往往农人在种番茄时，由于收成期缓慢，刚下苗时利用畦旁的空地栽下小白菜或茼蒿。两个月后，番茄开采，收采期又要两个月。这时，农人又悄悄地在番茄树下，埋了豆类的种子。当番茄采完豆类已爬上了枯干的番茄树上，并开了花呐。不久，又有一番收获了。

这样的种植法，人们称作：洋葱拔了白菜生，番茄采完豆儿花盛开。没有办法，耕地如此缺乏，为了生计只能实施这个策略。

但是，这种种植法虽好，在控制农药方面有困难。一边要采收蔬果，而“弄帮”的菜苗又要施农药。如果拿捏不好，市面上就出现所谓有农药残余的“毒菜”了。



胶风野语

胶树发芽的时刻

阳光的温暖、雨水的清凉、土地的肥沃、胶工的血汗，酝酿了满山遍野的胶树

.....
我肩上挑着两个胶桶，身穿割胶衣，头戴布帽，来到胶林里，放好工具，坐在两桶架起的担挑，望着一树又一树的枝桠，桠与桠之间，幼芽嫩叶在互相争挤，欲想展露一片的新绿。

在晨曦中，满山遍野的一草一树，都在舒展生命的光彩，增添胶山生机绿意，为胶工送来温情和希望。

这个时候，耳畔响着一阵唧唧嗡嗡的声浪，一群群蚊子在头顶上打转，纠缠不离。一只两只无数只向着眼睛、鼻子、耳朵叮叮撞撞，就如阵阵小雨点，令人好难受。这是一个多蚊的日子；胶叶飘满地，雨水洒下，枯叶积水，蚊子就繁殖多，滋长快。

抬头遥望，天边太阳露出粉红笑脸；晨风吹送一片清凉，可是，却无法掀开胶工的笑脸。

当我把胶树皮割开，胶汁流得那么慢，那么稀少；胶汁已被叶芽吸收去，不管胶刀有多锋利，胶树都无法流出更多胶汁了。园丘里，多少血泪与苦难，都要熬过去，熬过多少年年月月。

傍晚，斜阳轻摸着整片胶山；晚风低声柔语向幼芽嫩叶声声告别。

印度胶工拉惹马尼赤着上身，露出一块块骨峰，来到我家门前就说：“阿钦，借一点白糖，一罐牛奶。”看他那双手暴露出条条筋络、满脸皱纹、胡须长短不齐、头发凌乱，一个受尽苦难的胶工。想起他家有七个不大不小的孩子，靠一把胶刀；妻子当锄草工人，收入不多，如何应付日常生活的费用？我还是一个年轻单身汉，可以对他说吗？于是，走进屋里拿出糖和牛奶交给他，我心里明白，借是好听话，其实，他哪能还呢？在每一个胶树发芽的季节，他都是来借无还，奈何，大家都是在园丘受苦的一群，只有穷人帮穷人了。

拉惹马双手合十，接过糖和牛土奶走回去。看着他枯瘪背影，我心中一阵悲酸。

望着园丘胶山，胶工的苦难，幸福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这一片胶山？我打从心底，轻声哼起这一首歌：辽阔的胶林满山又遍野，静静的河水流过了胶山，割胶的工人苦难水样长.....

冬游天姥山

苏州的一位老师听我说要去浙江的新昌，他感到奇怪，说那里是山地呀！没错，我就是要去那里看山——天姥山；历史上不少有名的诗人都眷恋此山，游过此山，也写过绝美诗篇颂赞此山。他们包括了唐朝的李白、杜甫、谢灵运、白居易、杜牧等。我还从网上获悉，有人试图发起一场运动，要将此地名胜，标为“唐诗之路”，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注册为人类文明遗迹。

所以，我的到来，纯粹是慕名而来。

从西施故里的诸暨市，坐了五个小时的汽车，来到了“唐诗之路”的新昌市。出租车把我带来了天姥驿国际青年旅舍。在此，我认识了一批富有社会服务精神的人，他们给了我特别好的招待，使我过了一段美妙的旅游时间。

尤其是这家旅舍的老板吕志超先生，他热爱旅游，在从事汽车销售事业之余，把时间精力放在推展旅游业上。他和我很有交谈的雅兴，两人谈起来，天南地北，甚为快乐。他听说我要去天姥山，便答应用他的私家车免费载我上山走一趟。真亏有了他，不然我真的不可能上去，因为这是冬天呀，旅客那么稀少，哪里有人要做此旅游生意？

吕先生说，天姥山目前还未真正开发，所以它只能是一个意象的景区。我说，我要看的就是意象，不是人工开发后的假象。我们于是开车向东南方向走，吕先生说，由于开了高速公路，这条山路现在荒凉多了，一路上好像只有我们的车在驰骋。

因为是冬天，山上的松树叶子都悬了冰，云雾袅袅，迷迷蒙蒙一片，见不着层峦叠嶂的景色了。从所见的文字描述来看，这冬景，应该是跟春夏时的景色大异其趣的。对我来说，这都不要紧，我要体会的是，千古诗人对它那么眷恋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意蕴在哪里，为什么白居易会说：“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为什么李白说：“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看来，天姥山的奇特，就在它的层峰叠嶂，延绵不断，（春夏时）葱葱郁郁，（冬季时）烟雾袅袅。



惹人奇想的称号

说起称号，惹人奇想。

前阵子，先后在报章拜读笔抗兄及冰谷兄的《我的各种称呼》和《我的名号》，又惹起我对称号的奇想。

笔抗兄及冰谷兄的称呼或名号，大都来自草野环境中，听了叫人莞尔一笑。其实，在民间，那些称号，层出不穷，也花样百出，工作场所，时有所闻。以前在学校里，学生对老师的爱憎，常以绰号代之。什么口水张、鳄鱼头、老夫子、风流李、大头黄、跛脚陈，不一而足。在古代，古人常以家里排行，给孩子称号，如元九、白十二、张三、刘九、王十一等等。章回小说里的绿林好汉，更是名号多多，如及时雨、黑旋风、智多星等等。

古代埃及人，有什么真名、好名、或大名、小名。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聚精会神在名字上下功夫。一个人，有了名，又有字再有号。死了之后，功绩大的，还捞得个帝王赐封的什么文忠、景文，或文献之谥号。在生前，功名大小，也会分别荣膺“公、侯、伯、子、男”的荣衔，光耀了门楣。现代社会，名成利就，受封敦、丹斯里，拿督太平局绅等等，不也说尽了“功名利禄应犹在，只是勋衔改”的规律吗？

以前人说：“三代以下，无不好名者。”究其实，古今中外，谁不好名？只是名有高

尚与低微之别而已。像中国明清士大夫，名士风流，有了社会地位后，也常搞一些花样：“取个号，刻部稿，娶个小。”起个号者，是为自己脸上贴金，以示风雅；刻部稿者，出版一部诗文集，以示学养；娶个小者，乃纳个小老婆，以示风流，成为一时风尚。

我工作几十年，自然也有意想不到的名号，这是生活中的乐趣，就好像我们喜以别人的个性或特征，以绰号赐之一样，一点不稀奇。法国人习惯把英国人叫作“烤牛排”；而英国人则以“青蛙”回敬法国人，都是含有讽喻的意味；又如“荷兰勇气”，是指怯弱而非真正的勇气。“西班牙行为”，则为欺骗之意。这些措词，都寓逗趣和贬抑他国人民的涵意。

而今大家都垂垂老矣，旧的称号烟消云散，新的也许会接踵而来，像笔抗兄现时被喊“阿伯”，看看之流被冠“老头儿”，总比不上冰谷兄年轻时被称 Ayah 来得“风光”呀！说起来，我这一生，还是喜爱笔名，见了文友，我叫他们的笔名多过姓名，我把“天边月”、“山中涛”、“石上泉”、“水边柳”等等笔名，拥为至宝，不为什么，只因为它超群脱俗，深深地烙印在心坎上，沁人心脾，历久弥新。

◆林锦（新加坡）

芽笼（外一首）

巷与巷之间
木鱼敲著禅寺和佛堂的庄严
素纯纯的喃喃佛乐
飘不进巷子深处站著的女子
她们只是东张西望妩媚的眼
嗤嗤地笑著暖昧的
芽笼

空

午后庄严的颂经声
微微晃动徐风中的竹
探头看
素色围墙外
枯坐著
一个老乞丐
瘪瘦

18.3.2009

◆顾长福（印尼）

（荣获“苏北文学节”诗歌创作比赛二等奖）

钟摆

墙上时钟的钟摆从容不急
嘀嗒嘀嗒传来有节拍的心语
看那双鸳鸯天性聪明伶俐
追追赶赶闹着捉迷藏的游戏
深情面面绵绵如人间情侣

悄悄柔和的气息
秋冬溜走了没留下蛛丝马迹
闯过来的充满万物生机的春季
坚持这摆动不是没有道理
显现无穷的诗意无穷的魅力

在一定的时辰
当当当的警声
声声提醒你
“责人之心责己
恕己之心恕人”

它永远感到未完成的使命
平平稳稳不曾松懈添把劲
然后当当当
唤醒东方 吵醒西方
惊醒梦中人

◆陈冬龙（印尼）（荣获“苏北文学节”诗歌创作比赛优异奖）

我和多峇湖有约

忆起三年前那惊鸿一瞥
从西马岭上俯视多峇湖
深深地刻印在我脑海中

蜗居在喧嚣堵塞的雅加达
令我更想往迷人湖光山色
愿沉醉在她那波光艳影里

把梦绕魂牵多峇湖
搬

◆托钵

我坐上马车

失意的马

驮着无望的车
踢踢哒哒铃铃银银
走在临安古道
车声哗哗
情歌民调飞扬
踢踢哒哒铃铃银银
荡漾我心中
荡漾临安古道

一边马车踢踢哒哒
一边车声唢哨
古意今情融和一道
我是哪一个时代的人

马车驮着三个老者
车厢左晃右歪
马车夫连声吆喝
马儿低着头
用劲向前跑

管你是老人小孩妇女青壮
付钱给马车夫
它就会载你要去的地方

我们的方向已定
马儿你的方向
却由着
马车夫的指示

(09年3月8日云南红河州建水)

◆刘发振

公平治国民心归服

(一)

州官纵火罪难成 百姓点灯祸必生
种族论谈无止息 平台施政得明争

(二)

党国成员齐执政 不分主仆视同盟
人心愿享安家业 国阵民联合自衡

◆刘发振

奥巴马当选 美国第44任总统

(一)

美国黑人当总统 奥巴马入主白宫
文明实现民权日 时代不容专制风
思想极端立摒弃 多元马国合推崇
霸权主义行兴革 世界和平盼大同

(二)

世界潮流既变迁 全民喜得见青天
台庭公判监亚扁 美国平权选圣贤
大马政坛摧海啸 全球经济退连绵
世人乐见奥巴马 种族课题不落偏

◆史英（新加坡）

不屈的灵魂（外二首）

燃在长夜征途上
那含苞的花——
一把火
青春时期点着的
曾高擎而行
我的心房由是生发出暖和

厉风挟雨突然来
灭了火 曙色显露前
改提油灯以引路
亮度自转弱
心凄然
回头一想时

非死水便有涟漪漾起
只要风不变固体
我的脚步由是又踏响征途
为求夜色褪尽迎晨曦

畸型心态要不得 ——致崇洋文人之诗

尽管染金色一头秀发
依然肤色黄
欲变白
只有梦里求

不再是完美无损的一面镜
既破裂留痕
已呈畸型那心态
自照不出完好如圆月原貌

误以为外表装饰 可酿
遮眼的迷雾
不知风来吹散时
黄白之间便亮出夺目界线



岂能作无根的梦

历代祖先的心血结晶
那传统之根
不能弃
要不 古老的一树浓绿
一旦枯萎时
怎能酿出稠似墨的荫
老见艳阳当空照
乏甘霖、清凉
如田待播种的生命自龟裂
哪来抽芽的生机
欲求迎来花开果结的丰收季节
岂不是
在作虚幻如泡沫的梦

◆ 蒲枫

今夕，就是最好的见证 ——写在穆文常校长荣休会

有不少人
总让时光白白溜走
而岁月还没有留下痕迹
就悄悄地离去

而您
却不愿此生虚度
也不愿向历史交白卷
自当年您许下
一个终身宏愿
您就孜孜不倦
把忠诚勤朴
化为春风沐雨
把信、望、爱
灌在千千万万
纯洁无瑕的心田
把青春和爱心
全部奉献

在这弦歌不辍的校园
在这山明水秀
人杰荟萃的锡城
三十多岁的舌耕岁月
不曾向命运低头
也不曾向环境妥协
您只凭着一个崇高的信念
就把巍峨冀宇
从平地逐渐叠起
从寂寞无闻的开始

而成为家喻户晓
而且还扬名四海
飘香万里

今夕，就是最好的见证
你看
多少学子，曾受过您的陶熏
不管路途多少风雨和泥泞
也不管路程多遥远
他们
还是要赶上
这场历史性的盛宴
要向您祝福
向您致敬
向您掏出
衷心感激

如今
您已功成身退
而以后的日子
尽管如流水的逝去
您的风范
您的奉献
将永远活在
千千万万颗的心灵
而您的名字
将闪闪生辉
长留青史



◆徐捷歌（香港）

耆英游海南组曲

——五十年前的五十位中学同学之海南岛之旅

之一 一剪梅

五十耆英入海南，飞抵琼山，拥抱清湾，天涯海角一瞬间。喜得休闲，喜脱尘幡。
日日驱波在海澜，玩了沙滩，吃了鱼鳗，温泉水滑洗脂颜。尽兴欢顽，努力加餐。

之二 七绝

齐掬银湖碧水泉，敲杯未饮已陶然；
椰风拂梦同侪醉，此醉已期五十年。

之三 南乡子

半纪数相逢，每一相逢总急匆，今日海南圆美梦，轻松，嘻谑少年变姬翁。
谈笑早年雄，逐浪驱波缚蛟龙，恶水穷山曾百度，成功，皓首怀开对彩虹。

之四 七律

虽见满头白发生，英姿仍似中年人；
海滨豪迈追波去，绿野兴游探密林；
起落银锄留蕙木，婆娑舞影弄瑶琴；
举杯共敬中秋月，祈愿年年有此身。



◆黄统才（香港）

贺香港协办 京奥马术赛成功

迎来马术赛香江，百载梦圆欢若狂。
溅火蹈金丹兔弗，盛装舞步履冰强。
腾云拨雾天骐驎，越障跨栏地骋骧。
猎猎环旗龙虎会，维和竞技放光芒。

注：

- ① “弗” 操马术语，指马匹进入巅峰状态。
- ② “丹兔”（即赤兔）、“履冰”、“骐驎”乃古今骏马名。泛指参赛的中外良驹。“履冰”即“履冰之注”，是本港参赛马之一。
- ③ “盛装舞步”、“越障跨栏”是大会指定的比赛项目。

重拾 (外一首)

熟悉背景
莘莘学子
当时的教鞭
仍在手中
温热久久未散

安静中
掺杂着嬉笑
无意揶揄
略带善感的容颜
抵不住
孩子的愉悦

绿草仍绿
百花再绽
身影不再
笑声依旧
未及遗下一系半缕
不舍、难过

卸下重担
身心解脱
百感交集
欲再哭已无泪
惟愿一生中仅有的两年
足作美丽的记忆



容

万木环绕
绿意盎然
听叶群起舞
在风中细吟

远远近近
鸟语呼应
虫儿鸣吟
忽起 彼落

思绪
悬在蔚蓝中
剔透隐匿
飘落
轻点河镜

随波
顺流

人间
狭隘、繁琐
蜿蜒、崎岖

愿如大海纳百川
容 天下万般
终以宽容、原谅
解开
心
结

《烟火》创刊10周年纪念志庆

烟火



星星的光度虽弱，
但却能整夜长明！

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方修	王如明	石君	网雷
长河	林臻	风沙雁	连奇
谢声远	长谣	流军	美华
许锡勇	伍两	日落冬	陈岳波
周亚山	黄今英	蔡礼让	龙海客
洪添发	林子	杨蒙德	陶磊
梁谦堂	何良鸿	范远昌	渡江云
方然	蓝金	吴诸庆	柳舜
陈伦新			

同敬贺

◆崔星

寓公作态

失势寄居他国的官僚、绅士等，称之为“寓公”。寓公的生活都是衣食无忧，卷逃大笔钱财，享用不尽，逍遥快活。既有钱，又有闲，风流快活之余，还是要装腔作势，摆架子，要显官威，奈何是在异国他乡，人家正眼也不看，像斗败的狗，唯有自我收敛；退而求其次，借助网络网站，发发呓语，或者东拉西扯，言不及义；福至心灵时，也向遗弃的故国民众指指点点。寓公饱经世故，权大势大的不惹为妙，向弱势者找叉是万无一失。张开血盆大口，喷出毒焰，数落弱势者有吃有住还不满足，还要要求维护什么文化母语母文，阻碍团结，万恶不赦。义正辞严，我寓公对故国还是魂牵梦萦。

寓公寄居的到底是超强大国，潜移默化沾染了唯我独尊的恶习，颐指气使，做国际警察，派兵侵略人家国土，穷兵黩武，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滥捉他乡异国人，监禁拷问，无法无天。做寓公的趋炎附势，给他胆也绝不敢月旦超强大国，寄人篱下，能够吃喝玩乐已足托天之幸。有机会吹捧时，从不放过；有过失侵犯人权时，扮聋作哑。卑躬屈膝，却能安乐无忧。寓公做人很得体。可是，在寓公寄居的超强大国，黑人示威，上街游行，争取公平，要求平等。黑人不是早已被同化了吗，同文同语，而且还有一个黑人总统，为什么黑人还是满肚子气，导致抗议、游行，经常出现在传媒报导特写中。同文同语就不再有隔阂，白人黑人就可称兄道弟，团结一致，寓公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帮腔，也是心怀鬼胎。已不是呓语那么简单。

(2009年5月)

◆扬过

主与仆

封建王朝时代，有一种主仆从属的例规。主子颐指气使，奴仆唯命是听。奴仆为主子卖命，那是感恩。主子觉得天经地义，奴仆也义无反顾。

翻看封建王朝的历史，我们会读到很多很多有关奴仆的所谓可歌可泣的故事。所谓可歌可泣，就是主子有难，奴仆赴汤蹈火，甚至以死相报。主子死了，还要含辛茹苦抚育遗孤，有的竟至大义灭亲，将亲子杀掉，以保遗孤。这种以死相报，不死也吃尽苦头为主子服务，这样的行径，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查实这就是封建毒液荼毒生灵既深且钜的活证。

封建遗毒在21世纪应该早已根除殆尽；人与人是平等的，富人穷人都是人，变相的欺压毒害，有法治的，可以将欺压者作恶者绳之以法。但也有特殊例子，那就是官民关系。在今天强调民主的时代，有的民主却是你民我主，气焰嚣张的政客，不时摆出嘴脸，大言炎炎，教训平民百姓要俯首听使唤，因为官爷已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所以要知恩要报恩。

官爷本末倒置的逻辑，平民百姓啼笑皆非。官爷其实是平民百姓投票选出，官爷为平民百姓做事都不是义务的，拿的薪水、车马费、不同名目的应酬费、各种各样的优惠，都是平民百姓的血汗钱。官爷落实为平民百姓服务，那才是知恩图报。人民和官爷（其实是公仆），与封建王朝的主奴关系截然不同。人民是主人。他们投票选出来做事服务的虽然名称是叫官，但这个官是人民公仆，他不必俯首帖耳，他也不必唯命是听，平民百姓只要看到，他要脚踏实地服务做事，不要贪赃妄法，不要为非作歹，做他应该做的事。这就是今天的主人和公仆的相互关系。对公仆的所作所为，平民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懂得怎么做！



睡天使

(1)

在医院里，白露丝是如幽灵般的“游荡者”，且到处“留宿”。

并非她没有自己的病床，只是她害怕孤单……

几乎每一张病床上的病人，都曾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惊吓！嘿嘿，试想像一下，怎能不受惊吓呢？当你……你刚刚动过手术，麻醉药失去作用，间歇的疼痛使你辗转难眠，在清晨来临前终于可以瞌一回眼，阳光温煦，乍然苏醒，揉揉惺忪的睡眼，侧侧身，赫然发现枕边多躺着一个人！而且是个皱纹像轮胎纹，银发如风中的枯絮的老太太。偏偏她却像个温柔羞涩的少女正朝着你微笑说：“早安！祝福您安康。”你准会吓得骨碌滚下床，或者心脏病发作——嗨嗨，如果你罹患的恰好是心脏病，准会一命呜呼！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磐医生一再咆哮。

“磐医生，我睡不着……需要有个肩膀靠一靠，才能安眠。”

白露丝温婉、略带羞涩、歉意地微笑，继续编织她的毛衫。

磐医生是这间私人医院的部门主任，他神情严肃、不苟言笑、工作尽责。尽管露丝是这间医院长期留医的病人，且拖欠不少医疗费。但他还是对这位患慢性病——心脏、肾脏、肝、关节、记忆都有问题，且无亲无故，命不久长的老妇人多了份宽容。

——她的身世坎坷，闻说她嫁过两个老公，都早歿。

——日治时期，她花容月貌，年方 17，却被两个禽兽般的日军强暴了。这样羞耻的“烙印”，父母亲便草草把她许配给一个作砖窑的酒鬼。光复后日本鬼子走了。酒鬼无所事事，整天谈革命、思想改造、无产阶级什么的，一分钱也没拿回家。她只好去军营帮佣，赚钱糊口，也给酒鬼买芭酒喝。帮佣期间，有个英国军官对她特别好，常给她买礼物。那个酒鬼老公后来竟然糊里糊涂变成左派份子（听说是被英国佬诬陷的），被殖民地政府追捕，逃入森林。她再嫁的洋人军官也不得善终，死在三叉路口的马共暗杀。

“你有孩子吗？”同楼的病人问她。

“有呀，孩子有那个酒鬼的，也有洋人军官的。个个都成家立业，学有所成。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医生，有的做了官……不过他们都不理我。”

——当然，后来根据磐医生的查证，日治时期被强暴的事可能是真实的，但有关孩子部分全都是她捏造的——磐医生是希望找到她叙述中的孩子，为她负担所拖欠的医药费。她唯一还存活的亲人就是遗弃她的父亲，他刚刚以 98 岁高龄去世——她的医药费始终没着落。

(2)

白露丝被警告后，收敛了很多，可是她最近“老毛病”又犯了，这次她去睡的病床，去靠的肩膀，是个刚刚动了手术的少年！

少年是个心脏衰竭者，换心手术失败，

病人陷入昏迷状态，医生束手无策。但因为白露丝的与他“同眠”，奇迹般的，他苏醒过来了，而且根据医生检验，他正在迅速康复中。少年活下来了，整个医疗队都雀跃万分，开香槟庆祝。只有磐医生被冷落了。因为他在医疗会议上，质疑少年的“起死回生”，是手术的成功，而是某种神秘因素造成的。

神秘因素？什么神秘因素？

大家嗤之以鼻！

磐医生很无奈，他一直以来，都非医院体制内的人，他是个独行侠。他开始留意这位“睡天使”，是医院里在流传着“睡天使”的故事——凡她接触过的病人，都迅速康复。根据磐医生的观察，一而再，再而三，凡与她“同眠”的病人，都迅速康复，而且其中包括患末期癌症患者、严重车祸者、帕金森患者，是巧合？还是…她有种特异功能？同眠共枕，就能让病人起死回生？

磐医生一遍一遍翻看病历，专业的判断渐渐动摇。

×月×日，与帕金森病症者同眠，他康复。

×月×日，与车祸昏迷者同眠，他苏醒…

×月×日，与癌症末期患者罗丽亚同眠，她痊愈！

一次又一次的奇迹，就不再是巧合了。磐医生纳闷，睡天使到底有什么魔法？可以使病人、伤患者、帕金森患者痊愈，完全康复？

(3)

当与磐医生面对面时，“睡天使”仍然像个无忧无虑，精神恍惚的老妇人。她神色茫然，迳自编织着毛衫。她除了编织毛衫，还是编织毛衫。看起来，她的恍惚，她的茫然，并非伪装的。她哼着常哼的儿歌：

一根紫竹枝苗苗，

送给宝宝作管箫。

萧儿对着口，口儿对着萧…

“你做了什么？”磐医生的脸像花岗岩。

“什么…我做了什么？”

“你到底对那些病人做了什么？他们怎么会忽然痊愈了？”

“我…我不知道啊。”

“不要骗你，你一定知道的！你快说，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狮子在吼叫！

“我…我只为他作了祷告…”

“祷告？你只为他们作了祷告？他们就痊愈了？”

“当然…只要你心存感恩，有信心，神必垂听你的祷告。”

“胡说八道！简直胡说八道！”磐医生一边叱责，脑筋却涡轮似的飞转。不论“睡天使”所言是虚谎？还是真实？事实却摆在眼前——那些与睡天使同眠的病人，都痊愈了、康复了、活蹦蹦跳出院了。磐医生突然灵机一动，涌起了一个私欲的念头。

“噢，我可以利用睡天使啊！”

这所私人医院里有很多重症病患，癌症、心脏病、艾滋病、伤重者。连医生也束手无策，只要让“睡天使”去与他们同眠，他们就可以得痊愈、得康复。啊，太棒了。如此一来，他得到名声，加薪升职，成为体制里的人，更可能爬上最高的位置：院长！私人医院因病患得100巴仙康复，必然闻名遐迩，成为区域的一流医院，连国外的有钱人也捧着钱，蜂拥而至。

哇哇，太棒了！

哇哇…他兴奋地直颤抖。

(4)

但磐医生的提议却被“睡天使”一口拒绝了。

“为什么呢？难道你不想做好事吗？”

“我想与谁同眠，我自己选择…”

“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收割有时…该死的，也救不活，不该死的，自然能活。”白露丝继续编织毛衫。磐医生发怒了，他以收回露丝的病床为要挟，反正她从来没付过半分钱医药费！她如果被赶出医院，必然流落街头！

睡天使屈服了…

最近市面上沸沸扬扬讨论着“安乐死”立法的问题。磐医生也上了报纸，那些医院的清洁工在念读着磐医生的发言：“根据我们医生的 Hippocratic Oath 誓言，我们的工作是要救人，Tocure，就是要治疗他们的病情，能医好的我们尽量医好。Torelieve，能减轻他们的痛苦我们尽量减轻。Tocomfort，我们要提供他们多方面的安慰。如果叫我结束病人的生命，那跟我们向来秉持的原则和价值观背道而驰，对不起，我很难接受。”

看起来磐医生是个有良知、有医德的好医生。

就会变成磐医生事业平步青云的“工具”吗？不是的，她并不迷糊，在关键性时刻，她头脑比谁都清醒。她晓得，自己仍然心怀怜悯的心。毕竟，她不愿看到那些癌症末期病人痛苦呻吟、哀号、放弃自己，甚至寻求“安乐死”。她也不愿看到那些严重车祸昏迷者，血淋淋地包扎着绷带。她更不愿意看见活泼可爱的小孩有什么不测。她继续深夜里到处“游荡”——根据磐医生的指示，爬上床，卷缩在病人的身侧安眠，直到病人醒来，她便温柔地说：“早安…”

(5)

权利是一只还未吸饱血的水蛭。

磐院长渐渐得寸进尺，他载了她出去，来到一间豪华洋房。

他到底想干什么？

睡天使慢慢走进那间宽敞、布置豪华、

金雕玉琢的房间，但四周灯光阴暗，弥漫着潮湿与死气。为什么不开多几盏灯？他怕光，佣人战战兢兢地说。一个濒临死亡，脸色惨白，奄奄一息，靠着输送管苟延残喘继续生命，但家财万贯的大富豪躺在那里！她看清了他的脸，虽然岁月斑驳，在他脸上留下沧桑的痕迹，她仍然认出他了——金楚生。是的，他就是金楚生。她在日治时期的宪兵部见过他，他是个提供情报，出卖同志的汉奸。后来，日军走了，英军回来了，她在兵营里，依然见过他，他换身一换，变成是军需品的供应者。

“你救救他吧，他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了。”

“不，我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我…我认得他，他日治时期，曾经当过汉奸…”

“你管他汉奸不汉奸？”

“他害死了很多人呀！”

“可是他后来发达了，也捐钱盖医院，做了很多好事。他是我们医院的董事长，我们要他活，他一定要活下去啊！”“不…不…”

这是什么逻辑？“睡天使”给搞混淆了。先害死许多人，然后靠着巧取豪夺，懂得钻营，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豪，然后捐钱盖医院、盖学校、设立奖学金，然后他的罪恶就一笔勾销了吗？她不懂，她困惑了，恍惚了。富豪睁开布满红丝的眼睛盯着她，咻咻地喘住气，她仿佛窥见他眼中流露一丝霸气，一抹诡秘的微笑。仿佛得意地说：“嗨嗨，这个世界我掌权！”

不，不不…

不，什么你都可以掌权，唯独生命，你不能！

她突然挣脱磐医生的掌握，跑出洋房…

她虽老迈，但简直有着神奇脚力，飞

奔而去，迅速失去踪影。

她失踪了！磐院长团团转，到处寻找，登报纸寻人启事、上电台呼吁、找私家侦探，但遍寻不获。磐医生也被董事部查出利用“睡天使”医治病人的事。他被撤除了院长一职。他也被“医生理事会”调查，极可能被吊销医生资格。一夜之间，磐医生从巅峰掉落谷底，身败名裂。

(6)

睡天使到底去了哪里呢？

她睡在天桥下的一角，纸皮箱就是她的温暖的窝。她和流浪汉，无家可归者聚集在一起。她更老了，精神恍惚越来越严重了。但编织毛衫、哼儿歌《紫竹谣》的本能没有失去。有些流浪汉，清晨醒来，仍然看到躺在他身边的“睡天使”，温柔对他说：“早安，神赐福你。”

流浪汉从此警醒过来，泪流满面，回家去了。

有个离家出走的少女，醒来时看见睡天使躺在她身边。睡天使对她说：“孩子，早安。”少女仿佛感到人间有温暖，心中重燃希望，悔恨地抱住睡天使，啜泣着，倾诉自己学业成绩差，被父母苛责，同学瞧不起的委屈。睡天使像呵护流浪的猫咪，轻轻拍拍少女，说：“回家去吧！”

睡天使仍然怀念医院的柔软的床…

父亲、母亲、日军、强暴都遥远了。

——大富豪的诡秘眼神…

——磐医生花岗岩的脸。

都遥远了！

有一天，在沉睡中，忽然临到一场警方的大扫荡。白露丝在天桥底下被逮到，即刻被投进“关怀中心”。与老人、被遗弃者、贫穷者、痴呆者、乞丐等同处在一堆。白露丝在“关怀中心”，除了日常的作息，偶尔跟随义工出游。晚上，她仍然不甘心在自己

的房间里安睡。她继续到处游荡，到处去与人同眠。清晨醒来，她照旧向人说祝福的话语。

“早安，神赐福你…”

与她同眠，被祝福的老人、被遗弃者、乞丐，并没有病痛得痊愈，或者特别健康蒙福，但心里充满平安喜乐。人们仍然习惯唤她作：“睡天使！”

稿于新加坡 13.11.2007

25.10.2008 重修



骤然一阵太阳雨



之二：小吉子和旧楼房

文续第28期

任谁也料想不到，单身独个的高天柱在日军投降后，入赘这淳朴的马来人家庭，成了法蒂玛的丈夫。根据教规，他必须入籍回教，并改名：天柱·宾·阿都拉。

细舅和武让都不知道，他们俩最初是如何产生感情的，但男女相悦有时又何须预设，爱情可以超越族群的风俗与文化的制约。说不定是有次法蒂玛到船坞来找父亲时，开始认识的。天柱已没有了父母，对这异族之恋少了一层阻隔。

细舅是船坞中修理机器的好手。不论什么牌子，怎样破损的船舶机器，经他一拆，有零件的就替换，没现成零件的经他在车床上改一改，十之八九都能起死回生，让船主称心满意，乐得付修理费。

由于他具有看家的本领，这船坞的老板叫沈典的，让他免费住进船坞的边屋，以各种便利把他留住。

到沿海捕鱼，一般上他们并不急于出发，决定在太阳下山时才动身。一来是趁傍晚退潮时顺流而去，省得许多划桨的力气；二来是必须躲开日本鬼子在下游的两河支流汇合处，所设的岗哨。

只要时间拿捏得宜，这都难不倒他们的。他们巧妙地在川港中穿插而行，懂得如何在入夜时分，把渔火吹灭，如何计算探照灯来回照射的间隙，在适当的时候收起双桨，无声无息的漂流而去……

如果，万一被哨兵截住，船上也没有任何私货，最多挨骂几句，被赶回头，扫了兴。

任何人若是在船上载了受嫌疑的物资，那就大大的，大大的不得了。

人被押到岸上，随着一句“巴格鲁”，巴掌

在面颊上左右噼叭的刮，若打断了牙齿，只能含着血水往肚子里吞。

这还不够，人更被拉到宪兵部折磨一番，放出来时已不成形了。

天柱和细舅、武让三人凭往日的经验，每次都顺利过了关。常常在近午夜时分，山都望已经在望了……

13

山都望是沿海著名的渔村，住的多是靠捕鱼为生的马来人，间中也有华人经营的杂货店。

早在中国唐代或更早，就有商人驾着帆船乘着季候风，到达这里经商，确切的说是进行物物交换。在近代的考古挖掘中，在当地发现许多陶瓮、钱币、珠子……等足以佐证。

村后拔地而起，耸立着一座看似枕着大地，仰头而眠的人形山脉，被称为“鬼头山”。

当地土人，或者异地来访的人，都互相传说“鬼头山”充满许多灵异。

他们说，无论谁想入山去干点什么，都得小心翼翼，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

比如说，入山以后，友伴中不准直呼彼此的姓名。万一听到附近传来异样的声音，甚至隐隐约约听到远处有人唤你，千万别回答，要立刻静悄悄的低着头退出，早点离开以求安全。

万一无端端的在山中迷了路，必须拔出配刀置于地上，然后镇定心神，用双手盛了自己的尿液洗脸，说不定才能清醒过来，觅回生路。

不信的人说是无稽，说是迷信，信的人却绘声绘影。

天柱的细舅和他的友伴，曾经有次到这儿捉

鱼时，遇上这么一件事：

有位自外地来捕鱼的伊班人，曾经贸贸然地走入森林去，打算砍支笔直的火筒竹，替换早些时折断的鱼叉柄。

他入山以后，不知怎么的竟迟迟不回来。

等他的同伴起初有些不耐烦，后来渐渐的产生狐疑，砍一支竹也要耗时这么久吗？

等着等着，同伴心里开始恐惧起来，立即问了村民，找到马来村长诉说原委。戴着“哈芝”白帽的老村长神色凝重，立刻召集了村民，其中有几位在杂货店外闲聊的华人，走到店后就地拿来空玻璃瓶，倒入煤油，在瓶口塞了破布，以备入夜后作为火把。有的村民回家拿来巴郎刀，或提木棍，甚至拿来鱼叉，分头照着自己熟悉的山径跑入山去。细舅他们也加入搜索的队伍。

他们一边发出“呜呜”的呼唤声，希望失踪者听见，一边拨开野草蔓藤往前找……

大家找呀找的，一句多钟以后，仍旧没什么苗头。老村长口中开始喃喃的念可兰经。

年纪较长的一位华人，在一块平地上跪下，合掌闭目祈求神灵的保佑：

“请土地公公和过往神灵，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指引我们，以便找到迷失了的伊班兄弟！弟子谨此叩谢神恩！”

然后虔诚的望空拜三拜。

找着找着天就黑下来了，森林中霎时伸手不见五指。手中有火把的点起火把，有照灯的将光度调到最亮。

几组人走着走着，大家的心里七上八落，担心这失踪者是凶多吉少了。

时间在大家的惶恐不安中，一分一秒地过去……

忽然东北角传来：

“呜……勿！呜……勿！”

一长一短，有人发出互通消息的暗号。

正在各处找寻的人，立刻像警觉的山鹿跑起来，冲往声音的来处。

只见在火把灯光照射下，这位失踪的伊班兄弟，满身污垢，精神萎靡虚脱，盘腿坐在一株巨大的“达邦树”的树头旁，迷迷糊糊的对四周的人不理不睬。更可怖的是他的口中塞满黄泥，黄泥中蠕动着蚯蚓。

老村长立刻双掌向上，一丝不苟的念了一段

可兰经，然后伸出右掌在对方的额角拍三下。

这可怜的被山神愚弄的伊班人，仿佛大梦初醒，晃然从灵界走回头。他突然大口大口的呕吐，从千斤所压的胸肺呼出一口粗气：

“啊盖……！”

这是伊班人常用的，含有“哎呀”的近似语气。

他被带离山林以后，吓坏了的同伴再也不敢逗留一刻，领着他星夜匆匆离去。

14

天柱三人这次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夜间捕鱼的好时光。

他们之间的两人默默的靠在舢舨的两舷，以照灯带黄的亮度，直透浅水，照向石缝，鱼呀虾呀这时多静止不动，说不定已经入睡。

天柱在舢舨后部屈腿坐着，以木桨轻轻的掌舵和划动，让船无声的滑行。前面的人一经发现什么猎物，悄然向后方打个暗号，天柱立刻会意，适时的将船速放缓甚至停住，让对方向水中瞄个准，鱼叉轻轻的“嚓”的一声，脱手而去……。

在这充满神秘的山都望海边捕捉鱼虾，是被允许的，但要懂得知足。当他们听到异声，或在水中看到异物，就应该悄悄的回避，以免冲撞借某种实体显形的，不可思议的灵异……。

渔夫之间是这样彼此告诫的。

三人一船不知不觉地，滑过山都望，向西折往拉基湾，转右往回头进入青山岩河口，天渐渐亮了。

一夜没睡，大家都觉得累了。

三人把船舱内约略收拾一下，把船泊在青山岩码头，到这沿海的另一座马来渔村，其间有印度人开的咖啡店吃早点，喝杯咖啡吃一两块“罗地占奈”，一种印度人特有的甩煎饼充饥。

这次的收获相当令人满意。在各种渔获中，当他们转入青山岩之前的浅海，捕获一只红头龟，体积有中型面盆那么大。

这龟的特点是在额头上，甲壳裙边有鲜艳的红色斑点，是稀有的品种。

它的可爱之处，像久镇市最古老的华人庙宇，广泽尊王的主神神诞时，人们供奉的以面粉蒸成的“红龟糕”一样的惹人好感。

他们平安回来，舢舨刚划到船坞的入口处，天柱兴奋的喊起来：

“表妹，快叫舅母一起来看红头龟！”

15

小吉子和他的玩伴分手后，独个儿走下斜岭，经过博物院公园，快步走到市区中心的干道，大石路。

在今天的路上，他心生奇怪，周遭有点冷清。平日里被日军驱迫在这儿修筑道路的白人俘虏，怎不见踪影……

这批约有百人的战时俘虏，全关在波各东高集中营。他们大部份是砂劳越白色拉者政府手下，来不及撤离的文官。

当时，日本侵略军首先登陆素有“油城”之称的美里，几天之后开往久镇市途中的日方舰队，受到荷兰潜艇的袭击，以及英国军机的攻击，虽有损失却无伤其主力。

首府久镇市遂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四日，也是圣诞节前夕的下午三点钟，轻易被日方占领，控制了整个砂劳越。

在先一天夜里，被临时征召的草草接受过三个月军训的，其中大部分英籍高级官员和一般文员，已沿着石子路逃亡。经过古镇新尧湾，经过产金的石龙门，继续越过边界的十里京，爬过山障，到荷属西加里曼丹境内，等待接应。

天亮后，沿途的居民发现路旁草丛里，不远之处，有被抛弃的：来复枪呀、防毒面罩呀、军鞋呀、香烟呀，甚至少数罐头食品……

沿途的居民都在议论纷纷。

同一天凌晨，小吉子的父亲管昆宇，也沿着这漫长的途径，奔往预定的目的地。他与两小队主要是印度籍士兵组成的队友，在英国军官的率领下，途中遭受日军的伏击，全部成了俘虏。

只有经过严格训练的管昆宇，在押解回返久镇市的途中，借停下来小便的机会，机警地打从往常假日打猎时，使用的一条偏僻，但为他所熟悉的山径逃脱。

在隐蔽的地点略为喘息，直到落日以后，他独自一人继续越过边界山谷，以及一座座的陆达雅克人的长屋，义无反顾地走着，走着。

鞋子破得不能再破，最后丢弃，赤起脚步

行，脚皮很快的磨起了水泡……

16

日本蝗军登陆久镇市的场景，令人真是哭笑不得。这是业叔亲身体验后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当天下午，他走到砂劳越河的这一边，遥望隔岸相对的那一边是白人拉者古堡式的皇宫。他在沿河而建的莱巴刹内的豆腐摊，刚拿起一块五香豆腐，蓦地听到哒哒哒……一阵惊心动魄的，尖锐刺耳的来复枪声！

其实从未听过这种枪声的他，起初一呆，接着循声音来源，向远处望去——

“阿姆哟！”他惊惶地一喊，随着尿往裤裆里流，身子簌簌地不断的发抖。

从皇宫背后的树林，从地头里，从溪流中，总之好像从天而降，漫山遍野的日军萝卜头，持着长枪，纷纷跳进河里，自对岸游向前来……

他们赤着膊，腰缠子弹，像一群渡河的鸭子，游得比鸭子还迅速。

先锋排已过了河中央，举枪向刚才放了几声冷枪的旁普遮雇佣兵开火，一阵阵的火力又猛又密集。

遭遇一轮反抗之后，旁普遮雇佣兵且战且退，其他人士组成的义勇军却溃不成军，丢下枪撒腿就跑！

业叔知道大事不好，双脚旱地拔葱，又一句“阿姆哟！”奔向附近的排水暗沟，缩了身子钻进去。他的呼吸急促，牙齿不断的打颤，汗湿的背脊引来的一片寒意，直透骨髓……

业叔也不知道，自己在暗沟里到底呆多久。

太阳落山前，外边骤然下了一阵太阳雨，大地充满萧瑟之气。

经过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许多个钟头……等到天全黑了，地面纷杂的脚步声也逐渐逐渐静下来了，他从暗沟里战战兢兢，蹑手蹑足地先探个头，看清周围的动静，然后才爬了上来。

夜色苍茫中，他定睛一看，手中一直紧捏的那块五香豆腐，早已成了一团渣儿。他连忙把这湿黏黏的东西狠狠甩掉，拔腿就往回家的路跑，冷不防踢着地面上的什么，成了滚地葫芦。

以后，每当他向别人叙述有生以来，所经历

的恐怖战争场面，有些恶作剧的同伴乘机取笑他：

“老兄，你当时不是变成缩头乌龟，或者是钻洞老鼠吗！”

业叔忿忿的嚷起来：

“他妈的！你以为这是开玩笑的啊！”

17

“真奇怪，连一个红毛鬼影也没有？”

小吉子自言自语的口气，学自大人。的确的确，绕过博物院直到班卡兰巴都码头，他没遇见平日里可以天天见到的一群白人战俘。

关于这群俘虏，小吉子曾在大人的暗中教唆下，做了自己也觉得非常了不起的事。

虽然国际公约规定，交战的双方不得虐待俘虏，可战争真的打起来，谁又去理会公约和人权什么的。

被日军关在波各东高集中营的白人俘虏，开始了他们悲惨的命运。

饥饿、疾病、挨打代替过去鲜嫩的牛排，笔挺的西装，优渥和傲慢的绅士生活。

在日军的眼中，他们只是一群狗，比宪兵队里的军犬也大大的不如。

人生的际遇何以堪？

白天，他们赤脚赤身，单以一块一尺见方的遮羞布，掩盖着私处。怎能遮得了呢！

他们扛着铁锹，腹中饥饿，遍体伤痕，没精打采的走着。他们已成了活着的行尸。

白天当苦力，夜里睡潮湿的地板，满身骨节和肌肉酸痛难忍；再加上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折磨，有的几近乎发疯。

这种苦楚若非身受，谁能体会其中！

由于过度饥饿，他们只要在路上捡到香蕉皮、黄梨皮，甚至蜗牛……立刻放进口里咀嚼。最后连不可放进口里的，都贪婪的啃着。

为了贪婪的啃食，妨碍手中的工作，必然召来日军一顿毒打。有的不哼一声，咬紧牙关昏厥在地……

沦陷区的平民，尤其是善良的妇女，每每目睹这令人愤懑的情景，远远的偷偷的为这可怜的一群掉泪。

有时候，趁可恶的监视的鬼子兵没留神，装

着若无其事的在转角处走过，把衣兜里的香蕉丢在近旁，让他们乘机拾取，摺进遮羞布，回到集中营偷偷的连皮吃进肚子。

在华人社群中，一些有正义感的，眼见这批俘虏遭受残酷的折磨，于心不忍。他们开始踌躇，如何暗中帮助这被奴役被侮辱的一群，即使是一丁点的帮助。

这饱受战争折磨的一群，经整天辛苦的劳作，在烈日下晒得唇焦舌绽，白色的皮肤变得一块红，一块黑。他们脚步沉重，一天接近一天步向死神的怀抱。

打算接济他们的好心人，开始暗中想办法，打算在他们每天必经的归途中，在隐秘之处暗藏些食物，尤其是仅能找到的一些药品，让他们趁日军疏忽时偷偷拾取。

计划虽好，要如何向这群俘虏暗中传达讯息呢？真伤脑筋！万一出了纰漏，搞不好，将是一场大灾祸。

大家一筹莫展。最后，是小吉子的表舅公想出个良策。

18

好久没来串门的表舅公，穿着唐装前来探望阿奶和小吉子一家。

老人家的声音洪亮，人未到声先到。他七十开外，但精神矍铄。看他虎背熊腰的，走起路来猎猎有风。

他平生乐于助人，有传统中华习武者的侠义感。

寒暄一阵，喝过番石榴叶茶，表舅公说要带小吉子到外头走走。

走出巷口，一老一少在河滨的长椅坐下，表舅公摸出一把本地制造的椰子糖，那是以亚答糖掺和椰浆，大火煮到凝成糖胶，搓成长条，再以刀割成一小段一小段，以彩色纸包装起来的本地糖果。

老人摸摸小吉子的秃驴头，也下意识的摸摸自己的光头，对小吉子说：

“吉子，表舅公想叫你做一件事。”停了停，看看对方反应，接着才说：“不过你要保守秘密，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亲妈妈和阿奶。”

(3)

潜从人海寻我归

——读《新旧集》和《寂寞月牙池》

烽火丛书漫评之二

我是大马人，我生于斯，长于斯，最后也是死于斯。对自己的国土，对国土里发生的故事，对国土里老百姓的生活，种族间的矛盾，官绅的贪赃妄法，政客的行径等等，都是历历在目。所以在读《新旧集》和《寂寞月牙池》，自己的生活经验在那些诗行中求得印证。

《一条思想深沉的路》、《悲剧重演》、《在鱼寮里》，像这样的诗篇，反映了现实，却不是机械地反映，而是有机的创造；因为诗人有悲天悯人之心，而引起了创作的动机。诗人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国家还有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的分别，有语文的打压，有政客的放肆，天灾人祸的悲剧，这些都是诗人在人类同情心、同仇敌忾的驱使下而作出的反映，显示了诗人内心的愤懑和痛苦，这不是轻描淡写的，而是一番痛苦的内心流露，既有一种无助，又有一种时不予我的矛盾与苦痛。

在这两本诗集里，有长歌当哭，有婉约抒情，有讥讽调侃，有悲怆落寞，沉郁顿挫，用诗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心中的郁闷惆怅。郭沫若曾说：古人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诗；今人用我们的言辞表示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写诗

的人，各人由于知识、修养、人格的分歧，加上对美学、艺术的追求的差别，各有各的擅长，也就不足为奇。

《筹码》运用诗的语言，铸造的意象是一种象征的行为；筹码、美钞、流通大、影响大、超强国的的气焰，通过创作过程，上述诸因素所产生的张力，让我们看见美钞的作恶，超强的颐指气使，在诗曲线的建构行进中，不是捶胸顿足的呼叫，复杂的现代经验，借暗喻，迂回曲折，筹码与美钞挂勾，栩栩如生；流通广、影响大、威风八面，不等于最强大，与赌场的一个小筹码对比，它身份低贱，天崩地裂的震响，充满着戏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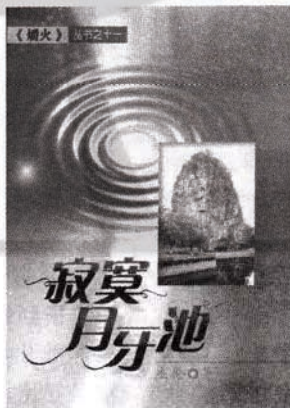
《寂寞月牙池》用“兴”的手法。月牙池倒卧树荫下，望向独秀峰，而独秀峰满怀心事，等待一轮明月。一个有情一个无意，电光火击，袭得诗人心头打颤，这个过渡，而至深有所感，诗人也曾舍近求远，如今回味，也有何必当初的追悔

不及之感。月牙池、独秀峰是起兴的景物，却是与诗人要抒发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隐约的依附关系，大大的加强了《寂寞月牙池》的艺术效果。

现实生活是充满矛盾的，但到底还有



《新旧集》杰伦著
烽火丛书之5



《寂寞月牙池》杰伦著
烽火丛书之11

正、邪、美、丑，所以也决定了人的思想的矛盾。“在个人心里展开的意识与潜意识的斗争，也决定了人的思想感情里的各种复杂感受”。在《白蚁之歌》里，借白蚁的生存方式，乍看白蚁是无所不吃，隐喻它生命力的韧，不过它也要面对灭绝的命运，就是一旦死上千只，只要种还在，它又繁殖成群，我的生存是人类的悲哀或是自己的不幸。《姑里的挑战》、《祝贺你重获自由》，让我想到白蚁的生命力。我把它当作反面教材。政客的脸，此一时彼一时，变幻无常，个己目的、附属集团利益一当获得，嘴脸乍变；个己目的、附属集团利益被侵占，嘴脸又一变，变来变去，政客嘴脸百变不离其宗，看得清楚，是你有金睛火眼，看得模糊，那你只好自认倒霉。

有人说过，提高文学境界的方式，不局限于加强社会内容，促进艺术魅力，创立语言风格，通过宏伟的题材、伟大的人物来达致固然可以，通过细致的题材、小人物来达致也无不可。《攫夺》有几个意象，水鸟，一条银白的生命，一个身穿粗布衣的青年，诗文本画一个弱肉强食，俨然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是谁吃谁，到底哪一个是弱肉，哪一个是强者，很难分别，诗人只好说是上天的安排，人间已无止境，攫夺钱财，至于攫夺别人的自由生命，到底又为什么，诗人已至穷途，竟致出来发议论，破坏了整首诗的节奏、内涵，诚心等待诗人作最后冲刺。

《母亲·芒果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妈妈要给儿子留下最大的一颗，多么温馨；它长到隔壁家，它结了蚂蚁窝，终于被砍倒，妈妈有泪水。诗人在最后站出来说话，人薄情，容不下果树的天性、妈妈的真心，与前面至情至性的温馨，相接不上，气氛被打

散，造成诗整体上的松散。像《端午感怀》，诗文本意味深长，言有尽而意未尽。粽子、端午、妈妈的心思，老伴忘了怎样裹怎样绑，孩子忘了吃粽的意义，前呼后应，带出诗人重甸甸的心事，这个心事是什么，含蓄却意味深长，有心人读了，也会心生无奈，除了一声长叹，还能做什么？

作为一个文人、诗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文化性格，来源有自，是传统文人的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诗人感情奔放，所以他的诗易于外露。他的生活实践给他提供了不同的生活素材，他虽已退出热辣的政坛，但他从始至终还是关心国事人生，所以他写诗不是当作一种排除积闷渲泄的手段，消遣时光的形而上的娱乐方式。他重新审视人生价值，写诗是一种社会职能，自我独立价值的肯定。所以他依然有勇气面对不合理，也有自我调侃，如果有合情合理，合法的守护，获得重视，谁还愿意冒着似风刀雨剑的诬指去挑一个几代人曾经挑过的沉重的包袱。《一尾焦味难咽的烧鱼》，伤痕累累，有点惨不忍睹，是自话自说，是领悟，是觉醒，交揉一起，诗意无穷。《在秦淮河畔》，一壶茶怎能消我心中恨，消我块垒，快换一壶酒，但酒入愁肠愁更愁，悔恨交加，也于事无补。《灯下抒怀》，感悟政途的无奈，蚱蜢舟也载不动许多愁，将悔恨抽去，一切是空，稳坐如山，才是最佳的对应；《鼓浪石》里说：I am not a fighter. I am a writer. 佛说的空，并不是真空。看来诗人已大悟，潜从人海寻我归！

◆ 翟红博士 (中国广西)

一轴人间大爱与时代表风的历史画卷

——读马来西亚作家甄供的报告文学《华教春雷林晃晃》

甄供先生是一位学者，2004年从新纪元学院研究员职位退休后，即开始了报告文学《华教春雷林晃晃》的创作，终于在林晃晃先生辞世四周年（2006）之际出版了此书。甄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的这本书不是对历史的一种想象，而是力图对历史的一个还原。为此，他不辞辛劳地对相关的人物做了大量的专访，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说：“我写报告文学，向来严格遵守这样的规则，即真实性和文学性。”他认为：“所谓真实性，是指所写的必须是真实的史实——现实生活或历史的真实事件和人物，不是虚构或凭空编造，内容是经得起考核的。”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作者运用了富有个人风格的叙述话语，即有效地彰显了历史感，又收获了真实性与文学性，两者相得益彰，共同丰富了文本的内涵。书中鲜活地再现了一代华教领袖人物的领导艺术、精神风貌、高尚品格、文学才华、家庭亲情、生活雅趣，同时记录了如火如荼、薪火相传的华教运动。这本书堪称是一轴人间大爱与时代表风的历史画卷。

林晃晃先生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中一位伟大的华教领袖，他一生“维护华教，发展母语教育；伸张人权，争取平等地位”。是华教工作者敬仰的楷模。他参与的华教运动长达数十年，历经无数华教事件，若按时序一一道来，不啻是一部流水账本。甄先生说：“我想，如果不严格挑选，事件不论巨



细，都全部照写，那只是资料的罗列，不能算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于是，我选择他领导华教运动的五件大事，即1987年华小高职风潮、独立大学的倡导创办及诉讼案、全国独中复兴运动、“三结合”及“两线制”等，反映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领导的风格。此外，我也抒写他的日常生活、待人处事等等的细节，目的在于丰富人物的形象。”在书中，甄先生着力于以历史大事照见

主人公临危不乱、勇于负责的人生底色，以生动细节展现主人公爱憎分明、入情入理的处世为人。在叙述结构上，为了避免平铺直叙，平淡乏味，作者采用了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坐标式”结构。这种“坐标式”的结构以林晃晃先生领导华教运动数十年历史作为纵线，以特选出来的五件大事作为时代的横断面，在“史”与“面”的交叉点上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这种艺术结构，具有“史”与“象”的结合、“虚”与“实”的结合，广度与深度相结合的特点。它既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又给人以似乎可以触摸的时代生活剪影。同时，作者运用不同的叙述视点讲述人物、描画场景，并不时灵活地以时代的记录人和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适当发表议论；时而亦采用散文与诗歌的话语凸显出文本的文学性。

时间倒流，回到1987年。书中的第一章围绕着1987年华小高职风潮，记述了处于这次风潮漩涡中心的林晃晃先生。这次风

潮起于1987年10月初，而作者却先从林先生被警方扣留写起：“1987年10月27日下午3时40分，一辆警车停泊在林晃昇家门篱笆外的出口处。”“警方人员表明身份，出示证件，说是奉上头指示，援引1960年内安法令第73(1)条款，要进屋搜查，尔后还要‘请’林晃昇到警局去接受调查。”然而，“当晚，他就被套上手铐，戴上不透明的眼镜，由几名警员簇拥着、押持着，登上一辆囚车，被推进囚车内其中一间黝黑、幽闭的、仅能容纳一人在里面坐着的小室里。”虽身陷牢狱，站在事实和真理一方的林晃昇勇者不惧、临危不乱。在所谓审问团面前慨然陈词，据理力争，反过来像一名审丑的大法官在宣读判词。作者之所以先写牢房中的林晃昇，就是要突显其从容镇定、大智大勇斗士形象。而遵纪守法的文雅人士如林晃昇者，居然会被扣押入狱？这样的悬念设置自然会引导读者急切地想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接着，作者巧妙地以主人公意识的流动为衔接，用有如电影蒙太奇的笔法回叙了1987年华小高职风潮的过程。其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在“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上的林晃昇，“会场上万头攒动，举手如林的景象，映入葆有诗人气质的林晃昇的眼里，这就是一个美的意象：这不是拔地而起的一根根的擎天石柱么？一心一意要挡住压顶的黑云和风暴；这一排排毅然举起的手，抖落了沾在他们身上的杂质和尘埃，焕发青春，展现了众志成城、团结战斗的决心；这一排排毅然举起的手，象征一个民族的觉醒、兀立，正气昂扬，是维护、推动民族教育事业与社会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掌声响起，如潮如涛。林晃昇应邀致词，他精神抖擞地站了起来……今天，他穿的是淡色的长袖衣、长裤和棕色皮鞋，腰间系着深色的皮带，不结领带，予人印象是：优雅、清健，英姿焕发！”“他看到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视线全都汇聚在讲演者的身上。他们不停地

摇动着抗议的牌子，似舟子升起风帆，迎风招展，只待出航，去搏击风浪前的激动。”林晃昇在大会发言中强调了团结，他说：“在华教危机最深重的时刻，我们取得了更大的团结，华团、执政党、反对党，一切维护母语教育的政党都能够抛弃成见，求同存异，组成了全国华团政党行动委员会，为维护华小不变质的运动提供了阵容强大的领导，大大的增强了保卫华教运动的决心和信心，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为了民族的前途，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一定要奋勇前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最后，在会场上人们高歌团结就是力量。为再现林先生当时的神采和精神风貌，作者对林先生的习惯动作做了精准的描绘，“为了加重语气，林晃昇把身子稍稍倾向前面”。“他右手紧紧地撑在讲台边上，左手握拳，奋然向上一举！”阅读至此，读者不难感受到主人公林晃昇先生之众望所归，以及他所具有的超凡的领袖素质和领袖风范。林先生1925年出生于森美兰知知港，早年家境清寒，日寇南侵后被迫辍学，后来秉承父志从事采矿事业。完全凭借自身的苦干、学识和智慧，他在矿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而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进而成为工商业界的领袖之一。

仍是在黑牢中，作者借着主人公意识的流动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以跌宕起伏的笔致叙述了独立大学的倡议创办以及独大诉讼案，全国独中复兴运动，“三结合”和“两线制”等大事。在这些华教运动与马来西亚政治生活的大事中，林晃昇先生都起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1970年代末期，作为独大有限公司理事会主席的林先生召开理事会会议，决定向最高元首请求批准创办独立大学的请愿书，并不遗余力地推动签名盖章运动。但独大的创办遭到政府的拒绝，接着在1980年代初，起诉政府的独大诉讼案被判败诉，面对接踵而至的挫折，林晃昇并不气馁，他认为：“深具历史意义的独大事件，

不论是它的倡议响应，争论、禁止、诉讼或判决，都轰动一时，影响深远，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一间民族大学的应否与能否创立，而是我国人民是否享有发展母语教育至大学阶段的基本人权与宪制权利。”“我们相信，只要民权运动能够在各族群、各阶层深入开展，只要人心不死，独大这颗铁树，最终一定会开花！”

多年来，在马来西亚的华教事业一直举步维艰。“1973年，林晃昇为了维护华文独中的生存与发展，组织了董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运动工作委员会，并拟定《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对华文独中的使命、办学方针、统一课程、统一考试、经济问题、师资问题、学生的来源与出路等问题做了具体的建议；作为发展华文独中的指导原则。”“林晃昇认为独中的使命，主要有三个方面：1、教育（母语教育）的；2、民族的；3、基本人权与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对此，他更强调的是母语教育：“要达到华文独中的使命，要紧的是维护母语教育。母语已经被世界公认最为有效之教学媒介。通过母语教育，充分掌握和发挥所学，以发扬固有文化，培养人人必须具备的文化精神，使之成为良好有用的公民。”同时，“林晃昇认为，发展华文独中具有重大与深远的意义，不仅仅是挽救个别垂危的独中而已，而是为了基本人权、华族公民权利与义务可获得平等对待。”1973年至1990年，是林晃昇担任董总主席领导董教总为“维护华小，发展独中，创办独大”的华教运动的17年，这时期华教正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多事之秋时节。作为华教运动的领导人，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凝聚力量。一面抗衡单元化语文教育政策的施压或干涉，另一面要为华教护航、领航，使华教之舟不致倾覆，平稳地渡过礁石遍布的海域。在这一段波诡云谲的时代风云中，林晃昇没有辜负社群的厚望，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华与魅力。因为

有了林晃昇先生，才有“今天，董教总教育中心、新纪元学院等雄伟的建筑群矗立在华侨山岗上——这原是独大的校地。”

在书中，甄先生还给读者讲述了林晃昇先生的诗人气质、文学才情的另一面。在年轻时，林先生曾是在马华文学诗坛上十分活跃的青年诗人，创作了多部长篇叙事诗，如《快枪八条》、《沙漠夜曲》、《夜曲》、《桥下的一群》等等。它们大多发表在1937至1941年之间，那正是当地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和退潮的时期。林先生的诗作反映了这段时期救亡运动的起起伏伏，同时也关注了艰难时世中的凄苦民生。如《桥下的一群》描写了战争难民的生活，桥下的河岸是难民们唯一的栖宿地，更有甚者，社会的冷漠，闹市人们的鄙视，使他们饱受精神磨难，诗中体现了对弱势族群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充满人文主义的现实情怀。林先生的诗作深受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尤其是艾青诗歌的影响，诗风清新、自然、刚健、舒展，深得艾青诗歌之神韵。

此外，作者透过林先生的女儿、伙伴、战友的眼睛，从多个层面展现了一个为维护华教、伸张人权、捍卫民主而不屈不挠、奋斗一生的主人公。在甄先生的《华教春雷林晃昇》里的许多关于“华教运动”的动人故事中，始终涌动着 he 笔下主人公那种震撼人心、催人奋进的如春雷般的豪迈气概和大爱无疆的人格魅力，同时，在作者流畅、跳跃的文思中渗透着一种乐观向上、坚守信念的精神气质。在甄先生的这部报告文学中，还穿插有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资料，不仅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华教领袖的风采，也忠实地为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作证。

（作者：翟红，女中国·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

翻译也要有一种境界

——读曾荣盛的译作《乌达与达拉》有感

马来西亚最著名的马来族诗人作家乌士曼阿旺的诗作，50年代就引起我的注意，那时他的笔名译为“东革华兰”。华译大多是民歌体，也有自由体的，大概他创作了不少“班顿”。不过，我并不满意那时的华译，干巴巴，没有诗味。那时我也热衷于民歌体创作，收在我的处女诗集《山民曲》的第一辑，有论家说有“班顿”的影子。其实我马来文正在学，也找不到“东革

华兰”的原作。从乌士曼阿旺的传记资料，知道他是“反封建反殖民的斗士”，主张“为社会而艺术”，在1971年还出版过一部名叫《天涯》的诗剧。比他早10年，1961年我在新加坡的《星岛报》连载一部小中篇小说，也名叫《天涯》，写反对英殖民统治的一个华校学生的逃亡故事，是一则大时代的爱情悲剧。如果他的《天涯》也是这方面的内容，那就真是有缘。1962年拙作《天涯》，由新加坡长空出版社成单行本发行，曾传闻当时南洋大学剧社想改编成诗剧演出，要是成事，那就更是缘上加缘了！

日前应吉隆坡“中马銮中校友会”盛邀，返马出席50年前旧作《山民曲》再版推介礼，和参加母校銮中90周年校庆活动，读到校友曾荣盛的译作——乌士曼阿旺的代表作诗剧《乌达与达拉》，不由得大喜过望。有人说翻译不逊于创作，翻译亦可以成就大家。如因翻译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而扬名天下的傅雷，还有为大量翻译俄国普希金诗作而受广大读者赞赏不已的查良铮。他们除吃透原作精神，还尽量少“翻译腔”，多些汉语韵味，译出一种境界。



外文译成中文固然难，而中文译成外文恐怕更难。我曾看过一些唐诗宋词的英译，简直就是一种很别扭的解释，不要说诗味，连文味都没有了。歌德和庞德都不懂中文，但都说喜爱唐诗，不讳言受过中国唐诗的影响，那翻译所剩下的几分之几尚有如此伟力，正好说明中国古典文学的无与伦比的魅力！

我没读过荣盛的“华译巫”，但我相信那成色应该是不赖的。

因为他不但译出乌士曼阿旺独特的诗味，也译出了诗人胸中那股大时代激荡的诗情。杨贵谊专家教授说得极对，“我觉得荣盛在这部诗作的翻译里，不论是对文字的琢磨，或是对技巧的讲究，他确实是达到了翻译的高水准”。

我认为荣盛之所以能译出诗味诗情，乃因为他不但与诗人的心相通，基本上是反殖反帝的同一战线的战友，能深刻理解诗人人道主义的正义立场和改革社会的进步观点；而且他在南洋大学就读历史系时，文史不分，读了不少课外书，打下了很扎实的文学功底，再加上有一份天赋的对诗的悟性，于是像触电一样，一接触乌士曼阿旺的诗作，灵感便作出迅速反映，选中那些最富感情色彩的词语，而且与原作的相同相似相近。也就是说，彼此都是文学的性情中人，原作和翻译便相去不远矣！本身具备了诗人的气质，不管翻译还是创作，他一出手便是诗。你看荣盛是这样翻译《武士敬礼》的诗句的——

“武艺教人英勇顽强坚贞不屈
和平时是武士的健身游戏
战争爆发时用以冲锋杀敌

文艺可化为行动维护正义
化为智慧探求真理”

你简直分不出它是翻译还是创作，语言运用是这样的自然天成。我相信它的韵律节奏吻合于乌士曼阿旺的原作。荣盛翻译众人赞美达拉姑娘的一段也是十分传神的——

“达拉的眼眸是东方的明星

达拉的柔发像婆娑的椰花穗

达拉的玉容是一轮明月
达拉的体香似素馨花丛
达拉的笑声令飞鸟停空
达拉的微笑引人思念
达拉的心地软如绒毯
达拉的柔情像一池蜜糖
达拉是一村之花，一山之灿”

采取不是很严谨的自由体的韵脚，既有赋的节奏铺陈，又有艾青式的“散文美”。我觉得荣盛翻译乌士曼阿旺创作有关爱情美人的诗时特有感情特有文采，也格外动人。比如他译乌士曼阿旺的一首名诗《爱人》就有这样的句段——

“让我把浪花
搓成绳子
将你捆绑

再把波涛
编成席子
当你的睡床

让我把云朵
织成薄纱
披在你的发上

再把山风
缝成
你的晚装

让我摘一颗东方的星
缀在你胸前
闪闪发光

再采下黯淡的月亮
做盏小灯
点燃我的祈望

.....

读着诵着怎能不引起许多审美的联想、审美的享受！正是因为有荣盛这高手驾驭了美妙的汉语文字，才把诗人丰富想象的意境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乌达与达拉》是一出大时代的爱情悲剧，彼此都经过反殖反帝风涛的洗礼，并不因语言民族的不同而影响了“心有灵犀”，所以曾君译来十分得心应手，甚至连叙述语言也感染了诗味。

诗人作家离不开生活，译家也何尝离得开生活？我发现与荣盛熟悉生活的部份，他译得最为酣畅，和乌士曼阿旺的诗心贴得特紧。著译已经融为一体。鲁迅先生谈翻译有所谓“硬译”、“直译”、“意译”，但不管什么译，都起码要做到“信达”的了。你看他译乌达赴达拉约会的心境，译

得多么精彩——

“我飞跑着来呀，为你飞跑着来

达拉，我向风神借了翅膀

千里的行程一刻工夫便到来

达拉，现在我就在你身旁”。

那表现甘榜马来农村劳苦大众生活的《制恩饼之歌》，以民歌体对译乌士曼阿旺的“班顿”，也极为传神传情——

“明媚月亮在天边
往事撩人言笑多
心随椿声唱诗篇
含情默默传秋波
..... ..

恩饼之夜椿声闹
刨了椰丝锅里炒
贫苦人家种的稻
富有人家来迫缴
..... ..

且待阳光照大地
紫苏花开真美丽
若问爱情在哪里
就在勇士心坎里

生活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情操高雅，曾君做到了，便有多副笔墨，就能译出乌士曼阿旺幽默风趣的另一面——

“可惜呀纺织鸟在石上筑窝
可惜呀素馨花被抛弃枯落

老年人抱孙儿逗逗弄弄
年轻人诉衷情卿卿我我
.....

长臂猿痴恋着雌伴
松鼠缩紧脚在发狂
最不可靠的是男人
说得动听可却窝囊”

随着剧情的发展走向高潮，乌达带着觉悟的思想和做工挣来的钱从城里回来，正与恋人达拉约会商量如何盖一间小房子建立幸福小家庭生活时，却突然被封建恶魔势力杀害；达拉伏在遭封建地主打手们刺死的恋人乌达尸身上痛哭。《乌达与达拉》诗剧创作出版于马新反殖反帝风起云涌的70年代，诗人乌士曼阿旺的“反封建”就不仅仅针对甘榜马来农村的地主恶霸，他的深层指向恐怕是西方殖民帝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这也就是这一马来当代文学奇葩的深刻主题。由于荣盛透彻理解这一主题，最后他含着泪水以非常沉痛的笔触在译《坟场上的姑娘》就毫不足怪了——

“直直斜斜的墓碑处处
有位姑娘在伤心痛哭
战士还没踏上征途
不幸已先卧尸黄土
.....

当荣盛译到“以战斗回敬/以战斗回敬！”剧终的大幕徐徐闭上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他愤然高举的拳头；乌士曼阿旺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定

然也是这种精神风貌！这么优秀杰出的一位马来族诗人作家乌士曼阿旺先生，他后半生曾致力于发展“马中睦邻友好”，发起成立并任第一届“马中友好协会”主席，90年代初，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马来西亚时，他获得亲切接见。之前在80年代末，他受到中国文化部的盛邀到北京访问，获得文化部长王蒙的接待。他推崇中国的悠久文化、赞赏鲁迅和曹禺。可是在他生前，我却无缘通过他的好友吴岸、曾荣盛的关系得以拜访他，读着他的诗作时，总觉得很遗憾。他的诗思诗艺诗情，我是熟悉的，他歌吟的这块赤道热土也是我的出生地，我起步时发表于1956年新加坡《南洋商报》杏影先生主编的《文风》副刊的处女诗作，就写《我出生的地方》。1958年我避祸新加坡庙堂创作的第一首叙事抒情长诗《凤仙花开》（曾在新加坡《萌芽》月刊连载，因杂志被查禁连稿子也遗失了），就是歌颂华巫团结反殖抗暴的。这与乌士曼阿旺先生的一生诗艺追求是一致的。所以，尽管是曾荣盛兄的译作，但我一读到他的诗歌，便能引起我强烈的共鸣。殖民地的命运与共，注定马来文学和马华文学是兄弟手足的关系。如果马华文学和马来文学一样被政府一视同仁地纳入国家文学的范畴，马来西亚文学就能完美无缺，在国际上大放异彩了！

读曾荣盛的译作《乌达与

达拉》引发的感情余绪，令我想起几近半个世纪前——1960年在新加坡人民书店出版的，短短一两年竟再版6次，印数逾万册的小中篇小说《沙河岸上的恋歌》。这本小册子的题旨，与乌士曼阿旺的《乌达与达拉》是相通的，告诉广大读者，在50年代胶林“新村”的华人社会，也存在着与官商勾结的地主（园主）封建剥削恶势力，同样是扼杀平民百姓婚姻幸福生活的罪魁祸首。

日前从国际新闻媒体得悉：有“日本伟大无产阶级作家”之誉的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中篇小说《蟹工船》，近年在日本一再翻印，销量达50万册，成为近来日本数一数二的畅销书，高踞榜首。这本描写日本渔民船工反压迫反剥削的“无产阶级文学”仅有5万多字的小中篇，为何突然在日本又引起轰动呢？这跟日本经济衰退，广大打工族迅速走向贫困以及国际形势有关。文学的寒暑表，往往可以预测政局的冷热。从这个角度看，现今不失为一个机遇，可以再版和译载50、60年代有代表性的一些马华作品，只要适当在媒体作些宣传，便可在社会和经济两个效益收获不错的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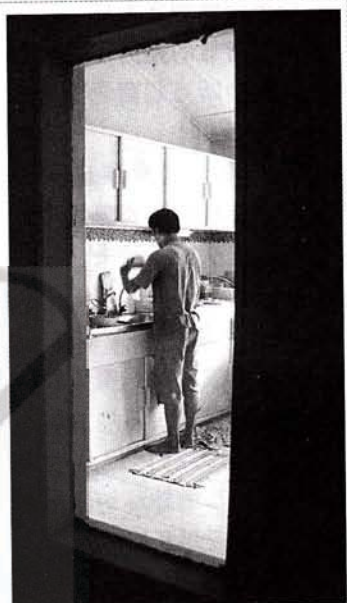
也许扯得太远了，但我总觉得翻译不单要有专业的高水准，还得要有高瞻远瞩的境界！

（2008年8月29日于广州）



点将录·王涛

- 马来西亚华文诗人王涛，另署名莎露玲，原名郑进宽，祖籍潮洲普宁，诞生于霹雳州邦咯岛，现居红土坎直落慕洛（华人老地名叫：“罗梦”）。
- 1989年出版诗集《渔人的晚餐》
- 2000年出版诗集《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
- 2003年出版诗集《醋溜白菜》
- 2003年香港出版诗集【王涛短诗选】中英对照
- 2006年，诗作翻译马来文版合集出版《问候马来西亚》大马国家语文出版局出版。
- 2008年获福联出版基金，将在2009年出版诗集【一个军人的枪弹】
- 2009年获中国华人网络全球征文获诗歌一等奖，诗作【悠悠思念诉衷肠】
- 大马华文作家协会永久会员、霹雳文艺研究会永久会员，曼绒文友会创办人及永久会员，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会员，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会员，多次出席在中国、新加坡及越南举行的海外诗歌研讨会和诗人笔会。
- 王涛在直落慕洛设立民宿旅游，也是生草药研究者，尤其栽种和研制桑茶等草本植物。
- 通讯地址：LOT 1618,JALAN TELUK MUROK, 32200LUMUT, MANJUNG, PERAK, MALAYSIA
- email: tehchinkuan@gmail.com
- 王涛的部落格: <http://mrwangtao.blogspot.com> 【诗人诗作】
- <http://peacelandtravel.blogspot.com> 【憩园桑林民宿】



王涛下厨



郭永秀与王涛主持诗会——越南

王涛诗观（2008）

生命深沉的声音，在文字里找到了呐喊的出口。

诗是生命中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

诗离现实生活很近，距生命的灵魂深处也不远。

诗要有诗思、诗意、诗美、诗趣；更要具有人性与血性，诗才够味道、够真、够浪漫。

诗的创作技巧是从经验而来，从感觉的幻化，诗因了服务于内容而自然成形。

诗人要突破自己的艺术创作层次，必须不断提升审美意识，同时深化生命的哲理诗思。

我感觉自己是一个生命中的导体，感应着生命力的悲欢离合、美丑爱憎，坚持着不休的真理和爱，在赤子心灵深处，产生最触动心灵的刹那，诗会自然流淌心灵，成篇，成永恒。因此，我常自觉地在生命中创作，



并且等待生命里的艺术激动与触摸，追寻心灵的祥和与诗美——诗，是生命里不期而遇的邂逅，更是最纯洁、神圣的，结合着身、心、灵的坚贞的爱情。

诗，更纯粹的只是人类一份单纯的良知。

诗评家对王涛的评价：

在王涛手中，眼睛所触，心中所感，样样都能揉捏成诗。山水风景是诗，人物风姿是诗，就连不讨喜的螃蟹，硬梆梆的交通工具火车飞机，王涛在诗集中也给它栖身之处。最有趣的，也可说是最新鲜的是“宿便”他也拿来作文章，而且有所发挥，可见他诗眼尖锐，诗心玲珑，因而诗材广。

看王涛温煦的笑容，很难想到他内在的狂傲，以及他对虚伪现实世界的憎厌。他纯真善良，对自己有极高的期许；他择善固执，因此期望将社会重新打造。在他的诗集中，我们读到最多的，就是反映这种期待与期许的作品。——永乐多斯，【醋溜白菜】诗集序文。

生活是艰苦的，艺术创作也是艰苦的，都需要坚韧的毅力。王涛已从生活的困顿中，从成长期的迷惘中，从不甘于被埋没的挣扎中，从真的艺术诞生前的阵痛中步上诗坛。而更具意义的是，在现实主义文学被人视为落伍，文坛上形形色色的内容苍白、技巧造作的现代风吹刮的今日，王涛的出现，



王涛近照

就像邦咯海湾的千迴万漩的浪里的鱼，闯过重重礁岩，在黑夜趁暗流卷来的霎那，从容地呈现绝美的翻身。——诗人吴岸，【渔人的晚餐】1989年7月11日。

过去的十年，王涛经历了人生的考验，许多生活的坎坷和情感的波折铸造了他那具有一定的时代青年典型的既沧桑又感青春无悔的生命历程，因而从心灵中抒发出一首首令人在创痛后却又挣扎奋起的抒情诗作。

王涛也经历了文学上的考验，在这点上他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力度。对于一个像他这样具有诗人的天资与才华，但却无缘于后天系统的完整的艺术与哲学教育的作家，的确需要付出比那些幸运的作者加倍的血汗。——诗人吴岸，【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序文，2000年5月15日。

从他的诗稿来看，他写得或许较我在他这个年龄时写得还圆熟深刻。何况，他是一尾真正的‘鱼’，那一身闪闪鳞光，是很令人羡慕的。我们完全有信心，他将来会来一个

‘从容的绝美的翻身’！——诗人秦林，【渔人的晚餐】序文。

你把根深植在大地
坚持与惜根的弟兄
迎同样的风雨
挥同样的血汗
坚持以最美的立姿
鞭挞丑陋虚伪和不平



讴歌真善美

——诗人紫梦
玲，【振翅】写在
【渔人的晚餐】出版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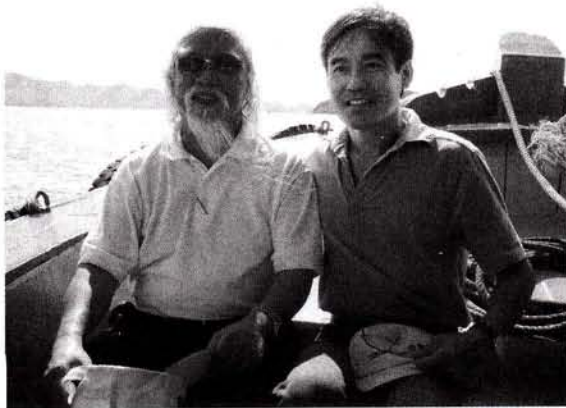
成长岁月痕，十年自觉诗。

十年成长岁月在（王涛诗篇）【流逝】中最为显著。我也从这诗的情节写长长岁月流逝，孩子的成长随岁月流逝，代代生命随新一辈的走向外部世界而流逝，看到它历史厚实感的凝重，生命意识的悲怆和人文气息充分的挥写。由沙滩、海潮、海鹰、椰影、桅影、明月、塔光所构成的邦咯岛的身影（【邦咯岛掠影】），无不体现王涛

对和平简朴生活由衷的倾慕，为本性所求。
——罗青，中国北京古典文学教授

我反复拜读【渔人的晚餐】这部诗集，感到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很有研究的必要。即：王涛创作的非功利性；王涛诗歌创作与前人的师承关系；王涛作品的主要特色。

王涛作品与其他诗人作品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王涛诗歌的‘现场感’较强。王涛诗歌的现场感强的原因在于，他距离自己诗中的意象更接近。似乎他非要亲眼看到，看清它，触摸到它，觉得对它有了把握，才肯运用到诗中。他要坚持脚下的土地，他忙于生计，忙于工作的空隙，在河口、渡轮上、农场以及能放下稿纸的地方写诗，这才是重要的。对生活的爱和对艺术的追求，是催动他诗歌创作的两只车轮。



王涛与吴岸在船头



王涛在吡叻直落慕洛设办民宿旅游

他用自己的不懈努力，用富于特色的作品，让远在中国的我们分享到他的艺术，为马华文学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诗评家，陆健，中国，品论集【别人的诗歌】，2000年7月。

王涛的诗创作内容沉实，意蕴丰富，主题积极，这些是和诗人出身基层，阅历丰富，经历广阔，积极探索，追求进步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马华新生代的诗人，王涛重视对新诗技巧上的探索，他借鉴浪漫主义和现代派的手法，也喜欢在汉字的分行节上作形式上的实验。就其根底，王

涛的诗艺原发他内心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立场。——温埠敏，中国，【南洋本海的诗性涛声——马来西亚诗人王涛的本土海风诗创作初探】

王涛诗歌的魅力主要来自性情，而不是思想和技艺。他是性情中人，有着“桅的豪情，鹰的孤独”（【海的故事】）。他坦荡、倔强、孤傲并坚韧。他的思想显得单纯、或者说，他跟徐志摩一样，具有单纯的信仰，那就是：容不得假恶丑，舍不得真善美。他的思想跟他的性格一样，也有着二维倾向，善与恶也许会同时出现在他的一首诗中，但两者是对立的。王涛的视角和触须向着广阔的外面世界延伸，见到任何黑暗与不平的现象，他就要拍案而起，怒斥不已；因此，他有不少诗作承担着广大社会批判的功能。——北



王涛近期诗三首



王涛在越南古芝地道

1. 生命与真理

生命——
感谢你
给我自由
给我爱
给我，你炭的温柔

诗赐予我食物吗？
而我活着
在诗的湖泊中浪迹天涯

真理——
诗的呼吸，我的呼吸
烧暖人间
你是记忆中的曾经
灵魂里永恒的颤栗

2009-3月

2. 信心

你消失在哪里了？
全世界的人都找寻你
一个无穷的力量

金融大海翻卷海啸
世界遍地哀鸿
恐惧悄悄地入境
你消失
在人心的沙漠深处

生存是那么艰难
生命又是如此珍贵
权力正静悄悄地转移
很多事情找不到原因

潮湿后
泪已风干
追寻光，你燃烧
你终究会回来人们的心灵里

我深深地相信
你恒是传说中的不死鸟
呼叫着振奋的原始力量
在最黑暗的时刻
展翅高飞

12-10-2008 憩园



3. 桑叶上的织梦者

晨露闪烁在抽芽的嫩叶上
一只小虫醒在一片叶子上
是谁告诉它决定和选择？
它开始啃噬，从容的
将整个生命的活力交换
生命，一场亘古的搏斗
在嘴巴的开开合合之间

在叶瓣上，它很仔细地咀嚼
拥有一片，一片幸福
叶绿素里蓄藏无限生机
沿着叶的脉搏它感悟：
生存的权力，没有人可以剥夺。

是的，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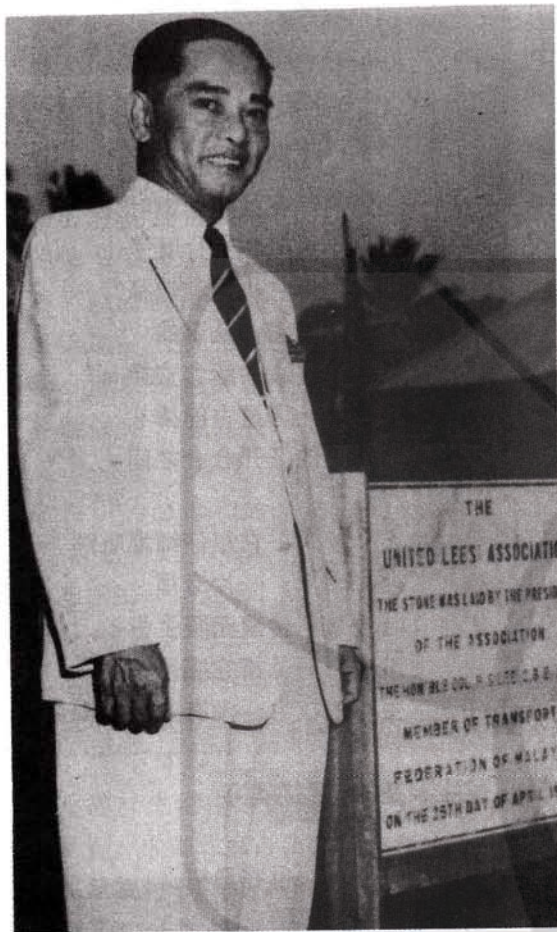
一只鸟，也在桑树上
耐心地等待。

这个早晨，鸟声悠远。
明日的黄昏，花卉芬香。

越过阳光的微风如梦轻轻吹拂。

25-9-2008 憩园

建国功臣敦李孝式上校



1948年6月20日，随着“紧急法令”的实施，以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一夜之间，英殖民地政府在全马实行大逮捕、大镇压、大烧杀、华人牺牲至为惨重。从1950至1953年整个半岛就有50万华人居民被驱进“新村”。“新村”居住环境恶劣，素有“集中营”之称。

1949年2月27日，马来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遂应运而生；在16名发起人中，陈祯禄担任会长，副会长为各州分会主席为当然副会长，义务秘书是杨旭龄、义务财政是邱德懿、政治青年妇女小组主任是

李孝式，他的官职是交通部长。

一个堂堂大男人，出任妇女组主席，也成为马华第一位担任“大家姐”的男人，不免令人诧异。

话说回来，原来马华公会成立之初，并未有妇女组之设；妇女组是属于“政治、青年与妇女组”之内，所以出任该小组主席的敦李，也成为马华第一位担任“妇女组”的男人。

自1956年雪州马华公会改选，敦李被他一手提携起来的助手即邮电部长翁毓麟推翻后，只能在马华中央担任妇女组的职位；有一些人更要设法使他失去部长职，使敦李在马华公会中，显得悒悒不得志。

其实，敦李当时在华团中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自英伦毕业归来，即参加华人社团活动。

凭着留学生的资格，他毫不费力的就升上社会领袖地位，凡是他所参加社团，都尊他为领袖。他一身兼数十职，把持雪兰莪的社团达廿多年，可说，在马来亚无人可与之伦比的。没想到却阴沟里翻船，倒在自己悉心栽培的部下手上。^①

不过，当时担任联盟主席与首席部长的东姑阿都拉曼，因为重视敦李的地位，以及他在英国殖民政府中的影响力，在争取“默迪卡”（独立）谈判期间，仍对敦李非常倚重。

原来，敦李在留英时，据说和温莎公爵是同学，而且有交情。当温莎公爵尚为爱德华太子时，曾巡视马来亚，当他抵达吉隆坡时，就客气地特别召见李孝式。因为敦李跟英国皇家有这段情缘，所以马来亚殖民地政府对敦李刮目相看，特别尊重。^②

对于敦李在雪州马华公会改选中受挫，东姑说：“李上校是我们运动中（筹组联盟政府，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栋梁，他对联盟取得成就与贡献，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东姑续称：“马华公会内部发生的变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种事在每一个组织中都会发生。但是，要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必须从各个角度去视察，对于联盟与我本人来说，他的价值就全然不同。这可从我将要带他一同去印尼和英国访问这一点，表现无遗，他是其中的一位委员，他是极有用处的，我将不理睬马华公会对他的看法怎样，我不能失去他的服务，他为联盟与马来亚孜孜不倦与忠贞不渝的工作，故此，我对他的评价极高。”

在东姑的坚持与信任下，敦李继续出任交通部长，并为争取马来亚独立而努力。

终于在1956年2月8日，身为联盟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敦李，跟英国政府达成协议，让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独立自主。

在马来亚争取独立的代表团中，有两位是华人，除了当时任马华与联盟执行秘书的陈东海，另一位便是敦李。而在签署独立协议者中，敦李是唯一的华人。

但是，到今天，依然有许多记忆遗忘的极端分子的言论中，却否认华人在独立建国的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1956年2月杪，联盟政府内阁改组，增设财政部门，在该年3月起，敦李出任财政部长，还担任“紧急作战理事会”的理事，他是该理事会中的唯一华人代表。^③

可惜的是1959年7月14日，敦李决定不参加联合邦第一届国会大选的竞选，这意味着这位联盟的发起人的马华公会政治组主任，将退出政坛。

接着，联合政府发表一项文告说：“财政部长敦李孝式在遵照医生嘱咐之下，将不参加国会竞选。”

前些时，他曾赴港延医诊治。据说，他患有喉炎症，不适宜作竞选宣传。

李孝式爵士退出政坛的消息传出后，社会都表惊异。据悉，他将被委任为第一届国会的上议院议员，惟此事须待大选后决定。

当时，第二位马华公会会长林苍佑医生在1959年3月1日该会庆祝10周年纪念宴会中致词赞誉李爵士说：“在联盟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首相东姑和李爵士，是具有最伟大功绩的人，东姑不独创立了联盟，而且亲自作长期的正确领导，李爵士是促使马华加入联盟最有力的人。”

“同时，在创立联盟的整个事业中，他是首相东姑最得力的同伴。1952年开始的联盟运动，是殖民地主义政府和拿督翁独立党的压力之下崛起的。因此，东姑和李爵士当时的睿智和毅力，更使我们肃然起敬。”

查我国第一任财政部长（1957—1959）李爵士于1901年10月19日在香港出生。曾任马华公会雪州分会主席暨联邦铁道及海港阁员。

1946年2月1日他筹组委员会，发起创办《中国报》，在苏丹街经营锦伦泰旅店及汇兑生意。目前与茨厂街平行的一条短路，命名为“敦李孝式路”JALAN TUN H. S. LEE（旧名为JLN BANDAR）（华文旧名为谐街）以纪念敦李。

李爵士祖籍广东高州，曾肄业于香港皇仁学院，伦敦大学圣约翰学院，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及经济学士学位。1924年起来到马来亚从事矿业，并在政坛上创下辉煌的业绩。他于1988年6月20日逝世，享年86岁^④。

① 及②见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下集）页25。

③ 见《中国报》1988年8月5日

④ 见《南洋商报》1958年7月15日

鸣谢

编辑后记

◆甄供

一、赞助出版基金 (恕不称呼)

史英	\$300 (星币)
莫顺生	RM200
许心伦	RM100
驼 铃	RM 50
李六曼	RM 50
廖伯豪	RM 50
陈世雄	RM100
姚金堆	RM100
关寿南	RM100
陈干逸	RM100
吕进益	RM 20
郑春裕	RM 30
吴 恩	RM 50
吕亚禄	RM 50
罗明亮	RM100
连亚明	RM 50
苏彩梅	RM 30
陈志清	RM 50

二、贺词

今年是本刊创刊十周年，承蒙新马文学团体、商家、社团、社会热心人士联名或个人名义刊登贺词庆贺，本刊同人谨此致予真挚的谢意。由于版位关系，本刊已于第28期起开始分批刊载，敬希各界人士垂注。



·《燭火》创刊10周年纪念专刊(上)

今年是本刊迈入第十个年头，承蒙各地华文作家不弃，写了很多语重心长的纪念文章见寄：或批评和建议，或勉励与肯定等等。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并把他们的嘉言视为促进我们今后工作的动力。

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中国厦门大学苏永延博士为了写《一群文学“硬汉”的事业——贺《燭火》创刊十周年》，花费了许多宝贵时间和精力，通读十年来《燭火》刊物，尔后给予论评；新坡柳舜先生和林臻先生对本刊期望很高，因而语多鼓励。他们的篇章，既是纪念性的回顾和展望，也是情文并茂的散文佳构。

这个专刊，分上、下两期刊载。

·巴生中华独中师生作品特辑

这个特辑的组稿，得以顺利完成，应该感谢王增文校长和房秀蓉老师的臂助。

本期的“巴生中华独中师生作品特辑”，与本刊之前所刊载过的这类特辑比较，就发觉前者有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亮点，即校友作品；可以想象，巴生中华独中的校园文艺风气是活跃的，涌现出不少文艺人才。读该校校友的作品，我深感到他们的爱校热忱和对写作的执着，希望他们在课余或工余之暇，继续写作；如有新作，不妨寄来《燭火》发表。

·方修作品研究

《方修作品所展现的本土意识》，是长河先生近期完成的研究论文。作者视角新颖，见解独到，值得向读者推荐。

·文艺评论

本期刊出伍良之、翟红、马阳三位作家的论文，他们评论的对象各自不同：诗歌、报告文学、译介。

·点将录

本期向读者介绍的是我国华裔诗人王涛。他先后出版多部诗集，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华文诗歌研讨会及诗人笔会。

诗人王涛的生活和工作是忙碌的，可喜的是，他至今仍然笔耕不辍，时有新作。

·本刊设有网址，欢迎作家以此投递稿件或图片（请附上说明文字）。网址：juehuo@yahoo.com

(2009年6月)



清迈阿卡族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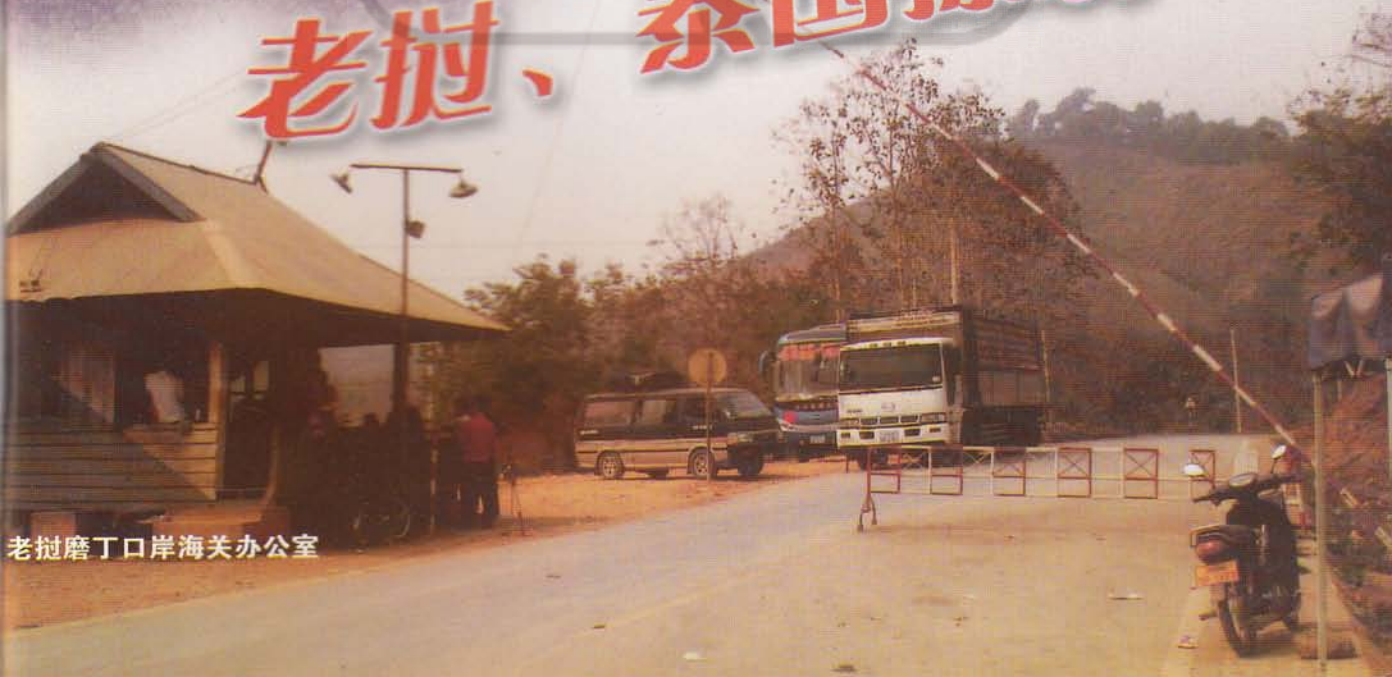


琅勃拉邦小巷里的食物摊档



铜环缠颈的克钦族妇人和孩子

老挝、泰国掠影



老挝磨丁口岸海关办公室

基诺山姑娘杨晓薇在采茶



基诺山寨壮年男女击大鼓



刘老、梁老、基诺山民齐敲竹筒，站立者为杨莎。

西双版纳基诺山寨风情

阿嫫腰白仰卧在基诺山宽厚的胳膊里